

消遣
小品

怪

話

廣益書局刊行



序

寄塵爲人端重，寡言笑；與余交數年。雖于文酒宴會之場，亦未嘗見其有喧譁跌蕩之態。顧偶一出言，則必冷雋，余甚奇之。近寄塵復輯一書，名曰怪話自題。名曰怪人，余益疑寄塵何復詼奇乃爾。寄塵曰：『子以我之書爲怪乎？今夫天下之文章，不今不古，不中不西，誰非怪話，何獨責我？』余曰：『噫！子言是也。子之書非怪話。彼指君書爲怪話者，乃真怪話；子非怪人，謂君爲怪人者，乃真怪人矣。噫！』李定夷序。

凡例

一是編所輯。共分四類。一曰怪談。二曰怪事。三曰怪文。四曰怪詩。均以出于尋常範圍之外。故曰怪話。

一是編雖屬游戲之作。然一切鄙瑣穢褻之談。不敢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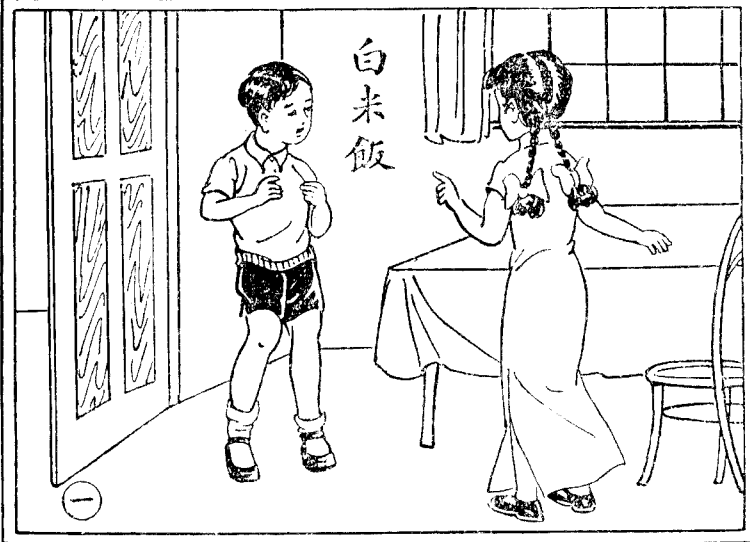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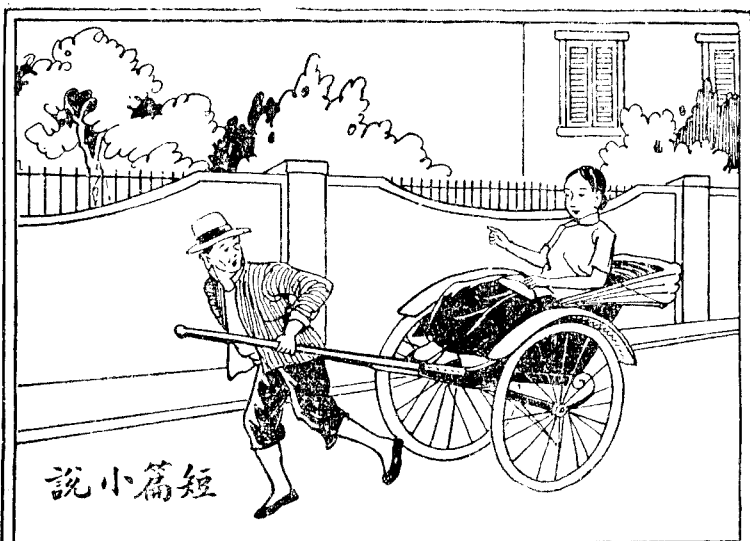
一編中所收。編者自著居多。間亦采取他人之作。亦於篇末書明。不敢掠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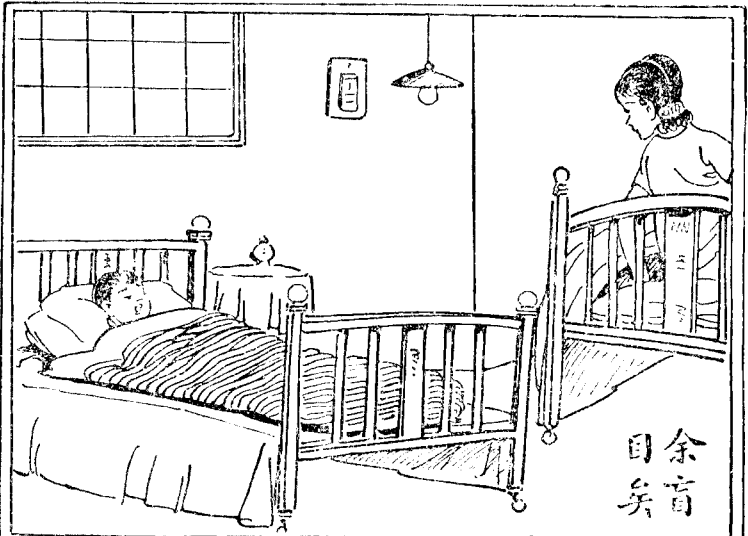
一怪詩中所收。如新唐詩甲寅雜詠。乙卯雜詩。丙辰上海打油詩等。均記一時教政風俗。他時讀之。可作稗史觀。可作采風記觀也。

一怪談中。尤有時彥名言。可深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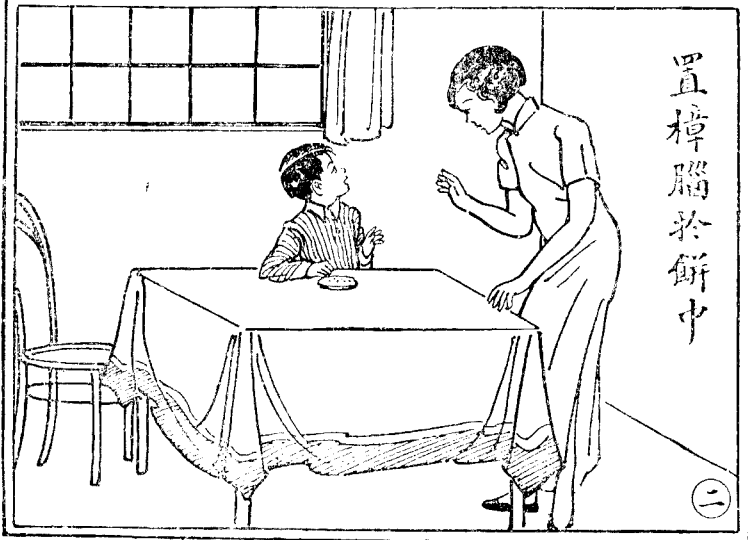
一怪事所紀。多屬實事。不敢臆造。

編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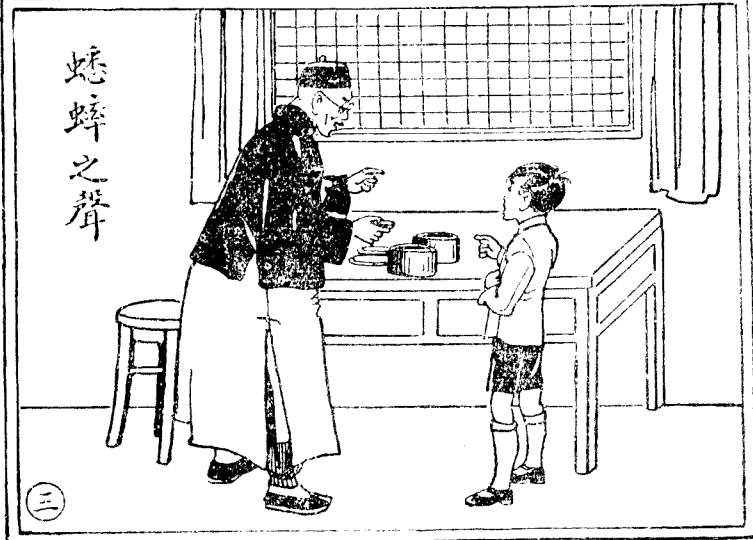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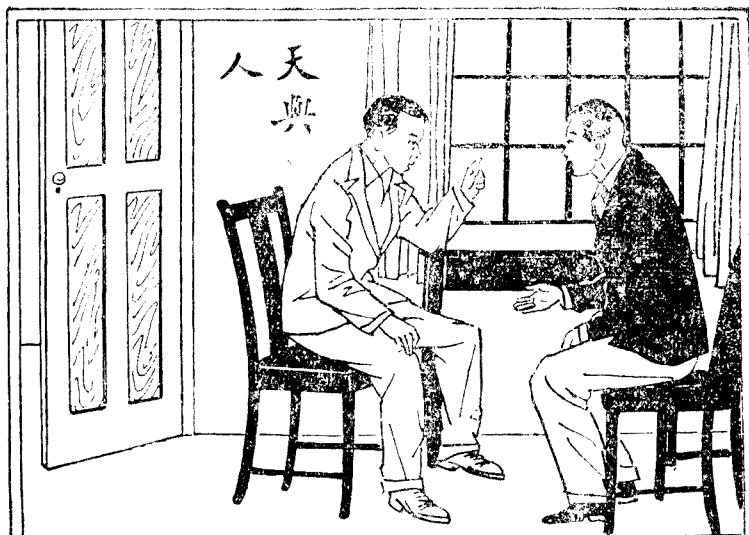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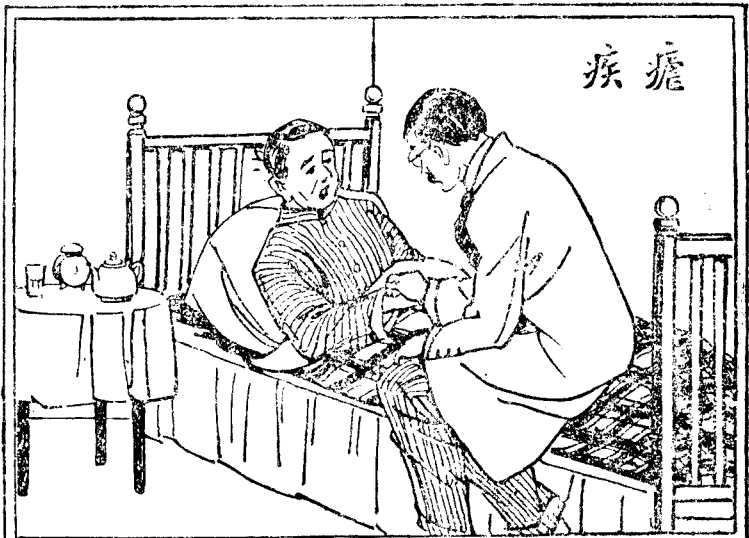
余盲
目矣



置樟腦於餅中



疾 瘧



皇 帝 與 和 尚



滑稽小說 怪話 目次

怪談

短篇小說	一
人獸之別(三則)	一
逸世黃花	一
絕妙之酬答(二則)	二
白米飯	三
余日官矣	三
長志行法	三
論文趣談	三
新舊習慣	四
世界之水	四
軍人之無惡鄉	四
文字革命	四
人名奇談	五
死	六

說貓	六
自殺	七
置樟腦於餅中	七
揚州老鴨語	八
絕妙之墓誌	九
吳清鵬	九
兒童妙語(二則)	九
說空	一〇
盧梭與林肯	一〇
處世常言(四則)	一一
三字經補	一二
金錢與心血	一二
何者爲天	一二
地動	一三

筆之用	三	不識之字	一七
金權	三	改唐詩	一七
飛行之祖	四	拾文章	一八
賣文	四	苦與樂	一八
天與人	四	瘵疾	一八
吃蟹子	四	蕭閒之人	一八
吸煙	五	才人化爲無用	一九
進化	五	用腦力	一九
讀書聲	五	學與思	一九
仁義	五	萬字	一九
清史與袁世凱	五	不可解之文章	二〇
被賊之資格	六	偵探小說	二〇
水爲動物	六	喜學阿瞞	二〇
騎鶴與騎駱駝	六	留學生讀西遊記	二一
花酒樓	六	嘲醫生詩	二一
蟋蟀之聲	六	金壇嘆	二一
處世之法	七	人生與憂患俱來	二一
夜郎	七	新婚諧聯	二一

僧人釋肉	二二
生物學家之名言	二二
皇帝與和尚	二二
大解脫	二二
怪小說	二三
俊語	二三
說叢	二五
西國笑談(三則)	二五
文豪健忘	二六
嘲尼姑詩	二六
超然道士之笑話	二六
元旦詩	二七
嘲生女詩	二七
嘲眇目者	二七
偷兒解西語	二七
學生奇言(二期)	二八
兒童妙語	二八
教法不同	二八

舊教育	二九
五帶之新解	二九
夫之號數	二九
雞蛋糕	三〇
更夫笑史	三〇
外國地理之笑談	三〇
精細之幾何畫	三〇

怪事

髮之價值	三一
幼帝書福字	三一
金聖嘆之破硯	三一
洪夕卿送地	三一
皇帝之樹	三一
端綆陽軼事	三一
蛇聽道人說法	三三
花蠶	三四
愈癩奇聞	三四

奇怪之計文	三五
巧鬥記	三六
達爾文軼事	三七
郵片周遊全球	三七
麻雀牌風行世界	三七
戰狗	三八
四百年未息之火	三八
三百年未閉之門	三八
英國之悲命家	三九
饑災	三九
蚤之價值	四〇
印度異人記	四〇
苦人之迷信	四二
賭鬼	四三
悲哀的茂敦香	四三
吉林跳神之俗	四三
徵詩之笑談	四四
童子信道之堅	四四

懷甯之水神	四四
蒙古王進貢	四五
烏語學校	四五
清宮之寶	四五
名伶之扇	四六
京師名妓之綽號	四六
測字趣聞	四七
新八大胡同	四八
魚革之將來	四八
神仙照相	四九
將來人類之母	五〇
俄國之婚禮	五一
各國結婚之月	五一
美國結婚之宜忌	五一
各宗教祀神目	五二
英人推命法	五二
俗人之頭銜	五三
法軍中之義犬	五四

西人說鬼	五五
奇怪之計文	五七
宣統賣字	五七
詩丐降地	五八
圓光術	五八
彭玉林放生之魚	五九
日本式之漢詩	五九
山西人之歌謠	六〇
醫書之妙解	六〇
程德潛出家	六一
信口面談	六一
戒吸香煙之奇論	六二
勸世之俚言	六二
搬山頭	六三
電話中之問答	六三
醫生之言	六三
學校物語	六四
三條腿	六五

雞蛋先生	六五
新婚諧聯	六五
小陽春候賣錫聲	六六
新蓮花落	六六
賣字潤格	六七
村學究之詩	六七
滑稽喜聯	六八
小五兒之鬧書	六八
祀竈趣談	六九
測字奇談	六九
學校綽號大觀	七〇
騙術(三則)	七一
堪輿家之國家大計	七二
甘肅之風俗	七四
波蘭總統略史	七五
花國徐總統軼事	七六
日人眼中之梅蘭芳	七六
附錄梅蘭芳天女散花曲摘抄(前略)	七八

丁寶鈴軼事	八一	都督化身記	九一
騙術	八一	靈台令史鐘聲傳	九二
賴債妙法	八二	說部敍言(八篇)	九三
新算書	八二	附題詞一首	九六
火車中之所見	八三	錢本草	九七
怪 文		錢卦	九七
麻雀牌解	八三	養氣淡泊雨居士傳	九八
寄友人小簡	八四	鬪亂上	九八
西瓜致荷蘭水書	八四	鬪亂下	一〇〇
無佛論	八五	夢游華胥國記	一〇一
人與世界契約	八六	時事感言(集四書句)	一〇三
掃晴娘傳	八六	齒舌宣戰記	一〇四
說鷺	八八	擬李謎海虞爲徵謎啓(隱聊齋目錄)	一〇四
詩書蠶檄	八九	怪 詩	
說國字	八九	問德與宣布共和感賦	一〇五
說家字	九〇	代合肥宋小園	一〇六
汽車教習記	九〇	問蟋蟀行	一〇六

丙辰上海打油詩	一〇七
丙辰海上願曲詞	一〇八
菊仙菊人歌	一〇九
山歌	一〇九
乙卯雜詩	一一一
贈村先生詩	一一二
觀劇詩	一一二
俗語詩	一一二
娶南方姨太太謠	一一三
詠和平命令	一一三
賀口口出荷蘭水瓶	一一三
甲寅雜詠	一一三
新內閣打油詩	一一七
詠滬淮間婚嫁風俗	一一八
詠營口婚嫁風俗	一一九
新唐詩	一二一
漢皇(二首)	一二二
玉人	一二三

燕臺	一二三
楚客(二首)	一二四
避地(二首)	一二四
寄身	一二五
金陵(五首)	一二五
春晚	一二七
黃鶴樓(三首)	一二八
浮雲(六首)	一二九
正殿	一三一
長安(十首)	一三一
昨夜	一三五
漢將(六首)	一三六
明湖(二首)	一三八
鄉關(二首)	一三九
民國八年一月一日書感	一三九
己未上海新年打油詩	一四〇



滑稽
小說
怪話

怪談

短篇小說

昨見一極有趣之事。可以作一篇短篇小說。大約全世界之小說。今日以前。莫有短於此者矣。蓋全篇只有四句也。小說曰。一個車夫飛快拉着車跑。車上的女子說慢些。我坐着喫力呢。(小鳳)

人獸之別

有友欣然以雙生子見告。余問之曰。子亦知人獸之別何在。友不能答。余曰。人乃一胎一子者也。

其二

有一年長之人。見余髮有斑白。因語余曰。子年視余爲少。而髮何已有白者。余又謂之曰。子亦知人與獸之別乎。黑犬雖老。不能變白。犬黑馬雖老。不能變白。馬也。唯人乃有二毛。

其三

余見少年之有留鬚者。問之曰。子何留鬚。若是之早也。少年曰。此乃男女之別也。余曰。否。此乃人獸之別。少年曰。何故。余曰。若貓若鼠。生而卽有鬚者。(不冷)

逸世黃華

逸世黃華四字。可以代表一菊字。

然中華民國已往之四總統。曰孫逸仙。曰袁世凱。曰黎黃陂。曰馮華甫。各取其第二字而聯絡之。適成逸世黃華四字。

宜乎繼四公之後者爲菊人也。(寄)

絕妙之問答(一)

(甲)你失了一雙狗麼。

(乙)是。

(甲)何不登報招尋。

(乙)某人狗那裏識字麼。(半狂)

絕妙之問答(二)

(乙)老伯今年幾何高壽。

(甲)訂豆勿種種子兩棚扁豆。

(乙)阿有幾何年紀。

(甲)田雞勿捉。捉子兩籃螿蟻。

(乙)老伯耳朶聾的麼。

(甲)雄的不多。到是雌的大半。(半狂)

白米飯

姊嘗弟曰。汝愚笨若此。豈嚼草根長成者。弟聞之。急辨曰否。余一日三餐。盡白米飯也。（艾）

余目盲矣

某兒夜醒。時電燈已熄。黑暗不見一物。兒忽大哭。母詢之。曰余目盲矣。（艾）

長壽新法

汝欲長壽。汝須勤快。譬如一書。他人讀之。一年畢棄。汝讀之。半年畢業。是汝活半年。可抵他人活一年。譬如一事。他人作之。兩年而成。汝作之。一年而成。是汝活一年。能抵他人活兩年。由此推之。汝活五十年。可抵他人活一百年。汝活一百年。可抵他人活二百年也。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與此說相同而理相反也。（寄）

論文趣談

予作文章。雖不佳。然決非不通。此吾可自信者也。然嘗作家書。一商人見之。竟謂爲不通。蓋彼之眼光。必須仁兄大人閣下。恭維生意興隆。財源茂盛。然後謂之通也。又嘗在某處擬公文稿。見者亦不滿意。余初猶不平。久之始知公文。須筆筆平直。不可有一句抑揚反覆之語。又須筆筆從正面說。不可有一句偏鋒側面。吾始知雖如韓昌黎之氣。歐陽永叔之波瀾。用之公文。均無益也。寒夜獨坐。偶念及此。不覺爲之一笑。（寄）

新舊習慣

以舊習慣言。則張君瑞不如韓荷生。蓋一則隴牆爲非禮之舉。一則挾伎納妾乃分內之事也。以新習慣言。則韓荷生又不如張君瑞。蓋一則自由。一則多婚也。畢竟誰是誰非。吾亦不得則知之。（寄）

世界之水

世界之水。必有減無增。蓋汽滿天空。遇冷下降。未必盡落於球面。設落於空際。不知離地其幾萬億里。太陽蒸汽之力。必有所不能及。故江面日窄。而海沙日漲。所幸水多於陸幾三倍。不致供不需求。否則將成一極危險之問題矣。（宋焜）

軍人之無愁鄉

法國某報嘗曰。今有二事於此。一爲出征。一爲家居。如得家居。何愁之有。如爾出征。有二境遇焉。一爲閒處。一爲身入戰壕。如得閒處。何愁之有。如爾入戰壕。有二境遇焉。一充後備。一爲臨陣。如充後備。何愁之有。如爾臨陣。有二境遇焉。一爲衝擊。一爲坐守。如爲坐守。何愁之有。如爾衝擊。有二境遇焉。一爲受傷。一爲無恙。如爲無恙。何愁之有。如爾受傷。有二境遇焉。一爲輕傷。一爲重傷。如爲輕傷。何愁之有。如爾重傷。有二境遇焉。一爲就愈。一爲不治。如能就愈。何愁之有。如爾不治。若從余言。則可入無愁之鄉矣。（箴）

文字革命

新青年雜誌。提倡文字革命。文字之命。究竟當革與否。一言難盡。有人謂假定當革。必先從新青年三字革起。何以言之。新青年卽新少年也。何以不名新少年。而必欲名新青年。今試以語普通之人。言新青年。有解者有不解者。言新少年。則無不解也。然而此雜誌不名少年。而名青年者。豈非爲美觀計乎。准此說也。則凡一切爲美觀計者。均不應革也。如以爲當革。則新青年三字。又必首先改革者也。又新青年之本解。乃人也。而今則以人爲書之名。是假借也。准是說也。則一切假借之文。均不應革也。如以爲當革也。又必從新青年三字革起。（波）

人名奇談

口口口之子。宜仍名世昌。徐世昌之孫。宜仍名世昌。否則卽爲不昌。而與命名之義相反矣。

有個馬二先生。便有個岑三先生。有個張四先生。只是少個老大。不知可有何人找得來。

約摸去年這時候。田北湖死了。這時廉南湖在東洋。他便做了幾首詩吊北湖。便有人出個對子道。西式詩筒。忽自東瀛方至。原來是南湖弔北湖。這對子沒人能對。

上海灘上有三個汪洋。一個是前電報局長。一個是西醫。現在西門方板橋開中西醫院。還有一個。前在商務報上做小說。自署江都汪洋。

和鄙人同名的。差不多有一打。

東洋人取名字。最喜歡用一郎二郎三郎等字。我說這是學着中國楊令公的法子。他老人家的兒子。白二郎。直到七郎八郎。都是用這行次做名字。

東洋人取名字。又喜歡用個龜字。若在中國。便是笑話了。我說這却未必。中國在唐朝有李龜年。又有個陸龜蒙。古人原不諱龜。龜本四靈之一。有何不好。後人說龜是罵人的話。真是自己不通。

西洋人開引店。喜歡拿自己的名子做店鋪的招牌。我想他們見了大馬路的易安。便要說這引茶館是宋朝李易安開的了。

西洋的風氣。在在和中國不同。東洋的事情。多半是學着中國。就這命名上頭。便可見得一斑。我這話也有一分可研究的價值。不但是說笑話便了。

北京城裏的戲子。韓世昌。因和總統同了名字。因此改名。我說他這名字。本來不宜。便不犯諱也要改。他不如老實叫做韓世優便完了。

上海有兩位義華。一位丁義華。是美國人。一位管義華。是蘇州人。

姚公鶴的夫人。不知可是叫姚母鶴。

小鳳的令郎。不知可是叫小小鳳。

人問小鳳姓那裏一個葉。我說他是姓梧桐葉的葉。

我說人名奇談。未免得罪了許多朋友。我如今且說我自己。原來將我名字中的一個塵字。拿拆字先生的法子。分拆開來。真是個前清官僚的模樣。頭上戴得是紅頂。腦後拖的是花翎。胸前着的是補褂。脚下蹬得是朝靴。兩隻腳還穩穩當當的站了一塊地皮。豈不是個官僚模樣嗎。從此收場。以後不再說了。（夢）

死

人莫不畏死。然人莫不有死。且莫不自尋死。何謂自尋死。衛生不講此直接自促其生命也。道德不修此間接自殺其身體也。苟知自衛固然不能免乎一死。要之得終夫天年。不至於自尋死耳。（波）

說貓

斯賓塞爾曰。或告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矣。若以爲有聞必錄。而筆之於書。甯非無謂之至。斯氏以爲無謂。以其事爲無關係之細事也。而不知其關係實爲甚大也。大喜劇家某氏語人曰。吾英之所以能活動於世界者。以吾國老閨女多耳。氏此語。驟聞之似甚滑稽而費解。不知一經說破。甚屬平易。氏蓋以英國之牛。以苦洛芭草爲惟一之佳芻。英之老閨女。最喜畜貓。老閨女多。則貓多。貓多則鼠少。鼠少則蜜蜂免爲鼠所捕食。必孳盛。蜜蜂盛則往來於苦洛芭間。吸取其蜜汁。而爲其媒介。苦落芭得充分之支配。必充分肥茂。此草肥茂。英國遂多肥碩之牛。英人得肥碩之牛肉爲食品。精力乃異常充足。大不列顛之國勢。日見其澎湃矣。貓生子之事。果爲無謂之事乎。特斯氏言。別有所用意耳。（北海漁父）

■ 自殺

吾國人如不欲生存於世界則已。如欲生存於世界也。則必從自殺始。

夫自殺與生存相對者也。既已自殺。何能生存。曰。是有說焉。曾文正曰。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吾民欲自立於斯世。第一當先革其傳染之惡習。而重爲新國民。夫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是卽自殺之謂也。

設使吾國民一旦而皆自殺。吾國興矣。（寄）

■ 置樟腦於餅中

兒見餅欲食。母因其晝餐未久。誑之曰。餅中已生蟲。不可食。兒曰。母親以後製餅時。須預置樟腦少許於餅中。（艾者）

揚州老鴉語

揚州老鴉語。產於三十年前。發明者爲某錢莊之總管吳某。始祇聞於錢業中人。局外人不得而知也。今則下流社會人多操之。彼等視爲一種尋常白話。故茶坊酒肆中。莫不有此種聲浪。往往他鄉人初至揚地。當受彼等之漫罵而不得知故。記者從數方面探得一二擇。其尋常多用者。錄之如左。以俾有所考察焉。（非非子）

- （夜明珠）謂一也 （絲瓜）謂是也 （耳朵邊）謂二也 （本色）謂無也
（散花）謂三也 （幽州）謂是也 （獅子貓）謂四也 （號條）謂好也
（烏梅果）謂五也 （托盤）謂他也 （隆冬）謂六也 （泥筆）謂你也
（棋盤）謂七也 （鵝黃）謂我也 （斑毛）謂八也 （紙糊）謂吃也
（舅子）謂九也 （小鳥）謂小也 （省油燈）謂十也 （打掃）謂大也
（綳子）謂百也 （更亭）謂狠也 （淺水流）謂千也 （腰刀）謂要也
（頑意仗）謂萬也 （變環）謂頑也
（安南紅）謂眼也 （眇囉麻）謂多也
（耳頭邊）謂耳也 （巴豆）謂帕也
（並頭蓮）謂鼻也 （鬧佛）謂父也
（壽州）謂手也 （枝子花）謂子也
（腫頭間）謂足也 （掃帚枝子）謂嫂子也
（總都府）謂肚子也

(奈河橋) 謂子也

(古橙蓋) 謂未出閣之姑娘

(鬥獸) 謂頭也

(襄陽號條) 謂相好即妍頭也

(味良心冒失鬼) 謂眉毛也

(標頭) 謂表子即妓女也

(癩狗) 謂來也

(欠草) 謂錢也

(區區) 謂去也

(秧蛾) 謂大洋錢也

(縐皮) 謂走也

(叉頭枝) 謂茶也

(亞佛) 謂老實可欺者

(桂花枝) 謂鬼或龜也

(垂頭蒿兒菜) 謂睡覺也

(番花瓜) 謂飯也

絕妙之墓誌

墓文有極短者。一醫士卒。請某公誌其墓。文云。公少讀書不成。學騎又弗成。乃學醫。久之無過問者。公憤。公疾。公自醫。公卒。寥寥二十九字。而生卒行誼咸備焉。雖諧談亦奇作也。(閒)

吳清鵬

錢塘吳毅人。哲嗣清鵬。殿撰。亦曠世逸才。先生有婢。名喚多多。美而慧。時清鵬尙未娶。鍾愛之。值先生壽辰。清鵬擬一聯爲祝云。一心祇念波羅密。三祝難忘福壽男。

語語藏多字。先生會其意。笑而頷之。遂以婢妻之。時人傳爲韻事。(錄)

兒童妙語

某兒住鄰家遊戲。見盆中蓄有金魚。奇之。繼忽自語曰。余知之矣。此魚有目。故不烹而食之。

其二

母爲幼子剃髮。適長子自外歸。幼子聞兄歸。急欲出。語母曰。速將余頭剃去。(艾)

說空

佛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色字非女色之色。乃指一切物質而言。此說既有人言之矣。余謂釋氏二語。以物理學解之。亦可通。以儒家之說解之。亦可通。

試以物理學解之。吾人於日光之下。見萬物各有形。形各有色。然一入黑暗無光之境。則萬物之色。皆不可見。設使天空無日。無月。無星。無電。世界無人造之各種燈火。則萬物皆無色也。是色非色。乃藉光而成色耳。故曰色卽空。此一證也。

又如世界雖有光。而吾人一閉其目。則萬物皆不可見。是色非色。乃人目受之而成色耳。設使吾人之目。無受色之能力。則萬物亦皆失其色。故曰色卽空。此第二證也。

又如 λ 宗能照透實質。設使吾人之目光。具 λ 光之能力。則世界物質。多半成玻璃矣。是色有時而可空。故曰色卽空。此第三證也。

所謂空者。莫天空若矣。然而吾人仰視天空。則見其蒼蒼茫茫。夫蒼蒼茫茫。卽色也。故曰空卽色。

又試以儒家之說解之。曾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夫有而爲無。是色卽空之謂也。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無而爲有。是空卽色之謂也。(寄)

盧梭與林肯

歐美歷史上許多英雄豪傑。吾最欽佩盧梭與林肯。蓋除此二人而外。其他皆不離功利主義是也。推行其功利主義。或爲一人。或爲一國。範圍雖有大小。而其結果。則造成強權而已矣。獨盧梭與林肯之事業。能超然於功利主義之外。此吾之所以欽佩也。（寄）

處世常言（一）

處世之道。第一常常在念者。當知我是人。知我是人。則自有人之義務。人之權利在矣。知我是人。則一切卑鄙之心。無自起矣。一功懦怯之心。可以去矣。

處世常言（二）

爲人第一事自知爲人。第二事即當知我之外尙有人。知我之外尙有人。則一切專制把持自大自誇之舉。可以免矣。且又須常思我所遇所值。與我相當者。彼亦爲人。則一切粗暴欺騙陷害虐酷之舉。勿敢生矣。何也。既爲人者。皆有人之義務與權利故也。

處世常言（三）

以人自處。以人待人。人之道盡矣。然而尙未盡也。其對於人以外一切萬物。猶當時時思念。我乃人也。彼乃非人而物也。人之能力。勝於他物。不可自失其爲人。而有人不如物之慨。於是一切殘殺禽獸。傷害花木。狼藉各物等等。自無從生焉。

處世常言（四）

人之道。第一在不恃他人。故恃他人而後能生存者。卽失人道之本義。然所謂不恃他人者。非與人斷絕來往之想。蓋我之所需。皆與他人交換。而我與人仍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名）

此言雖係遊戲。却有至理。作怪話讀可也。作格言讀可也。（編者）

三字經補

三字經一書。所包甚廣。其中各科學。無不完備。惟歷史門。有清以後。既付缺如。而敍清初諸語。亦屬曲筆。爰仿各書局歷史教科書改訂補輯之例。爲作三字經補。此段文字。直接原文（至李闖神器焚）之下。而原文（清太祖）四句則須刪去也。凡冬烘先生。三家村學究先生。存古會會員。均不可不讀此完善之本。（寄）

吳三桂。借外兵。好江山。歸滿清。自順治。至宣統。三百年。國運終。革命黨。號孫文。
起義師。收中原。隆裕后。歸去來。袁籌城。上舞臺。癸丑年。又革命。大百姓。真倒運。楊
哲子。創籌安。帝制行。共和完。八十日。民軍起。民國活。帝國死。

按此文似成於民國五年。故僅及袁氏失敗而止。厥後張勳復辟。南北相爭。未與焉。惜無人再補之也。（編者）

金錢與心血

吾性疏懶迂闊。銀錢出入。尤不計較。或以爲不宜於處世。吾獨以爲宜於養生也。蓋彼善生心計者。於金錢則得之矣。然所得之金錢。豈能償其所耗之心血。（夢）

何者爲天

何者爲天。是一難解之問題也。

如以空問爲天。則凡離開地面者皆空句也。卽皆天也。是天卽與地相連也。

如以人之頭以上爲天。腳以下爲地。則長人所有之天與矮人所有之天。又各不同也。

如以離地面若干尺以上爲天。然究竟爲若干尺。無人能言其確數。

如以無空氣處爲天。有空氣處非天。然空氣自下而上。漸漸淡薄。其有無之界限。又無從而定。是卽天與非天之界限無從而定也。

故曰。何者爲天。是一難答之問題也。（寄）

編者按據科學眞理言。只有空而無天。然則既無天。天字卽可廢矣。一笑。（編者）

地動

教習問學生曰。君有何說以證地動乎。學生曰。試繞桌疾行數十匝。頭目昏暈。便能見地動。（寄）

筆之用

小學教習問學生曰。筆有何用。學生皆答曰。筆可以寫字。獨有一生離席言曰。余意不然。譬如未蘸墨之新筆於此。寫於紙上。字不可得而見也。則寫如未寫。故筆有時亦不能寫字。教習曰。然。汝言是也。吾今得一判語曰。筆可以寫字。然無墨則不能寫。其學生又曰。余意不然。譬如鉛筆於此。不可謂之非筆也。然竟不須墨而能寫字。（寄）

金權

有人論世界進化之階級。由神權而君權。由君權而法權。由法權而人權。然余謂法權之下。尙漏一級。卽金權是也。（夢）

■ 飛行之祖

工業學堂之教習。問學生曰。誰爲世最早之飛行家。一學生初入校。茫茫然不知所對。乃思得一滑稽之語。以答之曰。世界最早之飛行家。鳥也。教習竟不能斥其非。（寄）

■ 賣文

往年見某先生登報賣文。略謂餓死與失節。苟欲兩免。惟有賣文而已矣。余知先生之食量。必較他人爲小也。倘先生問我何以知之。則答之曰。我個中人。故知之也。（漢）

■ 大與人

甲乙二人。爭論天人。甲曰。萬事皆天意。乙曰。萬事皆人爲。君不見茫茫滄海。隔斷大陸。此天意也。而人能造船。以通之。豈非人爲乎。甲曰。然。雖然。造船之木。生而能浮。仍天意也。乙無語。（寄）

■ 吃蟹子

鷓鴣請我吃蟹子。我說外國醫生云。患過吐血毛痛的人。吃了蟹子便要死。我何仇於君。乃欲置我於死地耶。既而曰。吃是今日事。死是明日事。何暇計哉。河豚尙要吃。而况蟹子。（夢）

■ 吸烟

予好吸無火之菸斗。人問何故。答曰。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寄）

■ 進化

哲學家言。世界進化。是螺旋形。每繞一周。則進一級。據是說也。則進化至於極點。爲進行停頓之日。卽世界消滅之日也。（夢）

■ 讀書聲

讀書聲。最可聽者也。然而中國人讀外國書。吾殊不喜聽。其聲調非出於自然故也。（夢）

■ 仁義

宋襄之仁。雖曰迂闊。然猶是一片真心。孟嘗之義。雖曰狡詐。然猶有一分實惠。今日並此種仁義亦不可見矣。（寄）

■ 清史與袁世凱

清史館長趙爾巽。欲於清史中爲袁世凱立傳。論者謂對於八十日之假皇帝。頗難措詞。袁氏曰。吾終當措詞得體云云。記者不敏。嘗爲代思著筆之法。不如謂袁氏暫爲皇帝。實過渡時代之一種手段。他日帝制根基既固。

即當迎宣統復位。惜乎所志未成。遽爾謝世。致令項城苦心。無人深知云云。如此措詞。極爲得體。(夢)

被賊之資格

予近移居某處。牆外爲空地。登樓一望。可及數里。然短牆之上。復有竹籬。絕好景緻。都被遮却。此誠大殺風景事。余命匠人去之。匠人曰。此所以防賊也。先生獨不畏胠篋之徒乎。余曰。否否。吾家無被賊之資格也。(夢)

水爲動物

前清一秀才入師範學堂。聞教習言植物動物。秀才曰。水非動物乎。教習問何說。秀才曰。川流不息。非動物而何。(寄)

騎鶴與騎駝

語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此鶴字當改爲駱駝二字。蓋十萬貫之重。除却駱駝。必無他物能負之而行也。(波)

花酒樓

杏花樓之市招曰。杏花酒樓。而一杏字適被他市招遮去。僅露三字曰花酒樓。(波)

蟋蟀之聲

余家籠一蟋蟀。偶與之食。而蟋蟀鳴焉。小孩子在旁曰。彼蓋言謝謝也。一經道破。果覺蟋蟀鳴聲。恰與謝謝之音相似。(寄)

處世之法

世事萬變。處世之法。只有二字。二字維何。曰如是而已矣。樂亦如是。哀亦如是。成亦如是。敗亦如是。生亦如是。死亦如是。知道如是。便可如是。不知道如是。試看如是。(寄)

夜郎

有某公司之總理。評論其公司中之某職員。有云。(遇事擅權。未免夜郎自大。)其職員聞之大怒。向總理詰責云。吾雖遇事擅行。未嘗爲賊也。何得加我以夜郎之號。蓋職員誤會夜郎爲賊之代名詞也。一時聞者。莫不捧腹。(波)

不識之字

前日至一小糖食店。見有以玻璃瓶貯糖佛手者。瓶上所黏之字條曰。個手。又見寶善街某藤器店。之市招上大書一纂字。個纂二字。新舊字典中均無之。不知其何音何義也。(波)

改唐詩

黃昏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車夫遙指海天春。世多改唐詩者。終不及此首之自然。

入妙。(寄)

拾文章

妙手拾文章。平手做文章。庸手抄文章。做與抄人所同知。無俟乎釋。何謂拾文章曰。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也。若問拾字有何來歷。則答之曰。詩品云。俯拾即是。(寄)

苦與樂

一心想樂。便是苦。一心想苦。便是樂。何也。苦樂本無界限。乃因比較而生。我腦中所虛耗之境。爲極苦。則我身體所實受之境。便覺樂矣。我腦中所虛耗之境。爲極樂。則我身體所實受之境。便覺苦矣。(寄)

瘧疾

我病瘧疾。請醫生診之。我語醫生云。我不敢望痊愈。但求將我之瘧疾改爲常年瘧疾足矣。醫生驚曰。常年瘧疾乎。醫言未畢。予曰。先生毋驚。尙有說也。我所願之常年瘧疾。乃半年爲發寒之期。半年爲發熱之期。而寒熱進行之方向。適與天然之寒暑相反。冬則吾熱。夏則吾寒。如是吾不特不畏瘧疾。且甚喜瘧疾也。(夢)

蕭閒之人

鶴雛有云。使天下人盡不如鶴雛。則蕭閒之歲月。將付何人管領。余曰無慮。子之外尙有我也。余之蕭閒。與鶴雛之蕭閒。雖略有不同。然其爲蕭閒則一也。其不同之處。我與鶴雛各自知之耳。(夢)

□ 才人化爲無用

程善之有云。社會之轉移。能使才人化爲無用。此言道著中國社會之病根。若更引伸其說。則一半化爲廢物。更有一半化爲怪物也。試看廢物與怪物充塞於社會之間。何莫非受社會之淘溶而至於此耶。

□ 用腦力

肯用腦者之言曰。腦似銅鏡。愈用愈靈。如鏡之愈磨而愈明也。不肯用腦者之言曰。腦似銅鏡。愈用而愈弱。如鏡之愈磨而愈薄也。吾日日用腦。吾竟不能斷二者之言。誰是誰非。大抵前說爲少年發。後說爲老大發。則各近是耳。（夢）

□ 學與思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二者之失相等也。然余謂究竟思勝於學。蓋思而不學殆則殆矣。然一己深思所得。能轉輸之於他人。他人之中。苟有好學者焉。則學與思合爲一矣。而勤學之功。獨不能移己之長補人之短也。故曰思勝於學。（夢）

□ 萬字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種萬頃田。種萬頃田。不如稱萬歲爺。稱萬歲爺。不如吃萬家春的酒。吃萬家春的酒。不如看萬盞燈的戲。吾說萬字泗濱野鶴與我略說。我謂世界一切的萬字。都不及小孩子所玩

的萬花筒。神妙不測。變化無窮。吾於此歎觀止矣。（寄）

不可解之文章

中國文學繁碩微奧。而溥通之人。又往往未得良好之教育。於是偶一舉筆。輒復謬誤百出。貽笑大方。茲以見聞所及。筆之於左。不特爲談笑之資。亦以供學文者之研究也。

坊間所傳之尺牘書。中有兩句云。（今逢洪喬之便。寄奉一函。）此語不知何解。

某舊書店之市招曰。（專售古今舊書。）舊字之上。冠以古字。是謂疊牀。舊字之上。冠以今字。是謂矛盾。此語不知何解。

某馬路之女子機器縫紉學堂。門首貼一紙曰。（僅可入內參觀。）此語不知何解。按此六字中之僅字。必爲別字。若就其意解之。則爲。（僅可入內參觀。參觀之外。不可有他事也。）豈非笑話。

報紙載有一告白。爲詳列醫者之名。其標題曰。（病家一覽表。）此語不知何解。所謂病家豈指醫者耶。一笑。（夢）

偵探小說

或謂中國素無偵探小說。或辯之曰。中國人之程度。實超乎閩偵探小說者之上。故無偵探小說者。非無之也。不屑有也。何也。蓋中國人事事不及他人。惟狡詐之心。則遠過之。故西洋偵探小說所視爲奇聞異事者。實在吾人意料之中耳。此言然乎否乎。吾不敢知。（波）

喜學阿瞞

讀紅樓夢者。莫不自擬賈寶玉。而不自擬薛蟠。讀西廂記者。莫不自擬張君瑞。而不自擬鄭恆。吾獨怪乎讀三國演義者。偏不學昭烈。而喜學阿瞞。(波)

留學生讀西遊記

有留學生見西遊記。驚曰。他也到過美國麼。(波)

嘲醫生語

或有嘲醫生詩云。如今也要學新法。扳倒藥王敬瘟神。又某某服某醫生藥而死。其友製一匾贈醫生。將世俗所用功同良相成語。改相爲將。曰功同良將。言其善殺人也。醫生見之。亦無如之何。(夢)

金聖嘆

人問金聖嘆。初七夜月。這一半在此。那一半何在。聖嘆曰。此是那一半。這一半却在。(夢)

人生與憂患俱來

或問孩子落地即哭何也。或答之曰。人生與憂患俱來。安得不哭。(夢)

新婚諧聯

或賀潘何二姓結婚對聯云。有水有田兼有米。添人添口又添丁。後有呂徐二姓結婚。又以一聯嘲之云。呂氏

姑娘。下臍大於上臍。徐家子弟。邪人多過正人。上聯可謂善頌善禱。下聯未免戲而虐矣。

僧人懼內

或共僧人宴集。酒數行。一人問曰。坐中何人最懼內。言未及答。僧曰。惟老僧最懼內。衆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衆爲粲然。

生物學家之名言

法國著名生物學家葛拉塞博士曰。人獸之別。其要端在方寸間之志念而已。獸稟天然之性。服從其本族之法則。若人者。非其所願。決不服從。今告於人曰。二二得五。而彼曰然者。必彼自違其本性也。僞也。否則必甯死而不以爲然。嗚呼。如葛所云。則世之不論是非。而但知服從者。已失其自主力。殆生物學家所視爲獸類者歟。

皇帝與和尚

聞清高宗南遊時。登金山俯視大江。見風帆葉葉。上下千艘。問此紛紛者何爲。寺僧道只見名利兩艘耳。個和尚話殊不俗。

皇帝爲名乎。皇帝爲利乎。我爲清高宗。便作和尚。不下山去矣。（小鳳）

大解脫

破衣入綺羅叢。自知無望於美人。而吾乃得遊行矢矯於其間。此時殊有遊戲人間。振鬪卽舉之樂也。於綺席

中作解脫語。畢竟何事可信。今世當無能答者。姑作模稜語曰。綺席中有大解脫在。如何。（小鳳）

怪小說

近見小鳳有極短之短篇小說一篇。題曰秋葉。全文不滿三百字。誠小說界中別開生面之作也。今錄如下。碧核之枝。臨秋風而微顫。自覺蕭蕭冽冽。澈骨生寒。乃微吟曰。世間好事不常留。容易春風容易秋。吟誦至再。殊不勝情。睇視梧葉。則方對月酣眠。夢中和以洞庭木葉之曲。乃搖之令醒曰。卿何忍便眠。明夕月色將照。卿於砌側矣。葉惺忪起視。沉吟久之。泫然曰。僅此一夕。而猶淚眼相向。曾不如郎今在砌側之爲愈。哥哥。應知此夕難得也。枝曰。苟當許淚眼相向者。天公亦不虐吾二人矣。僕忍恨終願與卿共此一夕也。葉乃向月舉其臨風之袂。翩翩以舞曰。忍淚以言歡。不更達於郎耶。郎毋悲。妹爲郎歌之。其詞曰。微風上袂。芳心警兮。有美一人。淚闌干兮。星月在天。所思匪遙兮。河水之陽。臨淄之右兮。千里萬里。若庭與牖兮。歌聲未已。有泣於庭者。微風下來。簾外報秋聲矣。

俊語

嘗見小鳳所作短語。至理名言。極爲可貴。采錄數則。以質吾書。穿穴而出者。人皆知其爲賊。破扉而入者。人皆知其爲盜。破扉而入。更不穿穴而出。高供堂上奴視主人者。乃尊之奉之。自有此人。賊猶爲盜。可恕之人矣。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古人有言之者矣。製造盜賊。此功爲烈。是當合祔黃巢宋江也。

吉凶由天。悲喜由我。子輿之病。子來之死。可悲焉。而陶然不失爲樂。天地間尙有何事。足害其樂哉。無爲之樂。樂之得於天者也。有爲之樂。樂之得於人者也。強而後致之樂。樂之寄於事者也。寄於事者。事過而

樂亦過。得於人者。反生而樂存。得於天之樂。樂乃無窮矣。

世間何嘗有人哉。其聰明則耳目也。其行動則肢體也。其榮辱則道德也。其成敗則才力也。於人何有哉。然而必曰。其人之耳目肢體道德才力也。此豈非不平之甚者耶。

曰不然。世界一耳目肢體道德才力之寶珍會也。幾見有入寶珍會而評論及於場所者耶。鞠躬盡瘁。以武侯而顯。其實此四字。誰人不能。不過其所趨者異耳。

有鞠躬盡瘁。以爲強盜者。爲小賊者。爲姦者。拐者。爲敗子。爲拆白黨。爲名流者。於是武侯乃獨爲可貴矣。爲善難。爲惡亦不易。受衆人之贊美難。受衆人之怨毒亦不易。能如是者。皆有心欲已而勢不得已之感。此人情也。

然爲善者。受贊美者。一事失之而有餘。爲惡者。爲受怨毒者。百日改之而不足。獎善罰惡。此天道也。

屈原賈誼。皆以不得意抑鬱以死。享千秋大名。若論事功。則得志而後。安知不爲斯人一出蒼生失望之般深源哉。

吾人之痛哭屈賈。爲其實有一段憂傷鬱結。淚盡血枯。不可磨滅之精神在。不然。世豈少不得意如二人者哉。昔有名醫。以其右手曾診皇帝之脈。乃飾以黃緞。謂非診皇帝。不用此手。所以示闕也。

吾願國民所賴以爲喉舌者。慎毋若此名醫。因喉舌之曾與近似皇帝者對談。而遂非此不開口也。試靜坐終日。初必營營不甯。百思奔赴。過此一關。則淡然若自見其心。聖賢之懷。悠悠以作。更過此一關。則自忘其心。皤然無我矣。

人苦不能得此境耳。苟得此境。天下尙有不了之事哉。

天下決無弄乖者。而可不陷於絕境者。蓋其於人人。日日所得。不及日日所失。終至於人人皆爲所弄。而思所

以弄之者衆矣。

昔之以弄乖得一時之志者。無過於某。而某已敗矣。然則後之不戒於昔者。何能幸哉。

見人之失意而憐之。見人之得意而賀之。此已不可矣。何以不可。所謂失意。則前必其爲得也。所謂得意。則前必其爲失也。

然則見得者而弗賀。失者而弗憐可乎。曰不可。憐之賀之。人道也。無憐無賀。則上升於神。下陷於獸之道也。神所不敢。獸所不欲。則亦保其人而已矣。

說糞

天下物之可惡者莫如糞。

無如犬食之而甘焉。蠅見之而集焉。蜣螂得之而弄丸焉。

物各有性。豈可以君子之道責小人哉。（無名）

西國笑談二則

畢地部郎。居於稽金納名鎮。值冬日大風雪。爲寒所襲。患咳嗽。胸際作劇痛。百藥罔效。不得已。踵某醫之門求治。醫授以發泡膏藥。令傅於胸。畢誤會其旨。歸而黏諸篋。（英文胸箱兩字。綴法相同。發音亦肖。故有此誤。）詰朝。醫造其廬問疾。遇畢於門。趨前詢曰。病少差乎。畢曰否。承君饋藥。恨我無箱。故謹黏諸篋。今猶膠固未脫。而吾疾不稍痊。何也。

一婦入羔豚之肆。求羊脛。既交易而退。見有羈羣羊而過門外者。婦問曰。羊何之。對曰。將赴宰場而屠焉。婦曰。

舍之。吾不忍其殼。曰：然則媪胡爲而來。豈將求生羊之脛而啖之乎。願媪恕余方命之愆。吾不欲聞此假慈悲之言也。

薦紳先生十三人。訂期會於某所。屆時咸集。惟甲紳遲五分鐘而始至。乙紳謂之曰：爾來何遲。吾輩因待爾而耗却一小時矣。甲出錶視之曰：吾僅遲至五分鐘耳。安得謂一小時耶。乙紳曰：吾縱共十二人。待君於此。人各五分鐘。以十二乘之。適得六十分鐘。故曰耗却一小時也。（槐卿）

■ 文豪健忘

臘生者。德國有名著作家也。性極疏忽。一夕返家甚遲。叩門欲入。渠婢就窗視爲誰。外面黑暗。不辨其爲主人也。乃呼曰：先生。主出未歸。臘生曰：無妨。余明日當再奉謁。言已經去。（前人）

■ 嘲尼姑詩

或有嘲尼姑詩一絕云。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卸着缸裙。從今嫁與潘郎去。省得僧敲月下門。此詩洵堪令人捧腹。然究嫌其少含蓄。無甚意味可尋。（佩衡）

■ 超然道士之笑話

有某庵尼與某寺僧結不解緣。一日。有某觀道士名超然者。往訪僧不遇。又往訪尼。適僧先在焉。竊聽之。正作巫山之會。道士大怒。排闥直入。提僧與尼而擲諸地。拳脚交加。大罵無恥不止。比時鄰人麇集。道士亦自忘其爲方外人。經衆竭力調停始罷。好事者爲撰一聯於門云。道不同超然獨立。和其光宴爾新婚。見者皆爲絕倒。（前

人)

元日詩

己未元旦。家大人曾作滑稽詩四首。曰。年初爆竹辟山魃。荆楚傳來故事遙。一自官家申禁令。成羣活鬼出招搖。漫言婦人太無知。天竺吳山禮佛慈。試看權門奔競者。也曾如醉復如癡。兒童心理究如何。笑說今年樂事多。假戟假槍假面具。公然同室戲操戈。女子平權聊解嘲。週旋晉接說同胞。風頭樓外樓頭出。媚態依依學外交。意在言外。見者無不軒渠。(大呂)

嘲生女詩

昔人有嘲女生詩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弄來弄去無非瓦。合正原來是瓦窰。頗饒趣味。近聞某姓連生六女。有人嘲以詩曰。五女之家賊不過。更添一個奈如何。只憐一對恐夫婦。慣替人家塑老婆。結句新穎。與前詩異曲同工。均堪發噱。(前人)

嘲眇目者

余肄業第一師校時。同學某眇一目。友人方扶雲嘲以詩曰。人有兩只眼。唯君一只開。人家哭一次。君須哭兩回。(前人)

偷兒解西語

一小學生初識二十六字母。夜歸忘去。O I C U四字，乃父遂教之讀。並使其牢記勿忘。否則必遭撲責。小學生畏乃父甚。遂至一食一飲必讀O I C U四字不止。夜半一偷兒方破壁而入。小學生忽於睡夢中大呼曰。O I C U。偷兒爲英文夜塾教員出身。解英語。誤以兒言爲。O I C U (意即我見汝)也。踉蹌遁去。(前人)

學生奇言

某學生讀歷史至盤古氏開天闢地。且插畫其上。盤古氏手持大斧。厥狀可哂。某生遂詢其師曰。先生謂開天闢地以前。並無動植物。則安得有日常用品。今盤古氏所執大斧。果從何處得來耶。師語塞。(大呂)

學生奇言二

教師授數學。發問曰。設有肉包一個。甲乙丙丁四人各得六分之一。余得六分之二。餘者爲何。一幼年學生應聲而答曰。所餘者無他。盛肉包之磁碟耳。(夢)

兒童妙語

一童至麵包鋪。以二辨士購麵包一。店夥曰。麵包價已漲。購此須費二辨士半。童訝曰。何時漲價。曰。今晨。曰。原來是今晨漲價。然則請以昨日之麵包售與我可也。(前人)

教法不同

教師謂一愚鈍之幼年學生曰。我幼時數學問題皆能一一答出。幼年學生笑而答曰。或者昔日老師之老師。

與今日學生之老師。教法稍有不同耳。（前人）

舊教育

余昔爲某家私塾教讀。一學生年十三四歲。頗聰明。能背誦韓昌黎原道。能舉仲尼弟子名五六十人。能知告子小子公孫丑幾歲。孟子大於告子幾歲。凡此皆我所不能者也。是時兼課高等小學地理。說至沙漠。生突然問曰。玉皇大帝。何不設法搬去。使棄地爲膏腴乎。余聞言不能答。唯唯而已。

又一日。余令觀少年叢書。生獨取諸葛亮一種。讀畢。謂余曰。此書不佳。赤壁借東風一事。竟漏而不敘。余聞言不能答。唯唯而已。

又有一生。讀國文教科書。至駝鳥一課。明日。復問曰。駝鳥何處有之。答曰。新世界動物園中有之。

余曰。非也。是鳥產於沙漠。彼新世界……言未畢。旁有一生爲之證曰。彼言不錯。我昨日亦親見之。余不能答。唯唯而已。（無名）

五帶之新解

地理教員問學生曰。何謂五帶。一生答曰。青帶黃帶黑帶。赤帶白帶。教員怒其何據。生曰。赤白二帶。見於問壁醫生之招牌。既有赤白帶。必有他三色帶無疑。（睡仙）

夫之號數

一少婦至電話公司。謂接線者曰。先生乎。余欲與我夫語。請爲我接之。接線者曰。汝夫幾號耶。少婦怒曰。我僅

有一夫。安得其餘。而爲編列號數哉。（前人）

雞蛋糕

某校開運動會。一鄉人亦在場觀演。至三百碼賽跑一節。賽者均口銜海綿。鄉人曰。此輩學生在臨賽時。尙食雞蛋糕。真可謂饕餮矣。（前人）

更夫笑史

去冬杭州某巷。有更夫曰阿三者。素患神經病。一夜忽狂走鳴鑼。鄰人以爲火警。爭起視之。乃市中安靜如恆。共詢阿三。三曰。際此嚴寒。一夕數起。苦實不堪其苦。故將五更一總敲之耳。（大呂）

外國地理之笑談

舊歷年假時。某小學將舉行考試。一小學生預備外國地理。厭其地名之難記也。悄然曰。我他日若爲政。必盡滅各國。而入於中國版圖。庶幾爲小學生不復有外國地理一科也。（前人）

精細之幾何畫

一小學生作幾何畫。所作線絕粗。師責之曰。凡作幾何畫。當以精細爲妙。汝所作粗如庭柱。紙面幾全爲所占矣。翌日復繪。小學生竟繳白紙一張。師責之。小學生曰。吾所作絕精細。顯微鏡恐亦將失其効力。况肉眼乎。（前人）

■ 髮之價值

光緒末外務部某官之子。留學西洋。臨行。父囑之曰。既至外國。第一毋剪去髮辮。不然。不以若爲子也。子唯唯。既至外國。苦爲同學所訕笑。欲剪者再。只以父命不敢自主。思函商之。而遠隔萬里。一函之往返。輒須數月也。於是電達其苦衷於老父。父電覆之。往還辯論數次。父終不許。子亦無如之何。而計數次所耗電報費。已在五百金以上矣。一時聞者。傳爲趣聞。謂耗去五百金。始救此絲絲之髮。則髮之價值爲何如哉。（夢）

■ 幼帝書福字

清宣統帝初學讀。循例首書一福字。字大如杯。以朱筆書於黃絹之上。蓋由爲之師傅者。執御手而爲之也。帝性頑劣不馴。下筆時。不聽師傅指揮。福字首筆一點。竟漏去。不復成文。廷臣環而觀者。皆大驚異。蓋謂福字少點。卽無一點福也。然只默喻於心。而不敢宣之於口。及清鼎旣革。宮中小閣。紛紛竊幼帝平時所習字。以獻於遜朝遺老。皆得善價而去。塗鴉滿紙。得之者視爲連城之璧焉。其中有一幅。蓋卽黃絹朱書福字。遺老有知其事者。淒然出涕曰。無一點福。至今驗矣。（夢）

■ 金聖嘆之破硯

吉林甯安縣。有地名金家沾者。其人多姓金氏。說者謂清初哭廟之案。聖嘆身罹大辟。妻孥發配關外。安置甯古塔。今甯安金氏。皆聖嘆之子孫。其人多以漁獵爲生。不知不識儼然化外蠻民。自亡其爲中原望族也。宣統元

年。某甲掘地爲陷。深八尺。得破硯焉。背鐫楷書聖嘆二字。又有篆文猿字。雖略有破損。猶可辨認。或謂此硯既係聖嘆故物。則破猿當與斷牛爲的對也。蓋聖嘆被難時。其子曾請覘仙。預問後事。判曰斷牛。不知何解。既發配甯古塔。至日居老屋三間。偶見屋後有斷碑焉。撫之。僅存一牛字。其識乃驗。此事是清初無名氏所著哭廟紀略。故或以斷牛破猿爲的對。然究不知猿字是何指也。自今觀之。清社終于項城之手。則破猿者破于袁之。其識其驗。(夢)

洪文卿送地

光緒時。廷臣謀清邊界。欲繪一中俄交界圖。而苦無藍本。會某星使出洋。道經俄京。庭臣以此爲託。意謂求之彼邦必易也。既至。徧索之於書肆。而無所得。一旦有俄人持圖求見。云自外交務部祕書處偷謂而來。索八百金焉。京卿命譯員往還協商。乃以千六百元購得。俄人得八百。又八百入譯員之囊。其圖既至中國。廷臣遂依樣繪定。久之。俄國忽喧傳中國公使被騙事。蓋俄人所繪圖。故以中國地八里。劃入俄界。而星使不知也。或謂某星使卽洪文卿云。按棄地而得錢。謂之買地。棄地而不得錢。謂之送地。若此事者。較送地猶不若。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送地賠錢。(夢)

帝皇之樹

吉林省有所謂帝皇樹者。一大柏也。修榦參天。交柯密葉。四時常茂。相傳清室祖宗所手植。故羣稱爲帝皇樹。有人守護。左右數十里。禁樵采。歲時備牲致祭。地方大小官親往行禮。必敬必戒。毋敢忽焉。歷三百載未改其例。宣統元年。樹忽自枯一枝。明年漸甚。議者謂爲不祥之兆。果又明年而清亡。亦奇事也。(夢)

端湏陽軼事

端方善談諧。人多能道之。以余所聞。亦有一事。頗可破顏。湖南候補道某。本市井之徒。略識之手。以購彩票獲巨彩。捐道台銜。入京引見。央當道某投拜於端方門下。某道不識行書。湏字。逢人輒言端使陽。聞者匿笑。以爲端之得意門生也。不敢面辯其非。某道終不自知。一日復稱使陽於端前。端徐徐曰。老兄使我。不如自便能。傳呼送客。自此不復與見。(夢)

蛇聽道人說法

戴角披毛之類。莫不各有性真。一自皈依正教。則不獨呪獅象於座下。降龍虎於囊中。而蠕蠕蠢動。亦解尊閣。教爲上乘。而依依門下。至以修道爲復性者。有之。自秦中之樓觀道院者。距省垣九十里。爲百二秦關一大叢林也。向稱道教之宗。固與鄂之武當。魯之泰岱。推爲鼎峙。天下三大宗峯。自是雲游羽士。至此院而掛單者。擔簦躡蹻。絡繹不絕。門限幾爲之穿。其中有主教苦道人者。年九十餘歲。鶴髮虬鬚。飄飄若雪。而步虛聲裏。饒有費長房縮地之方。善於煉汞。每遇丹灶雲升。觀者輒疑爲函谷關前東來之紫氣焉。以故三十六洞天。修真弟子。幾有二百餘人。咸尊苦道人爲宗王。日侍其側。聽講道德五千言。迨至舌粲蓮花。談入玄妙。而松壇竹徑間。颯然而百而千。而萬。蜿蜒而來者。皆蛇弟子也。然性極馴。不敢近於講座。惟俯伏庭前。昂首而視。若爲領解也者。逮講畢。苦以玉塵揮以令去。始各自散歸洞壑。數十年來。日以爲常。與人無患。亦與物無爭爾。偶有一蛇。無事聽講。輒自獨入講堂。盤臥鼓上。誤整一侍者。爲護法師所知。乃劍斷寸尾而逐之。不准復入道宗。自此每講。太上清淨之法。羣蛇皆入。而惟尾禿者。徘徊戶外。不敢遽進。只以雙目灼灼。側視堂中。一似有悔悟意。適一方士甫出院門。則禿尾

蛇身繞方士之足。口啣方士之衣。如搗稗然。首頻頻下也。方士察其意。乃作當頭棒喝曰。爾蠢物。不遵法規。妄啓殺戒。安得有金丹換骨時耶。此後旅而進。亦旅而退。毋再自甘化外也。禿尾蛇搖尾乞憐。又一移時。方士入請。緩頰。隨傳道人之命。而大嘯一聲。疾如流星。颺奔而入。從此不復屈曲於講堂焉。不數年。而苦道人羽化之後。羣蛇皆盤旋於梁楹門闥三晝夜。始各散去。嗣後樓觀道院。迄無蛇至矣。然於盛暑時。偶一聚於苦道家畔。互相繚繞。經時忽不見爾。自道院燬於兵火。而宗風寂闕。繼起又無人也。此漢皇離明官住持爲言之。然確與否則不敢知也。姑錄之以作談柄云爾。

花蠱

巫蠱之術。爲儒者所不道。然竟亦有奇驗者。南匯縣周浦鎮有某鋪。於某日曾綁縛一人。余過而怪之。詢諸土人。土人云。此人以彈花爲業。同治間與店某。因事口角。彈花某因罰去銀錢數元。迨某將嫁女。于歸有日。請一彈花者。彈被絮等項。適前之彈花者。意圖報復。謀爲幫工。其間。彈竣而去。迨女適夫家。不逾一年。夫病沉重。繼而姑病。繼而翁病。彌留牀箆。無可爲計。聞某卜巫者有奇驗。往叩之。某曰。卜象大異。意媳婦嫁衣內。有壓蠱之事。是以成此一家大病。其急驗之。不然。死無瞧類矣。女知卜兆。急檢衣服箱物。皆無證據。繆思被絮。係某彈花所彈者。其或有壓蠱乎。急拆視之。並無他異。適以天晴。謂既拆之。宜晾曬一番。以除溼氣。既而攤絮在日中。反覆檢視。則被絮係和合者。揭者視之。似有物在內。爰剖開細視。則佛馬十餘張。及小白裙小白鞋等。女曰。是果然矣。不然此物何爲乎來哉。急白諸父家。遂詭稱有事。召彈花某至。呼人縛而問之。則實有其事也。

愈癩奇聞

鄞東鄉七里塾。有沈某者。家小康。忽患癩疾。百藥罔效。祈禱無靈。已數月矣。家人恐其生事。禁勿許出。一日黃昏時。偶未防閑。癩人乘間而出。疾行如飛。偵騎四出。不知去向。癩者奔三里之遙。至二都岸地方。更闌人靜。天暗如墨。忽跳上人家之屋。走下堂前。低頭便拜。反身叩門。人皆疑爲竊賊也。大喊有賊。鄰人燭之。見其從屋上而來。真以爲妙手空空兒也。於是吊而打之。身無完膚。有識之者曰。此癩人沈某也。詢之。答言姓名。一無癩意。又以爲裝癩也。仍撻之。癩者竟大聲曰。某身無竊物。而欲將我置於死地。有是理乎。乃縱之去。沈某竟不還家。卽投地保處。評理。比及家人探息。見其遍體傷痕。遂舁之歸。寢數日。恙如失。家人詢其如何私出。伊云。只見前面白衣婦女。拉之去。登屋入內。後被衆人毆打。婦卽逃遁。我亦如夢初醒。漸知痛楚也。夫癩本痰迷心竅。而爲鬼怪附之。其說亦不可信。然竟因痛打而愈其疾。其亦奇矣。

■ 奇怪之訃文

近日天津大公報記有奇怪之訃文一段。特轉錄之原文云。金君閩人也。其夫人周氏。於七月初二日病故。其哀啓敍夫人之病情。令人毛骨悚然。茲錄其訃文語（上略）本年二月初生次子象九。不十日卽起治中。體如常。以健產故。心大慰。乃至該月二十九日夜。胸中忽起嘔逆。片刻無已時。急延醫服藥。投十餘劑。始稍鬆動。然嘔雖漸止。而中部阻滯。有若緊束狀。歷二月餘。雖迭進以攻中之藥。旋起旋止。病仍依然。繼身忽臃腫。至五月中旬。又益以哮喘。日必數次。當其發時。頭忽低昂。脈息沉伏。不省人事。每經刻餘始蘇。危險甚。卽易醫以治喘息。初似稍減。然僅歷日餘復然。正惶遽無措間。忽泫然語余曰。今夜有一人手持布帶。必欲負之而去。命在須臾。不及天明矣。聞之毛骨悚然。急詢之。則以蛇妖對。隨卽手取一刀。在病人周圍連砍數十下。無何胸次大寬。時病者膽亦壯。稱此妖前變之形。怪怪奇奇。不可名狀。近所變。純是一人。長約三尺六七寸。身穿長衫。面有虛火塊數點。據述

於去歲七月內進宅。現每日常以種種之言來相恫嚇。我以家中人少。又農忙之際。雇傭不易。恐以脫人而獲嚴譴。故胆怯不敢聲。至今夜則自知同歸於死。等死也。特冒險言之。以冀僥倖萬一耳。余聞之愈憤。將房內一切什物立徙一空。而已則鎮坐牀上。冀觀其變。詎至黎明。未見動靜。竊念正能尅邪之說。殆或然歟。至翌日。又陪坐於旁。比晚。余以數日夜之睡。兩眼迷離。精神大憊。時病者身忽轉側。見不舒甚。又詢之。則稱頃此妖又以洩漏故。於其腹用手連壓三下。而立時腹遂大脹。氣機愈窒。時親戚屢以立獄爲言。冀其速愈。勉力之。乃甫經定奪。而病者稱此妖見告。言之又歷歷。翌晨並現原形矣。事畢。妖仍爲態如故。計無所出。乃主遷回。初回後。詢悉妖已不見。二旬間。上部腫勢漸退。飲食亦增。似入平隱之象。愁眉頓展。詎至六月底。怪狀迭出。該妖又現。延至七月初二日晨。痰涎上湧。遂撒手以去云云。金君素惡迷信。而此次夫人之病。竟離奇若是。真大惑不解。世不乏好奇之士。請研究之。

□ 丐鬪記

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申報又有丐鬪記一則如下。記云。丐頭蔡慶在太倉州屬某地。糾衆滋釁。傷斃郭有泰等情。略登昨報。茲悉江河乞丐。其爲首者。彼中人稱爲担頭。每年二八兩月。担頭率領諸丐。次第往蘇松太各城鎮行乞。每至一區。必先聚衆械鬥。能勝。則由担頭按期給錢若干。當鬪時。先邀拳棒精通之人。言明日給厚資。其人扮作乞丐模形。隨之而去。是日有混名一隻眼蔡慶者。帶領乞丐百餘人。收取規費。直塘橫塘沙溪等三處担頭。託上海担頭尖頭麻子。卽李福。言定共給錢九十五千文。蔡言是區區者。祇可作橫塘沙溪二處之銀。直塘不在其內。隨帶衆丐。至直塘。該處担頭周春林見蔡來。卽言此事已託李言明。毋勞親舉。玉趾。蔡以李所言。此間不在其內。周懇蔡邀李到來再議。李得知先遣精通武藝之刑邦曉眼耀忠。魏大二毛。卽郭有泰。前往與蔡會。晤

不數語。即使鬪毆。二毛身受重傷致死。曉眼耀忠刑邦。亦各受重傷。生死未卜。均被拖回荒隴間而去。魏得遁逃。告知李福以事關人命。隨投太倉州臧控。莫直刺移請上海縣裴邑尊派捕協緝行兇人。並查被傷各人之下落。未知以後如何也。

達爾文軼事

查理達爾文。英之博物大家也。創生物進化之論。世之略具常識者。固類知之。在世時。嘗有鄰居頑童。議有以諠之。乃以蝶之翅。蝗之肢。甲蟲之頭。與蠶蚣之腹。膠成一體。狀若飛龍。盛以小匣。攜往達氏之宅。求見。肅然曰。我儕在野。捕得奇物。不識何名。特呈覽。請垂示。達氏略一審視。並不問真僞。但向諸幼稚博物家微笑曰。君等獲此時。曾問其鳴乎。僉曰。鳴。然則鳴椿象 (Horn Bug) 也。椿象無鳴者。諸童既皆曰。鳴。達氏即以不可得之名。名不可得之物。亦可謂應於應付矣。(雲鶴)

郵片周游全球

歐戰以前。一般郵票收藏家。恆將郵片寄至外洋友人處。託其輾轉寄遞。由甲國至乙國。而丙而丁。末復寄回本國。如是則一片之上。粘有數國郵花。蓋有數國戳記。價值甚巨云。惟刻因戰事。郵遞不免失落云。(元)

麻雀牌風行世界

他國人士之雅好吾國麻雀牌者。亦不亞於嗜棋。雀牌一項。近年來銷運日本。美國者頗盛。彼都人士。又將又法筆之於書。居然成帙。據調查所得。雀牌專書。已有英日德諸國文字譯本。亦云盛矣。

■ 賊狗

美國斐理特而非省之登特城。數年前。曾有一賊狗。行竊衣帽鞋靴。及金錢等零星小物。凡歷六年四閱月之久。所得賊贓。值美金五千元之巨。城中居民。時報失竊。警察中人。初不知爲此狗所爲。其後偵探四出偵緝。始知真相。遂力謀捕之。顧此狗至靈敏機警。警察等常受其愚弄。凡六閱月。卒不獲。警察長海米登。遂下令。不能生捕。則斃之。其時有醫學博士約來脫者。素喜狗。往說海米登曰。吾聞此狗靈警。悅之。願往說紐約密司鮑痕。出贖貨。其命。密司鮑痕者。擁有巨產。而性最愛狗者也。海米登允之。博士遂往紐約。密司鮑痕聞言。立出五千金。贖狗命。賊狗之賊主人。遂獻之於警察長。一禮拜後。此狗在密司鮑痕巨廈中矣。時一千九百十六年之春也。狗名傑奈。其昔日所交之友人。爲小竊。扒手。偽造肥皂牛乳者。乞丐。及博徒流氓等。彼之何處行竊欲竊何物。咸由若輩爲之主使也。此狗現已一變其暴戾狡獪之性。而爲溫馴忠謹。昔日行竊之術。悉已遺忘。而爲主人導賓客護幼童。美人之好狗者。爭以一覩爲快云。噫。彼賊狗也。而能改過自新。受人憐愛。况有良心之賊人也耶。（舍我）

■ 四百年未息之火

德邦撒克索利伊國之某炭礦。在四百年前發火。至今依然未熄。該國有名之某學者。就坑口吹出之火。以管導之。至各工廠及各實驗室。作種種之使用。（佛初）

■ 三百年未閉之門

意大利之赫利司市。有一最著名之賣珈琲店。不拘何時。座上之客。無不常滿。故三百年來。其門常開放。未曾

一度閉。去歲赫利司市爲敵人所陷。該店始扃門他去。

英國之推命案

英國韋斯特明斯特有婦名查爾斯娘娘者。因爲人推命被控。偵探往傳婦時。曾見陸軍中將某氏。與婦同坐小案。持籌推算。中將之名。以有礙體面。未經宣布。中將尋由法國來書。謂彼識婦有年。當日訪婦。乃係友交上之過往。非囑推命。且未予以錢云。婦供本善推命。昔以此爲業。獲資甚富。今雖偶爲之不復取錢。又稱顯貴之與結識者頗多。遇之甚厚。愛士葵君之女公子。亦在其列。是案曾經審訊數次。卒以證不足。而判被告無罪。判詞既下。堂下有時裝之男婦多人。咸爲歡呼拊掌。按自歐戰發生後。各戰國中推命者大爲得志。蓋征人之親屬。或其情人。多往詢其所友愛者之命運。當道以足惑衆。嚴加禁止。而查爾斯娘娘。某中將既爲其友。愛士葵君之女公子。亦與結識。其場面亦大矣。是如中國女巫之流也。

蟻災

墨西哥附近海中之小島上。於今歲八月中。發現一奇異之災害。有數千億兆之巨蟻。自山巔而下。蟻之大。身長可達半寸許。所過之路。一切細小之植物。一掃而空。卽飛禽走獸之止於路者。不及迴避。亦遭毒害。人民受累不淺。圃中蔬菜。皆被食盡。一入家中。則尤患不忍言。凡衣服器具食物。無不有蟻。非常齒人。以至居處不安。無不畏之如虎。乃點火於路。阻其進行。蟻則繞道以進。人民甚有遷徙以避之者。若逢小河。則前驅者投入河內。填成可通行之路。後者蹈之而過。源源而來。不見其少。一般人民。束手無策。後經大雨。盡被驅入海中。其患始絕。（日新）

■ 蚤之價值

英人洛思却伊羅。曠世之大富豪也。身居代議士之職。有奇癖。喜蒐集各種蚤類。懸賞募集。雖費鉅金。不惜也。以是蚤之歸於其門者。亦無奇不有。數其種類。凡二千有奇。若虎蚤。若狼蚤。若孔雀蚤。若雀蚤。無不具備。黏置紙片。陳列於蚤之陳列室中。時時往觀。引以爲無上之至樂。此七八年前事也。越三四年。普通之蚤類。羅搜已盡。又欲得北極雪中極狐與白狐之蚤。以爲快。蒐集之使者。涉重洋。冒冰雪。既至狐窟。而不得蚤。廢然而歸。然洛思却伊羅之好奇心。曾不因是而稍衰。乃於加拿大之大新聞紙數家。悉登廣告曰。有能得北極雪中極狐與白狐之蚤者。報以重金。於是北極之探險家。應募而往者。頗不乏人。數月之後。洛思却伊羅。忽接一小包之郵件。啓之中。有玻璃管。藏蚤四枚。固北極雪中極狐之蚤也。其保存至周密。并另紙附記其蒐探之場所日月。又敘述其經過之情狀。以證其非謬。洛思却伊羅大喜。遂以英金百二十磅酬之。約合中國一千四百七十餘元。然則一蚤之價。亦值三百六十餘元矣。（谷青）

■ 印度異人記

印度有異人焉。其生也不知其何年。其死也不知其何日。其來也不知其何處。其去也不知其何方。其事跡之怪怪奇奇。實有人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噫。是殆鍊形之士乎。近閱歐洲報載。有某英人來稿一則。稱述異人之事。甚奇。據言某於十四年前。往印度地方遊歷。凡該處之士君子。多與之遊。有一友係印度部民。固年高有德者。流閱歷甚深。見識甚廣。因與爲友。常與談論天下事。一日友突如其來。忽忽而言曰。有一異事。君願聞之否。緣近有一異人。新到本境。不知其從何而至。且不知其歲幾何。想與青山同壽矣。其人善死。死而復活。活而復死。曾無

已時。今其人已算定死於本城。君其欲觀其死葬。以及復活否。某聞之。念天下之奇。安有奇至於此。諒爲無稽之語。然既有是說。亦不可不一往觀之。因曰。既有此異。余深願得一見之。不知君肯爲余介紹否。曰。是何難。今其人所定死期。仍未屆。乘其未死。與之結識。得以暢談。今古何如。某喜極。因偕往訪焉。既至。見其人貌古樸。望之似四十許人。身甚壯。頂踵不留毫髮。目灼灼有異光。因與之言。詎異人英語甚精。無煩通事。以爲代達。因與閒談。瑣事。友乃附耳而言曰。君可問上古大水陸沉時事。抑問印度開闢情形。某聞之。不禁惘惘。不知所爲。以爲人縱通神。安知數千年前之事。因爲問及里士斯沙之事。在一千五百零三年時。迄今始已有四百年餘矣。異人聞問。乃一一縷陳。并言此事當日余曾在場。但其中情形。後人所傳者。因世遠年湮。故不無有稍歧之處。某聞語益詫異。不勝。因又問勿里文仰事。按勿里文仰。乃美國人數十年前。曾奉美廷委爲猶打地方總督。自創模文教。稱爲聖人。雖仍奉美之正朔。然自主其教。美亦不敢爲之過問。固亦一時之雄也。某以此事爲問。異人曰。此事亦嘗聞之。惜道阻且長。當日尙未與其人會晤也。某復與論吉里爵付臣在印度所行之事。言之娓娓。其語甚詳。且言吉爵當日。在印之時。與之往來甚稔。云。嗣某與談印度當日情形。異人曰。當日西人在馬打刺士第一次登岸時。余曾口視也。所言之事。多非人間語。談未久。某即興辭而出。沿途思索。搖搖如懸旌。念天下之奇。何至於此。閱數日。友復來曰。異人算定須死四十日。已定於本日某時屍解。盍往觀乎。某欣然允之。既至。則人山人海。寒寒不開。某至。諸人讓路。與行時。該部之王。亦在馬場中。搭一木架。異人端坐其中。諸徒環侍兩旁。異人因與徒言語甚細。聽之。不甚了了。有頃。時已至。吾須死矣。時在場見者。盡譁無不欲躋前看視。旋見異人身搖搖不定。諸徒環坐誦經。未幾。聞異人長吁一聲。而氣絕矣。死後。諸徒乃近前探其舌而反之。時王已預備巨袋。并棺槨等。徒乃將異人坐置袋中。旋以索牢縛袋口。王乃以印封蓋。旋取袋置棺中。外加鎗焉。其匙王自佩之。卽委禁軍將其棺舁入後宮。另以一室貯之。親加封鎖。並差禁軍輪流防守。不得少懈。欲覘其異。衆乃散去。時見之者。均竊竊稱異。恨不能卽

到四十日之期。無何。期屆。往觀者益多。擁擠道中。路爲之塞。時王卽由宮中啓門。命昇棺出。親爲啓視。並出其袋。王驗之。封識宛然。絲毫未動。因爲啓視。並無臭穢氣。諸徒乃將異人捧出。見其狀。仍如初死時。惟身蜷曲而已。徒乃具爲沸湯之沐浴。未幾。足能略動。徒乃扶之臥。並取藥油。拭其頂。及背。更以藥水。抹其鼻。藥水之味。殊烈。不知爲何品也。拭畢。並探其舌。而正之。諸徒復環坐。誦經。如送死時。約有一二刻久。卽見異人筋絡。稍爲跳動。俄而動愈甚。後復長吁一聲。兩目復啓。徒乃扶之坐。時諸人觀者。均已結舌出神。不知所自。時異人舉目見王。亦能認識。因與王點頭。以眼色授徒。命諸人且退。衆乃散出。惟異人及徒在室中。翌日。覓之。已不知其蹤跡矣。自茲以往。十餘年來。不復得知此人消息。非一大奇事哉。東西人之言若此。並言此係目擊情形。並無稍存飾僞。以駭人聽者。竊按此事。聞所未聞。若異人者。出沒無常。見首而不見尾。其殆神龍之流亞歟。竊聞之印度。爲古佛國。明心見性之士。多毓其間。故多有能服氣鍊形之術。意者異人得其祕妙。故得神仙羽化之旨也。歟。錄叨報（見光緒十四年申報）

英人之迷信

守古之英人。多以爲人之品行際遇。皆可視其指甲。或兩耳。則能知之云。其法與我國相法。亦不過大同小異耳。今譯之如左。指甲尖有一白點。則曰人將有不幸事。指甲之色。發灰白或青等色。則是人心有憂鬱事。指甲窄者。則是人必善詐僞。貪名利。好爭辯。易口角之徒。指甲闊者。則是人必文雅溫柔。胆力薄弱之人。人之多機警富思想者。其指甲必圓。嗇吝者。喜自誇者。或愚笨者。其指甲必皆小。聰慧敏捷。不畏艱疑之人。則其指甲。必常現紅色。品行惡劣者。或身體多疾病者。則其指甲。必常現灰白色。無絲毫之血色云。耳之薄且垂尖者。其性情必惡劣凶狠。耳之薄且小者。其搜索力必富足。耳之厚且大者。是人必多愁色。性情必鄙俗。耳之大者。且耳垂豐腴。向下

垂者。是人必爲一大政治家。或極富理想之人云。人無端鼻擡。則主將有煩惱之事。右眼擡。則主佳運至。左眼。則主凶。蜘蛛自屋頂下垂於身前。則主將有友人贈遺之物。燭火之光忽發碧色或暗者。則主將有生客至。或有鬼物。鞋帶之結忽鬆散。則主情人念彼。或與他人談及彼云。苟人與其情人偕行者。繫其右足之靴。則以爲其情人將極表愛情於伊。苟繫其左足之靴。則以爲表情人之不欲與伊偕行云。（慕蘭）

賭鬼

蘇州祥符寺巷宗某婦。溺於賭。一日照例作雀戲。嗣有一副僅少六筒嵌當。便是筒子一色。因語賭友曰。誰打六筒。我便大贏。不料下家應聲出六筒。宗婦將牌仰倒曰。贏矣。言已捧腹狂笑。愈笑愈勵。移時委身於地。笑聲始輟。衆知有異。扶之而起。則氣絕矣。此真可謂之賭鬼也。

新哀的茂敦書

英德開戰之前。德皇威廉以大米一袋。置於軍前。令轉呈英王。袋上大書曰。袋中之米數。卽朕之兵數。英王答之以一小瓶印度秦椒。（椒粒極細）附以書曰。瓶內所儲之子數。卽朕之兵數。請嘗試之。卽知味矣。

吉林跳神之俗

吉林雙城人民。有一種習慣。卽婦女之跳大神是也。習俗相沿。由來已久。人民極其信仰。尤以婦女爲最甚。鄉間爲最多。操是術者。分文武兩派。文派者多係老嫗爲之。於深夜之際。閉目端坐。須臾之間。渾身亂抖。謂神卽附體。信口歌唱。醜態百出。武派者以青年婦女爲最多。於夜靜更深。腰懸銅鈴一串。爭擊單面鼓。滿屋跳躍。信口高

歌所附之神不一。如濟顛僧楊二郎猪八戒等名目。間有中年男子。亦係武派者。能當場吞鐵釘若干。能喝煤油數斤。若瘋若狂。亦不知何所取義。人民即嘖嘖稱美。謂其工夫已到。修練已深。可笑極矣。現在城東二屯有王姓婦。定於日前出馬。邀人參觀。記者亦曾前往。見該婦年僅二十餘歲。於是日。晚間當此嚴寒之際。在院內脫去上身衣服。露出胸臍。用鐵練將肩窩穿透。練之兩端懸掛掛刀四口。名曰掛甲。雖鮮血淋漓。毫無痛楚之色。誠陋俗也。

徵詩之笑談

鄞縣有石博山者。爲其夫人六十祝壽。自行徵詩於范某某。范欣然以七絕三章答之。詩云。夫婦齊眉六十春。祝延酬酒最情親。世間男子原無幾。不道英雄自有真。又云。六十年來鶴髮翁。半生事事賴閒中。繡幃一座靈山佛。長使先生拜下風。詎石某閱之大怒。益致匿名揭帖質問。後閱數日。石竟大興問罪之師。到范宅大起交涉。搗毀物件。以致涉訟云。

童子信道之堅

閩人黃仲甫次子。名培清。年方十歲。基督教徒也。受業於培元書院。後染病甚危。家長欲求神告佛。此子信道心深。拒絕不肯。奉道纔一年。守誠之心。堅決有如是。次晚呼兄輩至榻前云。清於明日上天。臨終時笑容自若。自言天堂境好人多。爲清從來所未見。中心覺有無限之快樂。少頃向家人索鞋穿之。且云。清上天堂矣。遂氣絕而死。福州教會。以此子之死。異蹟極多。天安堂主理培元學校教員。均次第演述。洵如此子者。不可謂不奇矣。

懷甯之水神

懷邑束鄉。有東內河直通長江。相傳每歲時有水神來游。鄉人必焚香誦經。以表歡迎。神形如蛇。首方身黃。蜿蜒於磁盆中。又據鄉人云。神分大王將軍等。首黃者乃王。其將軍則首圓身黑云。

■ 蒙古王進貢

內蒙昭烏達盟敖漢右旗扎薩克親王色凌郭魯爾。攜帶貢物。於民國七年到京。覬見宣統呈進湯羊二支。奶果皮奶皮等貢品十二匣。宣統賞收。並在南書房賜宴。然貢獻一事。乃前清之遺例。自古帝王征服邊疆。保護異類。不分畛域。一視同仁。故蒙藏新邊各族。感我華民之功德。自願臣服。每年貢奉物品。以盡人臣之禮。而謝我保護之意。今五族共和。自應一律平等。非專制時代可比。宣統乃屬亡清之遺帝。在今日視之。仍不過一平民資格耳。既不能盡保護之責任。何能享貢獻之權利。茲特略貢數語。用勸蒙王。而今而後。可以不必矣。

■ 鳥語學校

英人鳩德。享幼時遊行山中。見一怪鳥。能操人語。因遂與此鳥爲友。鳥甚馴。形狀亦修美。能知一切鳥語。鳩德享一一試之。皆有奇驗。因就而求教。凡歷十七年。一切鳥語。盡得其要。所至能與各類飛鳥相週旋。遇鳥之善歌者。鳩亦能報之以鳥歌。以是大博鳥界之歡迎。足迹所至。各類飛鳥從之者如歸市。世遂推爲鳥語大王。多請其教授。鳩氏因學習此項鳥語者多。一一傳授。殊覺勞力。因倡議創設鳥語專門學校。以容納有志學習鳥語之士。此項學校之組織。現已大半就緒。唯校址尙費斟酌。據氏意見。謂宜在非洲。而學者多憚其遼阻。將來或即在英國設立。亦未可知云。

■ 清宮之寶

北京古物陳列所有鑽石製成寶花一具。並乾隆年間安南進貢之潔白玉石駿馬二匹。爲希世之寶。曾經某國商人估價數十萬元云。

名伶之扇

北京名伶韓世昌於某日。在江西會館賞音社演小宴驚變。須用歌扇。該社以重金購得磨竹貢箏爲贈。乾嘉時物也。係喬氏戡翼翁精寫詩句。陳師曾繪畫荔枝。名流手筆。可珍之至。茲照錄題辭。以供快視。韓郎青肄長生殿。驚變一齣新聲始。就賞音社。以便面爲贈。戡翼翁漫題四詩。鳳尾檀槽舞馬牀。大羅天上按霓裳。梨園小部風流在。酒半華燈照靚妝。破費纏頭十斛珠。聽風聽水借氍毹。防也偷得新翻曲。牆外行人是李暮。神光杳杳愛河邊。殿上三郎擁玉環。一闌定風波未了。休催入破念家山。風懷左左冠花曹。歌扇低張羯鼓高。韓壽也來如意館。一時紅妒鄭櫻桃。朽道人畫荔枝題辭。韓郎以演曲得名。行將演長生殿驚變一齣。好事者索畫扇以酬之。乃爲剪燈牕下寫荔枝。荔枝亦玉環故事。想鮮實登盤時。尙計及有漁陽鼙鼓。否擲筆爲之一歎。又是晚飾李三郎。與韓世昌合串是劇者。津趙君逸叟。該社亦以古箏爲贈。蕭君謙中爲繪便面。書則出自楊君千里之手。有見之者。謂與箏骨合稱三絕。信夫名下無虛也。

京師名妓之綽號

京中妓女。多有綽號。茲探得八埠名妓之綽號。彙錄於后。以博閱者一粲。月中仙兔兒奶奶。梁一妙撇嘴驢。王玉萍姨太太。董順寶磚頭寶。劉二菊下三濫。董金仙悶葫蘆。宜笑傻姑娘。金蓮花色眼賊。香妃小了顏。閻喜鳳辣子雞。顏鳳仙天津三。王金寶女強盜。韓月仙小丑兒。陳金福三吊三。趙月蘭

假抗頭。洪月梅女流氓。金好好西洋貨。歡海花夜裏歡。王素雲九尾狐。小阿鳳小爛污。李蘭芬債
簍子。程豔秋女名士。馬玉芳小鼻子。師金翠母兔子。陸二寶鐵凹將軍。梁素珍自來舊。含笑春一
根炭。金紅樓北冰洋。李翠實母老虎。小春樓三隻手。花巧王大老鷹。李蘭卿大秧子。楊蘭芬全樂
薄。脆翠玲胖子頭。桂紅元宵。花韻芬疤使頓。供玉芬大三。李月樓麵包樹。蘭桂鳳躺牌貨。陳玉
清大逼。張寶寶小逼。朱鳳冰桶。花豔卿洋太太。花香閣洋娘。以上不過一時所談及者。大概如此遺
漏尚多也。

測字趣聞

余友王君。滑稽家也。一日余偕友周君至其家中。談及測字之理。王君云。此何難也。余亦善之。於是請周君寫
一字於水板上。周君執筆卽寫一（一）字。使王君測。王君卽執筆寫一（一）字。云。你這個人說倒一劃一的。
周君唯唯。又執筆。豎一豎成一（十）字。云。誠實（成十）倒很誠實的。周君唯唯。王君又執筆一撇成一（才
）字。云。才學倒很有。周君又唯唯。王君又執筆一捺成一（木）字。云。惜乎。太木一些。周君笑而不答。王君又
執筆畫一畫成一（本）字。云。你這個人本事倒很有。周君仍不說。王君執筆在本字外畫一圓圈成一（本）形
云。圓渾倒圓渾的。周君仍不明其意。不語。後見王君執筆在（本）形上又加一點。成一（本）形。云。你這個人很有伸縮
的。他日一定有出頭的日子。周君尚未明其意旨。唯唯不語。後王君又執筆在（本）形兩旁加四點。成一（本）形。云。惜
乎。助手短一些。卽六親無靠也。周君猶不知。仍唯唯。後見王君在（本）形之下。加一長畫。成一（本）形。云。後福無窮。卽
後來的日子很好也。周君聞至斯已明其諛已。遂欲與其理論爭執。後經余在旁再三勸解。始得一笑而散。噫。如
王君者亦云善於諛矣。然未免由諛爲近于虐也。一笑。（清河公）

■新八大胡同

北京八大胡同之名。由來久矣。說者以爲北里遺址。多秦樓楚館。爲遊人注目之所。致人皆知之。夫腥毘妓院。豈盡在八大胡同之內。况有娼妓胡同。未必皆大。而近來北京又有新八大胡同之稱。可與娼妓之八大胡同。遙遙相對。今將新八大胡同。分說於後。

- 一 石大人胡同。民國初葉袁世凱曾在此處組閣。臨時辦公。可稱爲大胡同。
 - 一 金魚胡同。爲前清軍機大臣那相之公館。都中要人。多宴會於此。可稱大胡同。
 - 一 堂子胡同。爲前參謀總長。代理總理口口口之私寓。可稱爲大胡同。
 - 一 府學胡同。爲三任總理。兼參戰督辦。主戰到底口口口之私宅。可稱爲大胡同。
 - 一 錫拉胡同。爲前交通總長。後兼財政總長。善借日債之口口口住宅。可稱爲大胡同。
 - 一 安福胡同。爲組織國會。收買議員。口口口部之故址。可稱大胡同。
 - 一 五條胡同。爲前清相國袁政府國務卿。口口口之邸第。可稱爲大胡同。
 - 一 帽兒胡同。爲馮口口之新居。可稱爲大胡同。
- 以上八處。均可與八大胡同相提并論。尙有東廠胡同。亦可稱大胡同。惟口口口之品格似較高尙。故幸免於八大胡同之列也。

■魚革之將來

美國近有製革家。偶悟以海中動物皮製革之法。試之有效。乃貢於政府。於是漁務局卽派代表。集合漁人。致

致研究。以期益臻完美。且赴各處聯絡製革家。又以急需生料之故。諄勸漁人廣貯魚皮以貨之。近已製成魚革樣品多種。頗爲精緻。不久可望成一商品也。

神仙照相

上海有盛德壇者。以扶乩請仙爲事。近更言神仙能照相云云。該社員俞君復爲文記其事。今照如下。亦一異聞也。文云本壇自得徐班侯先生靈魂照相。卽於壇上請求神仙賜照於二月十六日。常勝子示試照仙靈法。至十九日。慈佑真人又示試照法。復等以俗務冗雜。未及實行試驗。舊友吳君樸臣業照相三十餘年矣。近在南市接辦廬真照相館。一日。在丁君仲祐處。丁君告以靈魂照相事。並揭示靈學叢誌中所載各片。且慫恿其詣本壇試照。吳君疑信參半。八月初七日之夕。吳君攜照相器來壇。同人告以此事未便輕試。一須得壇上允許。二對光開鏡。須有試驗相當之人。時方清風。仙子臨壇宣示琴說。仙子素行孤介。未便以此相請。迄二時許宣畢。適常勝子臨壇。時吳君尙留也。弟子等以常勝子前有允試照相之示。因叩問能否試照。常勝子示云（試却可。姑試。但能否成就。試後再談。總之不外一誠耳。誠則或效。此與看瓊苑同理。惟有緣者方能成就。緣最熟。則象且顯晰。否則黑氣蒙蒙耳。）一時卽撤沙盤。案上僅留香燈具。布設鏡架於案前。正對神座。相距爲英度九尺。光卽常用之電燈。五十支燭光復親自對光。只見壁上瓊苑幻影。白紙一副耳。插片後。由復手開鏡帽。乾片係大紅牌。感光至速者（日光下止二三字時間）吳君謂燈光弱。照宜久。數二百字。始蓋鏡片。由吳君攜去顯影。臨行復囑之曰。此片無論如何模糊。必持來一觀。越夕吳君來詢其如何。吳君曰（不佳。但略有影耳）亟索觀。則鬚髮偉然。道貌儼然。與五月初八日常藥金仙所繪常勝子像。頗得其彷彿。乃狂喜。吳君並述顯影時之難。約費數十分鐘。且曰（若非受臨行時之珍重叮囑。則此片早棄去矣。）方常勝子臨照之後。士神示云（常勝子卽刻返苑去。他

日約明月仙子同來一照云。據此則常勝子去時。蓋已知所照之有成績矣。自是初八夕。明月仙子偕常勝子合照。照法與昨同。片不甚清晰。但辨仙子在山石上跳舞。常勝子立石洞內。旁有樹木等。此爲第二片。至初十夕。又如前布設。惟照時減短。僅數二十字。此片則爲山水畫一橫副。明月仙子常勝子在畫中極清朗。此爲第三片。當初九之夕。復寫一紙。叩問神仙自能發光。能否於暗中試照。十一夕。土神奉明月仙子命。示熄燈布設。並示（照後一洗。有無再行斟酌。）遵卽如前布設畢。熄燈開鏡。數八個字卽蓋。隨時在壇中顯影。則見樹木蔭翳。亭樹繚曲。石梁通徑。水步臨池。固絕勝之園林風景也。此爲第四片。十二夕。照第五片。似有水藻等景象。十三夕。照第六片。一劍柄上繫一荷蘆。空無依傍。荷蘆中發光一道。光中現丹一粒。以上二片亦熄燈照。照時又減短。祇數三字耳。均卽在壇中顯影。共照六片。均由復對光開鏡。後三片暗中照者。均由復親視顯影。一無破綻。可指則祇有駭詫莫名而已。且室僅方丈地耳。鏡頭距室壁。度之九尺耳。中間空無物也。第一片攝得常勝子像。猶曰靈魂未泯。來就照耳。第二片迄第六片。均於無物處照出物。或有仙靈寄託於其間。其距鏡亦遙遠。斷非數尺地可限。蓋大違乎科學之常例矣。自第四片起。熄燈試照。無光而有影。尤背乎光學之原理矣。復夙知寶愛人格。不敢以誑言弄人。且又深知此等事實。關於未來學理影響極大。尤不敢輕信以受人欺者。轉以欺人。凡以上所述。皆經細心察驗。足爲確鑿可信之保證書者也。世有好學深思之士。不欲僅封於科學已發明之故步者。盍共興起而研究之乎。舊歷戊午八月十五日。俞復謹記。

將來人類之母

現世婦女多以生產爲苦。於是多不負生產之義務。巴黎婦女。多數皆以藥物抵制受胎。甚或有已受胎而謀以藥物致死其胎者。某科學家因此憂之。窮數年之力。從事於研究胎胞之寄生法。現已發明一不可思議之方

法。據云將來之人類。可不由婦女直接生產。可由母牛間接生產。據云牛之體質。與人無大別。而其腹內。又可容異類之物。寄生於其間。倘以人類之胎胞。納入牛腹。則人類可免分娩之苦。而其女兒。又皆獲身體健康之益。唯婦女腹內之胎胞。是否能輕移動而不夭折。是爲一問題。現尙須爲精細之試驗。如人類胎胞能經此一番移動。而不呈異狀。則卽可以實行人類寄生之工作。但人類生子。皆託諸母牛。則母牛所處之地位。將與保姆同其重要。各國法律之中。予母牛之自由。必有特殊之規定。倘有無故侵犯母牛者。定必與無故侵犯婦女同科云。

■ 俄國之婚禮

俄人通例。凡舉行婚禮。必於薄暮時行之。其地點則在新婦母家之應接室中。室中燃極大之燭炬。乃行結婚之禮節。禮畢後。卽於別室中開跳舞會。以娛諸賓及親屬。跳舞既畢。乃設夜宴。饗各親友。當是時。新郎之朋輩。例於席上。以新靴盛酒。約一杯許。相與共飲。以爲祝新郎新婦之安健快樂云。

■ 各國結婚之月

英國人舉行婚禮。以於四月中爲最多。十二月及六月中次之。而五月中爲最少云。

和蘭國人則於五月中舉行婚禮者爲最多。

那威丹麥兩國則於六月七月間爲最多。

俄國則以正月二月爲最多。

法及美則無此種一定之習俗云。

■ 英國結婚之宜忌

星期日舉行婚禮則主夫婦愛情濃篤。爲司愛情之神。(西文卽 CAPID)所保護云。

星期一則主夫婦皆終身窮苦或愛情薄弱云。

星期二則主夫婦或有重婚之日。

星期三則主夫婦伉儷快樂。

星期四則主夫婦將來成有名譽。

星期五則主夫婦不和。

星期六則主夫婦將來有極快樂之日云。

■ 各宗教祀神日

星期日爲基督之祭祀日。

星期一爲希臘教之祭祀日。

星期二爲波斯教之祭祀日。

星期三爲阿西利亞人之祭祀日。

星期四爲埃及人之祭祀日。

星期五爲土耳其人之祭祀日。

星期六爲猶太人之祭祀日。

■ 英人推命法

英人以小兒生產之日期。爲小兒將來之預卜。是亦猶我國之算命談流年也。然近日英人已絕口不談此迷信。荒謬不經之學。故知之者已甚少。今所譯之一節。係英國最普通之一種云。

安息日所生之小兒必聰穎俊美且終身快樂云。

星期一則小兒必容姿美麗。

星期二則主小兒溫雅秀麗。

星期三則小兒必終身憂苦或多病痛云。

星期四則小兒將來必遠行不能久駐於家鄉云。

星期五則小兒必爲他人或父母所喜愛。

星期六則主小兒將來必終身苦力方足自養其身云。

伶人之頭銜

俛近梨園。極注意於廣告。新角色來隸。必大吹不留餘地。其銜頭尤必百無一當。識者早哂之矣。其間最多者。爲（獨一）二字。一個戲園中。往往出無數個（獨一）全申戲園中之（獨一）角色。更指不勝屈。試一數之。必啞然失笑。最有趣者。同一項之角色。而一戲單上。均印獨一。究竟誰是獨一耶。

前有某伶登臺。園主慮其弗克叫座。巧頭銜之（獨一）二字。尤未能盡其長。乃更冠以（環球）二字。惟外國優伶較之中國優伶。當作如何比較。一時實難斷定。我殊佩該園主之想入非非。去年梅郎來申。用（寰球聞名南北獨一）之榮稱。右梅者謂雅稱其人。余亦未敢謬爲贊同。

鬚生登臺。輒有（京津馳譽獨一口派鬚生）然往往童伶初出茅廬。卽用此等頭銜。不特其戲未成宗派。况

初出打泡。卽曰京津馳譽。未免欺人太甚。

第一臺有兩個特別頌稱。一爲石月明之（拔萃鬚生）一爲張鶴樓之（卓絕武生）可笑已極。王鳳卿來申。其銜頭亦頗特別。曰（青出蓋世汪派鬚生）姑不論其能否副蓋世二字。青出二字。已用得異想天開。意爲青卽出於藍。勝於大頭。然則更何必捫汪派名目。當另倡王派矣。哈哈。

汪笑儂之哲學大家銜頭用於唱戲上。奇絕。哲學與唱戲。有何關係。實不能明白。意者其所排之胡迪罵閻羅。卽其哲學之發展耶。

亦舞臺有伶隱文學鬚生張振羽。其銜頭更屬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文武鬚生之外。乃有一種。（文學鬚生）並且這（文學鬚生）是伶隱的究。究竟這六個字。連在一起。作什麼解說。且張有如此奇怪銜頭。而無聲無臭。豈不冤屈其（伶隱）之身分。（文學鬚生）的資格乎。亦舞臺上樊春樓之銜頭曰（猛勇武生）可爲確切不移。蓋樊固亦何月山張鶴樓之流耳。一味殺潑。烏足云做戲（猛勇）可云。並非虛語。但武生並不必以（猛勇）爲長也。

某稚伶登台於共舞臺。銜曰。（汪劉譚派鬚生）一人而兼三派。奈乎不奇。實則適足以表明其一派也不派耳。（半狂）

法軍中之義犬

法軍某聯隊有一犬。名嘉波賴。爲某昇傷牀者所養。常隨其主人。出入戰場。尋覓傷兵。一日某在陣地飲彈殞命。犬守其屍。跬步不離。時砲彈鎗珠紛落如雨。兩日不息。紅十字會人員。不能越出壕線。屢呼犬入營。犬終不從。彈丸墜落其旁。絕不驚懼。惟偃伏以待。迨砲火既停。會員出發。收拾死傷兵士。犬始隨衆回營。然已受傷矣。凡爾

登某隊中有一犬名狄克者。其事與此相類。惟受傷後猶不肯回營。雖由會中曳回。仍從陣後奔至第一道戰線。覓其主人。如是者三四次始已。今創傷垂愈。行將改隸。美人救傷隊。此兩犬大爲兩聯隊軍官所激愛。特予以戰事十字勳章。以彰忠勇。此項勳章。雖非真正公家之物。然兩犬佩之。可謂洵無慚色已。

西人說鬼

近來西國盛行關於鬼神之研究。有所謂鬼神專門家者。伊利德沃韋耐爾氏。亦其中之一人也。近據伊氏宣稱。比利時爲世界最多鬼之國。此次戰事之發。業已如是。推其原因。蓋由比國幅員狹小。國中橫暴殺人之事。較歐洲其他各國爲多。加以從前。『異教審判』時代之黑暗行爲。冤殺甚衆。更有於極秘密中喪失生命者。苟非厲鬼出現。則絕無人知其事。伊氏當歐戰發生時。正在歐陸各處旅行搜集關於幽靈之種種事實。聞其講述者。無不毛戴。彼共述三事。其第一事之鬼。乃出現於芒斯塹壕附近。係據兩傷兵所述。當芒斯戰役之中。兩兵恆見一老婦戴一奇異闊邊之帽。深青色之衣。屢入砲線之內。彼等初疑其爲比國農婦。繼而見彼出入彈雨中。若無其事。始知其非人類。兩人竊竊議論。有一軍曹聞之。嘍喏曰。『然則汝曹亦見之耶。此乃我母之魂靈也。彼卒於十二年前。逝時年八十二。今必爲我來矣。』軍曹語聲甫畢。突一溜彈炸裂於空中。轉瞬間軍曹已碎礫能死。兩兵昏瞶數小時。老婦則從此不見矣。又據伊氏言。比國多鬼之地。以不魯日城爲最。每年鬼出現最頻之時。在九月內第二星期前後。彼時伊有女友佛士夫人者。僑居於不魯日之某小旅館。該處詎著名之荷蘭珈琲店不遠。彼入旅館後。不知何故。卽覺心神不甯。似知該地之不吉利者。茲照錄其自述之語如下。

余居旅館第一夜。夢中驚醒。聞館中時計。正鳴一下。室中月光如水。有同白晝。余愛此明月。乃披衣起坐。開窗外望。徒見窗櫺之下。有一人面目灼灼視余。其面狹長而黑鬚如戟。眼光陰沈。與余目相觸。乃作猶笑。其惡狀

乃爲余從來所未見。余急縮首再視之。則不見矣。登榻後。轉輾不能成寐。翌晨見旅館女主告以所覩。並云此間似宜多駐巡警。女主曰。夫人毋恐。夫人所見乃一僂漢。恆於宵中行于市街。實則與人無忤也。言時旁有旅客數人。皆面面相覷。是夜余復至窗前覘之。又見此人。思以照相具攝其影。迨裝置鏡具畢。人面已隱。次夜偕友數人至聖安韜尼旅館晚餐。至一時始歸。同行者有凱克胡特君。途中余以所覩告之。並曰。此時乃此怪人出現時也。言時轉一街角。旅館已在望。余心房驟震。月光皎潔。一如前夜。然不見人影。凱君送余至門首。方欲作別。突有人以手緊握余肩。痛甚。抗聲而呼。凱君驚曰。何事。夫人病耶。余曰。誰在余後。凱君該曰。我耳。別無他人。余惘然曰。余適恍惚似有人攪我之肩耳。卽別凱入室假臥。次晨視肩頭。有青腫痕。如爲指甲所傷。是日卽遷居他處客館。偶與女友言前所居處。彼驚曰。汝曾見鬼乎。余乃強笑佯爲不知者曰。鬼耶。慎勿告我以處。女友曰。汝猶不知乎。從前西班牙人佔領此城時。有西班牙審判員某。居於該屋。於屋中挖掘地窟。判令無數窶女人。入窟受刑。慘死者甚衆。現在地穴尙有存者。作皮藏薪炭之用。相傳時有羣鬼出沒。鬼形其夥。最著者爲一狀貌最猶怪之男鬼。人言或卽西班牙審判員之幽靈也。此鬼往往見諸人地窟之階級上。亦見諸甬道中。旅客被其握肩者。時時有之。當三百二十年前。彼捕得弗郎特斯之新教徒。輒以巨掌緊攪其肩。耳語之曰。聖母需汝矣。今死後猶不忘此故態耳。余曰。此說皆信乎。曰。此間人靡不知之。余友曾在該旅館日擊者亦不乏人也。（以上皆佛士夫人所述）

狄囊鎮外樹林中。相傳有一女鬼。視其貌約十八九歲。騎一白馬。時時往來其間。從洛文至瑪琳之道中。有一小池。上有松樹三四株。濃蔭密布。相傳係一鬼窟。據伊氏言。犬馬至其處者。往往驚嘶不前。有畫工二人。嘗於午後散步道中。距池數十武。忽所攜之犬。立定驚顫。驅之。均不肯進。三人乃棄犬前行。以窮其異。迨到池畔。徒覺大震。見一物以大布囊。半浮水面。方瞳目注視。布囊中有物擾動甚烈。倏見對面樹林中。有一慘白之人面。愁眉苦眼。直射彼等之身。二人悸極。反身狂奔。直至所居之旅舍。始敢喘息。旅舍主人聞而歎息曰。君等幸而急走。

否則所見所更惡。日落後。近池鮮有人蹤。後其慎之。詢之鬼之來歷。則曰。從前池旁。曾有某姓一家。均爲人謀殺。兇手迄未戈獲也。

■ 奇怪之計

頃于報端。見一奇怪之計聞。閱之殊可噴飯。照錄如上。恕計不週。顯考余公諱俊字明齋。不幸生子無狀。隸籍革黨。棄家不顧。當內隆戰爭激烈。避處近內江縣城二十里之松柏寨。民國七年一月十五日。敵軍入寨搜索。知不能免。墮城而卒。勳哉。溯顯考生於民國紀元前之辛酉歲八月初九日寅時。距今享壽五十有六。僅（不孝蘭宗）視視舍殮。（不孝蘭陔）因獲罪滿虜。迭易姓氏。辛亥之役。唱義於晉。始定名爲（公孫長子）現羈四川靖國軍參謀長職。（不孝蘭解）現任宣漢縣徵收局長。（不孝蘭濱）現尙奔走戎間。不卜行跡。（不孝蘭薰）現任黔游擊軍總指揮部軍法長。（不孝蘭心）游學滬上。得耗遵禮成服。就各地展奠。一俟逆黨殲滅。卽行奔喪。詎期安厝。凡屬族親世友軍誼。恐馳計不及。特再報聞。棘人公孫長子蘭言。蘭濱。蘭薰。蘭宗。蘭心。孫公孫烏。次傳泣血稽顙哀啓者。國仇未復。軍事倥傯。旣無暇晷。復無甯日。僅定八月九號。在綏定舉行喪禮。以遂孤哀。凡屬父執先進。以及至親好友。聯軍同志。慟先君之慘烈。憫孺子之悽愴。寵以文詞。唁語。或交成都浙江館。援陝第二路留省辦事處。范君春膏。或交重慶民蘇報。或直交順慶。援陝第一路軍法處。余節。或直交綏定。援陝第二路參謀處。公孫長子。無任感泣。謹此附聞。

■ 宣統賣字

清室邇來用項浩繁。所有貴重古物。多已售罄。留存者無幾。瑜瑾二太妃其憂之。茲特命宣統常書各體字多

件。託人出售。日前交通部某公乞其書中堂一幅。計出洋八百元云。帝王末路。一至於此。可笑亦可憐矣。

詩丐降乩壇

無錫某君。素迷信鬼神之說。惟性極殘忍。俗諺所謂口裏念彌陀。心裏毒蛇窠者是也。近約友人數輩。在家爲扶乩之戲。奈符咒不熟。雖叩頭如搗葱。乩仙終不降臨。觀者無精打彩。頗多倦意。某君恐諸人乘興而來者。敗興而去。遂焚化捉神咒。以博觀者一粲。此符據個中人言爲扶乩者非有急事。萬不能用之符。無何果降壇矣。觀者莫不交頭接耳。共驚神奇。少頃。於沙盤中寫出一詩曰。差向播間效拙謀。吹簫聊作五滿遊。蓮花唱罷渾無事。獨立溪頭逐浪鷗。吾南漳詩丐李公約也。有要事赴燕臺。爲捉神符所攝。不知有何急事見詢。某君遂以硃書黃紙曰。良宵無事。借此爲戲。仙君既肯降壇。且能詩。請再賜一首。叩頭焚化已。二扶手（卽扶乩左右之兩人也）不假思索。提筆立成。題曰古墓。詩曰。鬱鬱佳城入望賒。銅駝鐵馬夕陽斜。殘碑橫臥西風裏。古木蕭疏噪暮鴉。蔓草萋萋映夕暉。飛來蝴蝶不成灰。讀殘短碣模糊字。濁酒何人奠一杯。詩意既古雅。書法亦工整。見者莫不嘆服。如此久之。問答甚多。及午夜。各有睡意。遂烏獸散。某君乃焚符請退。不驗。大駭。再扶之。則於沙盤中書曰。余落拓無家。今應友人之召。兼程赴京。汝等以遊戲之故。強余降壇。誤我要公。來既非出本願。去亦不能由汝作主。某君大驚。遂一面念咒焚符請退。一面叩頭懇情。詩丐不應。某君不得已。乃熄燭滅燈而寢。行未數步。祇覺陰風陣陣。臨面作寒噤。鬼聲啾啾。入耳而膽落。某君計無所出。乃肅衣冠。長跪竟夜。陳悔過意。並請勿噪擾。達旦急延善扶乩者。爲之禳解。並焚化冥鏹。以爲詩丐之酬云。此亦迷信神權者之一段笑史也。（覺人）

圓光術

杭垣有某翁新賦悼亡。思念殊切。會有術者謂能圓光。乃於前夕。召至家中。欲一覘亡若之究竟。其人先以白布一幅。懸之壁上。焚符誦咒畢。謂翁曰。世之操此術者多矣。但惟令兒童視之。舉所見以告。予術不然。翁試觀之。必有所覩。但他人則不能見耳。翁如言。屏息凝視。初覺輕煙淡淡。籠罩布上。繼則隱隱見有人影。髻髻一老佛婆。手執串珠。作誦佛狀。術者曰。此尊夫人前生也。苦修數十年。故今世得生富貴家。試再觀之。轉瞬間。忽見亡者珠冠霞帔。出與家懸之影像。略無稍異。然如電光石火。一瞥即逝。術者曰。幻相耳。何可久。漢武帝之重見李夫人。即依此術。試更觀之。已而見一襁褓婦人。懷中紉一嬰孩。行乞於途。狀甚悲慘。翁大愕。及再視之。則寂無所覩。術者曰。此嬰孩即尊夫人後生也。十年後。尚有一面之緣。以下之事。非翁所宜知。亦非翁所忍視矣。翁聞言。知必無良好之狀況。嗒然氣沮。因言亡者生前。並無過惡。何墮落至此。術者曰。佛氏有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吾何知焉。斂具謝翁而去。（夢花舊友）

■ 彭玉麟放生之魚

松江秀野橋北有放生池一所。池中有黑魚一尾。頭上黃白點花斑甚多。土人因稱爲癩癩頭魚。身長五尺有奇。平時伏在水底。食小魚爲生。有往觀者。以焚製之饅頭爲餌。始能一見。一口能吞食十餘枚。父老相傳。此魚爲前清彭剛直過松時。購白魚肆。因見魚身過大。乃以放生。距今已有六十餘年云。

■ 日本式之漢詩

頃讀日文某雜誌。載有非狗不得兔一詩。評曰。出語渾成。不傷大雅。十二禽湊合。有典有則。所謂日本的漢詩是也。詩曰。

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不爲兔。復子明辟尊且親。天下諸侯非期遇。復哉復哉。龍騰天步。上下何常。國經大故。進如貽鼠虎耽耽。昔乃覺藻今狼顧。歷山與汝貉一邱。茅馬陶人弩爾慕。魚酒恆薄邯鄲園。吾履霜喪驚白。露夜白牝雞非。顛倒何裳衣。朽木不重兆。鶉火陽已微。毋教孫升木。移易牛羊腓。三年寅叢棘。龜蛇慎伏機。月雖畢濁豕皆涉。輿脫輻中如何接。

山西人之歌謠

余鄰居許君。爲晉省陽曲（卽舊太原府山西省會）人。家有一母一妻。暨兩兒童。其母撫弄幼孫時。口中常作歌謠。余初聞之。頗不解。日久乃能辨其音義。今記錄之。以博讀者諸君一粲。并供研究習俗者之參考。（一）拉大裾。扯大裾。舅父門前唱大戲。請閨女。喚女婿。小外甥兒亦要去。（二）房上是誰。張古老。你口裏吃的是甚甜酸棗。我吃一個却莫了。（三）狼打柴。狗燒火。貓兒上坑捏窩窩。捏下三個好窩窩。我一個。你一個。該咱放羊老兒丟一個。又其頭九二九之歌謠。亦與他處不同。今並錄之。歌云。頭九二九。掩門叫狗。三九四九。凍破對口。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河不開。八九鴻鴈總要來。九九又一九。蟲蟻遍地走。（赫赫）

醫書之妙解

醫庸殺人。不操刀矛。其流毒社會。實不可以勝道。卽以鄰醫章某論。粗讀醫書。不求甚解。自懸壺以來。服其虎狼之藥。而死於非命者。指不勝屈。今年六月。同鄉某家童子偶占小恙。延章診視。章謂其病熱宜通。邊用麻黃一兩。識者謂麻黃藥性劇烈。過多恐致患。章邊起而辯曰。某種醫書不云乎。麻黃不可輕用。然則麻黃不重用。何能見效。識者知其妄。力爭不勝。旣而童子服藥。汗出不止。逾一小時。死矣。又余友張君之母。亦以服章所開藥方。年

老質衰。過於疏通。腹瀉不止而逝。竊嘗謂中醫非儒者不能通。以爲方書深奧。參透難也。若夫章某。則並普通文義不之解。亦復自命醫生。宜乎其草管人命矣。噫。

程德潛出家

前江蘇都督程德全。性頗達觀。卸職後隱居林泉。不問世事。每日讀經供佛。消磨殘年。暇則赴常州天甯寺。與諸僧閑談。深得定戒慧三昧。寺人敬崇之。而程亦屢欲出家修行。卒因未得機緣不果。迨今年七月初。寺僧方丈雅開氏。因瑣事與諸僧不合。告退。士紳挽之無效。乃至常熟虞山修行。寺中從此遂無人主持矣。情事實繁。多方丈一席。未便久懸。由士紳等開會謀維持方法。僉謂應公聽有名望者充之。惜寺中諸僧類多無才無能之輩。遂商之程氏。請其出家來寺主持。程氏亦慨然允諾。於上月初。布衣長袍。束裝到常。僅帶一僕人。絕無富貴氣象。到寺後。由衆僧開會歡迎。程氏常衆宣言。來寺誠意。並實行受戒。錫杖袈裟。完全一和尚矣。近聞程氏在寺除管理寺事外。每日讀經習字。頗得至樂云。（小菟）

信口而談

昨與數友。小飲於大雅樓。座中有某少年者。言大而誇。適一客偶言西湖風景。甲於中國。某亟應曰。然。吾在杭州。固十餘年矣。又一客言漢口商業。盛於上海。某又曰。然。吾在漢皋。且八年之久矣。少頃。復一客於閒話中。言及天津水災。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不知近日已回復原狀否。某聞之。又曰。天津耶。吾於二十年前。曾卜居於紫竹林。光復後。乃束裝南下也。一滑稽者突起而問曰。尊庚幾何。答曰。二十有四。滑稽者大笑曰。然則君在各處。必無若干年。當縮短其時期。否則君之年歲。至少亦四十以外。當延長其甲子矣。某不能答。舉座皆笑。予亦爲之軒渠不

止。(秉恬)

戒吸香煙之奇論

某校課試國文。題爲戒吸香烟論。一生作云。香煙之不可吸。人盡知之矣。吾謂他種香煙不可吸。惟飛艇香煙獨可吸。何則。強盜者。害人之人也。單刀雙刀者。殺人之器也。他如喜鵲。如包車。如雙喜。三喜之類。更卑卑不足道。惟此飛艇。則翔翔於半天。而高出乎地球之上。大小炸彈。隨地拋擲。可以破敵人。可以平亂黨。卽倡言帝制。力主復辟之大帥。亦將望而寒心。聞而變色。且我國尙無飛行家。而此則純粹國貨。非舶來品。斯尤難能可貴者也。故曰他種香煙不可吸。惟飛艇香煙獨可吸也。(前人)

勸世之俚言

記者一日至孟淵旅館訪友。聞樓下有撥絃歌者。知爲乞食者流。初未介意。繼因其音節頓挫。悽楚可憐。靜聽之。辨爲嫖界勸世文。苦於記憶力有限。乃予以百錢。令口述一過。援筆錄之。

(唱) 茫茫孽海千重浪。無岸無邊萬里長。諸君要知我生平事。且聽我從頭敘一場。我本姓是張。我家在維揚。我上無兄長下無弟。我半百雙親都在堂。十三歲。進書房。十八歲學經商。二十一歲掙銀兩。念五歲上到申江。終年出息六七百。天生快活是洋行。大不該。上人當。大不該。受大誑。大不該。三朋四友在堂裏。大不該。迷戀他。千嬌百媚的女紅妝。花酒擺過多少次。麻雀又過多少場。闖不開煙花障。辜負了好時光。可憐今日賸一個空囊。思想起。淚汪汪。欠下多少風流債。害了一身惡毒瘡。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終朝乞食沿街唱。到夜來。雨打風吹宿

路傍說不盡悲傷。寸斷了肝腸。（白）料想我這身子呀。（唱）終歸是黃浦牛葬。準備見閻王。終歸是黃浦江中葬。準備見閻王。

搬山頭

某古董肆代裱字畫。其主人固老古董客。精於作偽。凡絹地之畫。在他人無法可想者。（凡紙地畫。可以揭其紙之上層。而僅留下層黯淡之痕。描以彩黑。即與原畫無異。裱之。畀原主。而匿其真蹟。另售。絹地者。則不能也。）彼則裁去其上半張之山頭。另以新絹染色。接之。使與原絹無異。復使名手依樣補其畫。返諸原主。而以截下之山頭。另接新絹。復依樣臨成全幅。燦之染之。使上下絹成一色。然後裝潢出售。一般賞鑒家。每從題款及圖章山頭等處鑒別真偽。無由覓得破綻也。其名曰搬山頭。設想之。高手段之巧。真可謂匪夷所思已。（知白）

電話中之問答

（甲）那裏。（乙）黃公館。你那裏。（甲）先施公司。（乙）我問你。你家有甚物件可買。（甲）物件多得。要甚麼。有甚麼。（乙）我家主人。立刻就來。你要好好招待。（甲）你家主人是那樣人。我不認識。（乙）是女主人。坐汽車來的。（甲）我這裏來的女客很多。坐汽車來的也很多。（乙）我家主人帶一車鈔票而來。要買回一車珍珠的。（甲）不要尋開心。你是甚麼人。（乙）我老實說罷。我叫滑頭阿四。在馬路上。很有名氣。并不是甚麼黃公館白公館。女主人男主人。對勿住。再會罷。（甲）哼。（秉恬）

醫生之言

昨於酒肆中遇一友醫士也。告子曰。某自本月二十二號星期一起。至二十六號星期六止。一來復中。醫一百十五人。內男子七十四人。女子四十一人。

男子患神經病者二人。汽車碾傷者一人。機器軋斷手指一人。普通內外症二十六人。染梅毒者四十四人。女子患血崩者三人。經水逆行者一人。普通內外症十五人。染梅毒者二十二人。

男子完全醫愈者四十八人。未見增減者十七人。加劇者八人。死者一人。（即汽車碾傷者。）

女子完全醫愈者三十人。未見增減者十二人。加劇者無。死者無。

子訝曰。子頃言醫女子四十一人耳。今乃有四十二人何也。彼擦髯微笑曰。是有故。蓋一女子懷妊十月。患寒疾。服子藥。一汗而愈。是日呱呱者。滴墮地。得一女。母女均安。故多一人耳。子何疑焉。前入。

學校物語

城內某學校。教員公正。功課認真。邇來作學校物語三章。以勉學生。淺近說法。誠勸學之苦心也。錄於左。

時計云。滴滴滴滴。好光陰。須兢惕。人生百歲亦易過。歲月一去何從覓。聽我報幾時。聽我響四壁。黑髮如不勤。白頭自貽戚。勸君作輟有定時。勸君寢食有準的。倦則休。腦與養神。暇則計功與考績。滴滴滴滴滴滴。

課鐘云。鐺鐺鐺鐺鐺鐺。學生就座。教員上堂。國文朗誦。算術問方。歷史地理問答。手工圖畫。精良。理有實驗。英語多講章。唱歌合級。體操同場。功課未畢。學業毋荒。歲月最易逝。男兒當自強。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傷。鐺鐺鐺。

鐺鐺鐺。

啞鈴云。各各各。各各各。民不強。國真弱。縱屬文人。須諳武略。內無一日之燕安。外有四鄰之鷹博。但求身體康健。各具軍人資格。幼年兵法學孫吳。壯歲戰功同衛霍。試看小子圖自強。何患外人肆威虐。各各各。各各各。阿

三條腿

日前某新劇大家偕友茶話於福祥里月蟾校書處。頗友曰：此校書乃子友某君。即大名鼎鼎九尾龜著作者所轉荐。君試觀其丰神何若。友注視良久。謂某曰：既經章秋谷先生鑒定。當然不錯。只可惜是個三條腿。某愕然不解。友笑曰：畫上的蟾不是每每只畫三條腿麼。某始恍然失笑。

雞蛋先生

山東某鄉學究于某。教授私塾。其文理不通。誤人子弟。猶其餘事。更可駭者。學東家供給飲饌。渠必格外挑剔。菜飯不稱意。則笞學生以洩憤。偶食饅頭。檢出一毛。笞學生五十。又食韭菜。嵌入齒內。笞學生一百。或勸其稍減威福。則狂呼曰：彼等侮謾師長。其罪匪輕。爾局外人。勿得干涉袒護。衆知其不可以理喻。相率絕交。好食雞子。屢囑學東。每食必具。因此村人共呼之爲雞蛋先生。憶前數年濟南法政學校教員張員爲學生解析地瓜一物。至一星期。尙未講完。皆稱之爲地瓜教習。今復有一雞蛋先生。可謂無獨有偶。

新婚諧聯

近時喜聯有用新名詞構成者。如（與巾幗中結小團體。爲世界上造大國民。）切則切矣。未免有傷雅道。前日余友某君與張女士結婚。予因欣然往賀。見有喜對數聯。頗可發噱。茲特錄之。以博閱者諸君之一笑。（森）

黃花破萼香初透。

紫蟹團臍味正濃。

着手揣摩生理學。

熱心研究國民軍。

一而二二三陰陽漸化。

萬取千千取百上下交征。

小陽春候賣錫聲

愛多亞路昨有一賣梨膠糖者。手拉風琴。引吭高唱。頗娓娓動聽。途人皆爲駐足。霎時間圍者如堵。記者亦少竚而聆之。約憶歌辭如下。

（揚州賣糖調）奉勸我們中國人。快快要把夢來醒。日美條約成。外交風雲緊。我們堂堂大國民。豈受保護依東鄰。國威何存在。丟臉老百姓。到處被人欺。苦死弱國民。上上下下聽一聽。自己弟兄不要爭。你有愛國心。他有愛國心。外國人就不敢來欺凌。我祇想發財。你祇想爭權。亡國奴世世害子孫。你要中國興。先把良心平一平。若然聽了還不懂。應該買我的糖吃長聰明。（白）喂大家買（又唱）一隻銅板的小意思。同胞義氣頂要緊（菊影）

新蓮花落

前日於芭廟前。見一人衣服襤褸。面目憔悴。手執檀板。抗聲而歌。沿門乞銅元一枚。予之。則欣然去。不予。亦不較。予聞其歌聲激越。悲壯蒼涼。知非尋常乞食者流。徐行從其後。諦聽之。得約略記其歌詞。誌之於下。

得錢能壯英雄胆。無錢逼死英雄漢。俺如今落魄在江湖。黑夜茫茫前路暗。
九日晴天一日陰。陰天最怕雨淋淋。暮天涯。呼不出一碗王孫飯。漂母而今何處尋。
人去西方不復歸。水向東流不復回。今宵有酒今宵醉。莫管他來朝是與非。
春風二月百花香。秋來又見菊花黃。日月如梭人易老。到頭來。都是黃糧夢一場。
富貴榮華不常在。多少桑田變滄海。海枯石爛也有時。只有那虛空長不壞。
世態炎涼有轉移。而今這世態更離奇。四萬萬人皆女子。並無一個是男兒。
其餘不免詞涉鄙俚。且亦不能盡記。略焉。(秉恬)

賣字潤格

某著名書家。自定潤云。以余之公忠氣節。人每喜得余書。而交識遍海內。悉應不易。爰定潤格焉。且也幽蘭在谷。縱超凡俗。亦不克無因而存活。今茲有所澤潤。未始非所以保其芳操之道耳。如此潤格。真少見矣。

村學究之詩

蘇州城外某學究。好吟詠。自謂格律精嚴。無一字無來歷。並自下註解。記者曾見其近作七律一首云。蘭梳髮待搨妝樓。(言其女蘭姑梳妝雖畢。其髮尙待搨油也。)望我街還手桂油。(言自街上還家。手持桂花油也。)家白燒鍋香惹口。(言其家兄燒一白鴨。鍋中香流。我但聞之而未得食也。)內黃質庫沒空頭。(言其內人有金挖耳。已入典庫。若不贖出。將沒去而頭上空空也。)偷光板鑿騎紅馬。(言入夜無燈。鑿壁偷鄰家餘光。以便其妻之上馬桶也。)踏水車高氣黑牛。(言水車重而安置又不得法。黑牛踏車獲苦。常氣喘不止也。)二鼓

牀嘜明贖挖。(言二更天。其妻猶牀上嘜叨。嘜明日贖出金挖耳也。)隔三婢約看龍舟。(言再隔三日。便是端陽。其妻已約兄嫂往看龍舟也。)(阿祿)

滑稽喜聯

前日爲余友某君納妾佳期。車馬盈門。賓客滿座。記者亦往道賀。見新房中懸聯甚多。惟有一聯。純用新名詞組成。吐噀風雅。諱而不虐。洵佳作也。茲照錄之以供同好。(鵠)

華盛頓爲美人總統。

哥倫波得新地殖民。

小五兒之關書

北京俗人。尙小雲胞弟。乳名小五兒。年十二歲。頗喜學戲。此次由譚小培及聽花介紹。投入富連成社。社長葉鑑真名下學戲。所訂證文如左。

關書大發。

立關書人尙小雲。今將胞弟小五兒。年十二歲。情願投在

葉師名下爲徒。學習梨園。七年爲滿。言明四方生理。憑憑師父代行。七年之內。所進銀錢。俱歸

葉師收用。無故不准告假回家。倘有天災病症。各由天命。如有私自逃走。兩家尋找。年滿謝師。但憑天良。日後若有反悔者。有中保人一面承管。立口無憑。立字爲證。

立關書人。

尙小雲押。

中保人 譚小培押
中保人 迂武雄押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初二日吉立。
陰歷丁巳年十二月念一日

祀竈趣談

陰歷十二月二十三爲醉司命日。祀竈者多在念三念四兩日。俗有軍三、民四、龜五、兔六之謠。語出無稽。不知所自來。昨有輕薄子。忽謂一人曰。君家祀竈爲念五耶。抑念六耶。其人答曰。然。吾固念五者。但吾家祀竈。隨世而降。吾祖爲念七。吾父爲念六。吾則念五。至吾子則念四。吾孫則念三矣。輕薄者大赧。夫人必自悔。然後人侮之事。雖瑣細。卽小可以悟大。

民間於是夕。以糯米作飯。謂之灶飯。人各一碗。分而食之。習俗相沿。每於家人之外。多備若干碗。爲增進人口之兆。寓虹口某公館之主人翁。昨竟購米一石。造飯五鍋。分作百十碗。大呼特呼曰。恭喜明年添丁進口。此種迷信。竟出於縉紳先生。抑何可笑。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此千家一律之灶聯也。予友張君。素工翰墨。本此意旨。另撰一聯云。上天去。有甚話說甚話。下界來。在一家。保一家。眼前語一經運用。便覺新穎異常。（秉恬）

測字奇談

昨於邑廟前見一測字先生。席地而坐。壁懸布招。書率真子賣卜五字。圍觀者甚衆。生涯似頗不惡。予小立約二十分鐘。見其批決數事。頗具機理。似非尋常江湖之流。特爲誌之。（秉恬）

一人拈馥字。問流年若何。批曰。春夏秋冬。各有不足。解曰。馥字左偏。隱春秋兩字。右偏。隱夏冬兩字。然俱不全。故曰不足也。

一人拈戈字。問謀事成否。批曰。七顛八倒。終是不成。解曰。戈字之一橫一鈎。似七字而實非。一點一撇。橫看乃成八字。是七顛八倒也。成字缺去兩筆。故爲不成之象。

一人拈甫字。問財局衰旺。彼應曰。有不多。批曰。用則有餘。補則不足。解曰。甫字全體。似用字而實多。故曰有餘。若補字則僅有一半耳。非不足而何。

一人拈駱字。問經商得利否。彼搖首曰。不佳。批曰。馬行半路。忽然失足。解曰。駱字左爲馬。右爲各。各字乃路字之半。而缺去足傍。宜有是占也。

最後一妙齡女郎。出其纖纖之素手。拈得一春字。忸怩而言曰。今有一事。得諧與否。請先明言之。不必奉承。一彼微笑曰。此卜婚姻也。恭喜恭喜。必成必成。乃援筆批曰。三陽開泰。秦晉相聯。女郎不待其解說。卽付以值。嫣然笑掉頭。逕去。意態之間。若不勝其喜者。

學校綽號大觀

近來滬上各校之學生。幾無一人無綽號。而其所有之綽號。又無一不奇特。無一不令人發噱也。余嘗爲此事。在某校調查三月之久。而其結果。則某校學生五百餘人中。有綽號者。竟多至四百七十餘人之多。今卽將此綽號之中。尤爲有趣者。錄之於左。以博閱者諸君之一粲。（振仁）

（甲）綽號之屬於動物部者

（一）禽獸類 三腳貓 小白羊 狐狸精 金錢龜 野兔子 黃鶯兒 豬頭三 黃鼠狼 矮脚虎

(二) 魚蟲類 四脚蛇 大頭鯉魚 老蟹 單足螳螂 黃花魚 蚌殼精

(乙) 綽號之屬於歷史部者

(一) 男子類 五無窮 明太祖 小孫行者 白面曹操 黑呂布 暗洞裏諸葛 小相如

(二) 女子類 小西施 蘇小妹 賽楊妃 河東獅 林妹妹 趙飛燕 秦可卿 黃太娘

(丙) 綽號之屬於地理部者

揚州阿二 蘇州阿三 老上海 徐侂無錫 山東鬚大 常州赤老 鎮江癩三

(丁) 綽號之屬於植物部者

(一) 花果類 牡丹花 真白菊花 黑菓子 月月紅 白蘭花 紅桃子 白洋瓜

(二) 樹木類 阿木林 黃楊樹

(戊) 綽號之屬於金石部者

金剛鑽 吸鐵石 水晶燈

(己) 綽號之屬於雜部者

海王星 小和尚 大板桶 麻大王 小愛司 (外國音) 蔓利美 (外國音) 火輪船 黃包車

夫 道學先生 茶館老板 阿彌佛 酸溜溜 劈烈火 吹牛大王 小頭鬼 (讀作九) 香煙鬼

騙術三則

昨晚余偕友啜茗於同羽春茶樓。忽來一相面人。衣衫襤褸。頻頻謂余友曰。先生氣色大佳。談談何如。余友搖首卻之。相面人見不達目的。乃強聒以辭曰。先生骨相。貴不可言。且雙眉直拔。不憂吃着。耳目不同。一世不窮。鼻

若懸田。腰內有錢。口如牛一。終身有吃。其人口中正滔滔不絕。忽聞有聲清越。余友奉以一拳。相面人見勢不佳。抱頭鼠竄而去。余爲之大愕。余友憤然曰。君知之否。余曰否。敢請其說。友曰。彼等見不遂所欲。每以此種謔言欺人。其言似諂。而實罵也。蓋雙眉直拔（卽八）乃一真字耳（卽二）目不同。乃一相字。鼻若懸（卽玄）田。乃一畜字。口如牛一。乃一生字。連屬之爲真相畜生四字。非詈人而何。此類杜撰文字。在若輩掃地之斯文人。方自以爲用計。良可惡也。余疑團頓釋曰。該打該打（宛青）

前晚。偕友徐君。在同羽春喫茗。當時有一衣衫襤褸之相面。向徐君纏擾。徐置之不理。相面者亦卽自去。繼而徐忽現驚惶之狀。曰。不好不好。余詢以故。始知徐君兩鞋。已不翼而飛去。後在椅下覓得破鞋一雙。恍然大悟。蓋當相面者與徐談話時。已在桌下暗將徐鞋掉去。而徐不之知也。先是徐因盤膝而坐。鞋遺於地。遂被相面者所注目。旁有知其事者。謂近有一種無賴之徒。專藉看相爲名。行使其鬼蜮伎倆。亦小黑幕之一也（福源）

甲寅秋。余客滬上。一日。至滿香樓品茗。見有賣畫者挾畫入座。中客爭先趨視。中有山水一幅。甚不工雅。一客欲購之。問價若干。賣畫者答以六金。客似嫌價昂。反覆審視。以貨價相當與否。徧詢座中人。余未答。有孫姓者。信口應之曰。此畫之值不及此。客亟應曰信。遂作罷。賣畫者快快甚。謂孫曰。吾買賣將成。而先生破壞之。其欲留爲己有地乎。孫曰否。賣畫者笑曰。然則先生何事打破買賣爲也。孫不能答。座中六七人皆起。僉謂先生不購此畫。於理不合。孫無奈。出洋六元。購其畫。而實則不值一元者也。未幾賣畫者先去。而適間起立發言之六七人相繼去。始知其狼狽爲奸也（鳳庵）

■ 堪輿家之國家大計

北京市政公所。擬於化石橋穿城通路。計畫久定。迄未實行。近頃聞將動工。忽又停止。外間殊莫名其妙。嗣據

訪聞。乃係素精堪輿之某前統領。向極峯極力阻止。又遞呈圖樣於□□□□以證明其說。因而穿城之計。又復梗滯。茲訪得其呈稿。特錄如左。以供留心國家大計者之評判焉。

敬呈者。竊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以象示吉凶。筮以數示禍福。此隱而微者也。國以都繁安危。城以門關盛衰。此顯而著者也。故周之遷幽下洛。吳之水門陸門。徵之往古。事效顯然。時會雖有古今之不同。然天不變道不變。則象數之消息。人事者。古今亦不能或異。今就北京都城論之。金天德三年。始岡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瑩浩等增度燕城。城門十三。以燕爲中都。府曰大興。定京邑焉。元至元元年。都中都。四年始於都之北。建今城。而遷都。九年改大都。城分十一門。至正九年庚申朔。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甃城。明洪武初。改大都路爲北平府。縮其城之北五里。廢光熙肅清二門。其九門仍舊。各門仍建月城外門。永樂四年閏七月。建北京宮殿。修城垣。十七年十一月。拓其城之南面。共周圍四十里。正統二年正月。修建京師九門城樓。月城更名麗正。爲正陽。文明爲崇文。順承爲宣武。齊化爲朝陽。平則爲阜成。其餘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四門。仍舊。滿代亦悉仍九門之舊。不加更改。惟修整壯麗而已。此北京都城建置沿革之概略也。謹按九門制度。其象則本於河圖洛書。其數則本於陰陽奇耦。正陽在離。崇文在巽。宣武在坤。一奇二耦。扶陽之象也。朝陽在震。東直在艮。阜成在兌。西直在坤。一奇一耦。抑陰之象也。德勝在壬。安定在癸。自爲奇耦。陰陽交媾之象也。九門之制。至當不易。長治久安。實基於此。誠以金之十三門。元之十一門。明清之九門。一比例之。其國祚之修短。人事之得失。稍讀史者皆能言之。無待贅論矣。自民國四年。卽陰歷乙卯五月初四戊寅日丁巳時。正陽門經始拆改。閱數月而帝制之事起。閱二年而復辟之事又起。各省既無常日。而京師又岌岌動搖。蓋是門經拆改而後。其象爲孤立無援。其數爲四分五裂。而人事卽因而應之。今又聞欲拆化石橋城牆。書開一門。直達香廠。區區之見。竊謂不可。今夫門必有關。關其氣始聚。甃城者。城門之關也。門外無關。則氣從八方而來。復從八方而去。此門既直達香廠。南北馬路。必取直線。

如射脅之箭。穿腮之魚。此其象之不吉者也。坤爲釜。爲葉。爲柄。爲囊。爲闔戶。今門在末方。未爲坤之初爻。動則變坤爲震。自相克賊。是破其釜。散其衆。倒其柄。解其囊。自壞其門戶。此其數之不吉者也。當道者擬闢此門。無非爲振興市面。便利交通起見。然振興便利之事。固有重且大於是者。且此門一闢。則京城或蒙重大影響。是欲爲市民開百年之利。反令其不能得一日之安。得失之數。無煩再計。或謂象數之說。本我國迷信家之嚮言。西儒湯若望。則數百年前。以學游於我國者也。其論北京建置。嘗謂陰宜收斂。陽宜開廣。棋盤街房屋閉塞。宜禁文德武功兩坊。相配宜修。足見天人合應之理。中西學說。並未殊途。而且正陽樓門。歷年至今。依然關閉。雖曰沿習。必有其故。前門一改。國家日以事多。其事甚著。其理甚微。固未敢執途人而語之者。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某研究象數三十餘年。管見所窺。杞憂竊抱。以爲化石橋一門。萬不可闢。正陽門一門。亟宜修復。用敢不避瑣屑。奉陳。伏候鑒核。

甘肅之風俗

余友石君光燠。煦民。自去夏畢業南通師範。卽應甘肅狄道縣師範學校之聘。昨接其來函。述及該地之風俗甚詳。茲節敘其大意於次。想亦諸君所樂聞也。與。

該地風俗。男女之界極嚴。女子外出。必蒙布於面。蓋猶不失我國之古禮。布之薄。可以見人。然人不之見也。但非遇必要之事。如戚家婚喪之類。女子斷不外出。以故街市之上。絕無婦女足跡。外出必乘馬。亦常例也。

女子未嫁。一律髮辮。故一望而知其爲處女。若至既嫁之後。則一律結髻。髮辮也。結髻也。實不啻女子嫁否。唯一之標識也。蘇俗有所謂開臉者。彼處則絕未聞有斯項手續云。記者居嘗與甘肅同學蕭君譚及此事。蕭君亦曰。余初到通時。見未歲年之女子。皆已結髻。深爲駭異。以爲斯土女子嫁人。何若斯之早。至今疑團猶在胸中。到

聞子言。適恍然大悟矣。

女子多纏足。天足者亦有之。但不多耳。記者亦嘗以此事詢諸蕭君。蕭君天水縣人。據云白狼之亂。天水受害最大。婦女之纏足者無不備受姦污。既蒙莫大之激刺。故今日纏足之風。爲之一變。則白狼之教訓爲不可沒也。該處天氣極寒。八月以後。至明年之三月。一般居民。非皮不溫。非火不暖。宿榻用土築成。夜間置火盆其中。一睡醒來。覺愉快非常。蕭君初來通時。亦頗不慣。去歲暑假。天氣炎熱。蕭君雅不欲進飲食。僅於晨間吃稀飯一盤。斯可知習慣已成。一時難移。爲非虛矣。

甘肅多山。人口稀少。民食以麥豆爲大宗。麵包豆餅。不一日或缺。石君初至其地。頗不慣。久亦相習。無事。據云該處吃麵。不用油鹽。僅具蒜葱醬醋數事而已。蕭君初來通時。亦覺食不下咽。勉食少許。腹痛而漲。要亦習慣使然也。

魚爲該地住民所不食。蓋亦無此習慣也。無論男女外出。必需二人同行。否則必爲狼所害。獵者獵狼切忌爲狼所見。否則狼雖中槍。要必撲殺其敵而斃。每殆十而八九之事實也。

波蘭總統略史

波蘭改建共和。所舉總統爲有名之批亞諾。(鋼琴)大家巴但甫斯基氏。據大阪朝日新聞通信員太田黑元雄君述。巴氏略史云。巴氏生一八零六年。波蘭人。年三歲。奏批亞諾。已略能成調。迄七歲。始從人學。自後在華爾沙專心研究。藝乃大進。其第一次當衆獻藝處。爲維也納公會。時二十八歲。自此次獻藝後。聲譽鵲起。遂爲世界第一批亞諾家。先甚貧。既得名。積資漸富。近七八年來。則築宇於瑞西。優游自樂。久不獻藝於公會矣。然巴氏富愛國心。歐戰以還。念及本國國民之流離失所。不忍坐視。因於一二年中。復爲馮婦。到處演奏。所得資悉給本

國。損作軍餉。暨紅十字會救濟費。氏雖非作曲大家。願以奏批亞諾與歌曲。有連帶之關係。故所作之曲。亦流行於世。頗不少云。

花國徐總統事

戊午第二次花選。徐第既膺花國總統之選。大宴賓客。以新世界餐室爲懷仁堂。來賓雖不甚盛。亦可謂一時之榮。翌日新世界同人張筵其家以爲報。徐第固好鬧者。於是總統府中。大加陳設。所有杯盤甌壺之屬。謀之於銀肆。肆中以年關在邇。不允租借。徐第一時好勝。悉購之歸。陳之妝閣。居然富麗華貴。入其室者。目爲之眩。津津道總統之闊綽。徐第意得甚。不料大除夕。銀肆帳單來。計八百餘元。而徐第無以應。其他尙有菜十四樟。房飯金二百八十餘元。均紛紛催索甚力。大總統府。竟爲一般債戶所盤據。直至下半夕。尙無着落。徐窘甚。不得已付之一溜。旋有魯仲連出。爲之排解。允正月初一定付清。債戶始紛紛去。事後徐語人曰。此次之窘相。爲生平第一次。大可爲被選花國總統之紀念也。

日人眼中之梅蘭芳

日前大阪朝日新聞登有梅蘭芳一節。其標目之下。乃註以（支那第一青年旦角）字樣。

其紀述大略。謂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幡氏。在都中觀梅郎之戲。以爲是女優。大加讚嘆。且謂梅蘭芳之美。乃日本式之美人云。聞者多大笑。小幡睹衆人之笑。疑而詢悉。梅郎乃男優。亦是失笑不已。又日本男爵大倉喜八郎。在京中亦嘗觀梅郎之戲。傾慕不已。說者謂垂涎乃至其三千丈。其言曰。（設使梅蘭芳而爲女子者。我必……）言外其野心勃勃之意。殆已畢露。大倉氏又以白金錶贈梅郎。歸國後。又爲游揚於各劇場中。故有劇

場經理某君親往東京驛（旅館）向梁士詒探詢梅郎蹤跡。擬聘往東京演劇者。每次酬金三百元。蓋以梅郎之身價。即在北京亦復如此。不得謂爲鉅也。

惟依此計算。每月薪俸必在八千元。然此係華銀之數。若照日下日本銀元跌落之時計之。則其數愈巨。殊不上算。故復俟金價稍漲時。必設法請梅郎東渡一行云。

又該報謂帝國劇場擬聘梅郎赴東京演劇。每次酬日金三百元。月得八千元。此等代價。梅在北京亦有此數。又大倉男與某君談及此事。至謂如此名伶。每星期酬以五萬元。恐猶嫌菲薄云。梅郎之聲價。洵可驚異矣。或謂梅郎不過一名伶耳。何竟獲得如斯巨額之代價。於社會分配上。似乎不均。殊不知此正是經濟學上價值之定律。蓋平均分配。不過爲社會黨理想的學說。事實上既不可能。亦非必要。彼煤礦之工人。日得工資兩元。而批阿拿名手。一夜可獲二千五百元之收入。彼批阿拿名家之所供獻於社會。豈能多於煤礦之工人。而社會乃甚願以大數之代價償之。此在分配上。豈得謂平。然爲價值之定律。實無可避。亞當斯密氏分價值爲二種。一交換的價值。二應用的價值。前者爲社會的價值。後者爲個人的價值。前者如金、銅、鑽石。後者如眼鏡、鑽石之爲用。不及眼鏡而在交換上。乃有絕大之價值。蓋與批阿拿名手之煤礦工人正同一理。則梅郎之獲得巨額之代價。豈非爲在社會上應享之報酬乎。

日本人龍居枯山文學士也。近來遊北京。屢觀梅郎演劇。極口讚嘆。日昨揭一文於滿州日日新聞。題曰（梅蘭芳）詞旨甚妙。特爲錄於左。方據文直譯。不稍增減。期無害意也。

余頃來支那之北京。所見所聞。亦云夥矣。所謂支那。所謂支那之文明。所謂支那人之智識德能。有在余意計中者。有爲余豫想所不及者。余一一皆見之。而其中有一事最足使余驚駭嘆服而不能自己者。則梅蘭芳之藝術是已。

梅蘭芳歌者也。余久耳其名。亦嘗觀其種種之相片矣。今茲來京。始獲直接見彼之藝術。其藝術之精妙絕倫。余唯有驚駭嘆服而已。彼殆可謂爲理想之俳優。理想之旦脚。今日日本梨園中。斷無此俊才也。

然則彼之優點果何在乎。其容貌美耶。姿態佳耶。抑聲音妙耶。以余觀之。殆無一而不佳且妙也。

如上所述讚美之詞。未免類於囑圖吞棗。余今更就余薄弱之觀察。略舉彼特優之點。以告世人。

一言以蔽之曰。梅蘭芳天才也。藝術之精。自闢素養。而彼之善於表情。實在彼一雙之俊眼與其窈窕之身材。蓋天授偏多於人力也。

彼之眼與鼻。實無間可言。或有疑其口形稍遜者。余決不謂然。蓋彼若非此口。斷不能生如此美目也。彼之眼。實具有一種特別之魔力。能使觀者目眩神迷。愴恍無主。若再澄心細察。其兩眼上視時之美觀。又斷非日本旦脚所能效其毫末。余不諳華語。倉猝見彼。卽心醉其藝術。亦無非其兩眼之作用使然。彼之眼。殆能包括彼藝術之全部也。

支那劇場每日更換劇目。故余能以淺眇之時日。見彼種種之藝術。至於彼藝術範圍之廣大。又絕對爲余意料所不及也。

余觀彼一丈夫耳。一經粉黛登場。便毫無男子氣概。且無論作何種激烈之身段。亦斷不稍失其女子之態度。此又日本旦脚所萬不能及者也。

余極思將梅蘭芳之藝術介紹於我日本也。

附錄梅蘭芳天女散花曲摘抄

(第二場) 天香

(貼扮八侍女引旦扮天女上唱) 二黃慢板。悟妙道。好一似春夢乍醒。猛然醒。又入夢。長夜冥冥。未修真。便言悟。終成夢境。到無夢。與無醒。方見性靈。(詩) 前因後果兩茫茫。大地風輪火又揚。八萬四千煩惱賊。能擒能縱屬心王。(白) 吾乃天女是也。在這衆香國中。管領天花。每逢諸天菩薩。衆大弟子等。談經說法之時。我便將花片散落其身。藉驗結習。爲我佛廣宣妙諦。普種善根。看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在此打坐一番。(伽藍上白) 奉了如來旨。移步到天宮。(進門介白) 天女。貧僧稽首了。(天白) 不敢。菩薩何事降臨。(伽白) 如來有旨。命天女速到毗耶離大城。維摩居士室中散花。卽請前往。(天白) 領法旨。(伽白) 告辭。(天白) 恕不遠送了。(伽出門介白) 人天感應慈悲切。三界同沾我佛恩。(伽下天白) 如來有命。我只得卽刻前去。花奴那裏。(衆白) 花奴。(貼扮花奴白) 來了。(上白) 花雨粘經袖。香雲濕鬢釵。(參見介) 菩薩何事。(天白) 適纔如來有旨。命我到毗耶離城中散花。你可將花籃收拾整齊。隨我前往。(花白) 遵命。(天白) 侍女們與我更衣者。(同八侍女下花白) 天女命我收拾花籃。不免整理一番便了。(唱) 殿前領了天女命。收拾天花向淨名。忙把花籃來端整。好隨天女走一程。(下)

(第四場) 雲路

(天女內唱西皮倒板) 祥雲冉冉婆羅天。(上唱慢板) 離却了衆香國。遍歷大千。諸世界。好一似。輕煙過眼。一霎時。又來到。畢鉢巖前。(詩) 清圓智月廣無邊。慧業超明不作仙。幻中幻出莊嚴相。慈悲微妙自天然。(白) 吾天女遵奉佛旨。去到淨名室中散花。乘風馭氣而來。也不知經過多少微塵世界。看旭日騰輝。瑤空散彩。天鉢山頭好風景也。(唱二六板) 雲外的須彌山色空四顯。畢鉢巖下。覺岸無邊。大鵬負日把神翅展。迦陵仙鳥舞翩躚。八部天龍金光閃。又見那入海的蛟螭。在那浪中潛。閻浮提男蒼茫現。青山

一髮普陀巖。(白)且住。前面已是南瞻部洲。看那廂落伽山中。好莊嚴呵。(唱快板)觀世音。滿月而珠。開妙相。有善才。和龍女。站立兩廂。菩提樹。簷蔔花。千枝掩映。白鸚鵡。與仙鳥。上下飛颺。綠柳枝。灑甘露。三千界上。好似我。散天花。紛落十方。滿眼中。清妙景。靈光萬丈。催祥雲。駕瑞彩。速赴佛場。(下)

(第六場) 花舞

(場上設一榻。左右列八蒲團。榻後設幔。丑扮四沙彌上。詞略)

(生扮維摩詰。病容上引)茫茫大千。煩惱苦纏牽。(衆白)參見長者。(維白)罷了。(詩)佛不可永。心可求。卽心卽佛。問心頭。無心無佛。無心佛。佛佛心心。四大洲。(白)俺淨名居士。維摩詰。在這毗耶離城中居住。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入大法門。意欲將無量方便。饒益衆生。以此方便。現身得病。我想世尊大慈大悲。必然憐憫於我。我不免將這屋中一切諸物。盡行除去。等候諸菩薩前來問病。好與他們共談妙法。同證菩提。爾等暫且退下。(四沙彌下。文殊師利率衆菩薩上。文白)我佛發宏慈。(衆白)問疾淨名居。(入門介)居士。我等稽首了。(維白)稽首了。請坐。(衆同坐介。維白)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白)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文白)且問居士。病體怎麼樣了。世尊慇懃致問。居士此病因何而起。(維白)從癡有愛。則我病生。因爲一切衆生病了。故而我也得病。倘若一切衆生。能得不病。我的病。癯也就好了。(文白)此話怎講。(維白)咳。文殊師利。菩薩因爲衆生。故有生。死。有生。死。則有疾病。倘若衆生不病。則菩薩亦無有病。譬如長者。惟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之於衆生。愛之如子。衆生病。則菩薩病。衆生病愈。菩薩亦愈。菩薩的病。都是因大悲而起的。(文白)居士所病。爲何等相。(維白)我病無形。不能得見。(文點頭介)呀。居士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默然不答)

介文點頭讚嘆介白。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衆默無聲。合掌靜坐。介。天女在幔內唱。賞花時。世出世間誰點化。開幔樓閣。華嚴路幾叉。謝大慈指引向無遮。須不是因緣閒話。只爲那窮子未還家。衆生眼病見狂花。花發花殘病轉加。悟得華鬘非我相。不妨遊戲淨名家。風吹荷葉煞。天上龍華會罷。參遍世尊。走遍大千。俺也忙煞。借得個居士室。放根芽。抵得過祇園佈地。黃金錦排場。本是假箭機鋒。俺自要峇靈山。藤牽蔓掛。作踐了幾餘袈裟。嘆只嘆。佛門病醫無法。說甚麼彈指恆河沙數。划一半是中宵火盡和燈滅。說甚麼多生性海光明徹。一半是半渡風生無船接。俺這優曇種。通西方。佛土供香。任憑我三昧能遊戲。毗耶千般。生也滅也。迷也悟也。管他恁麼掙扎。著了語言文字。須差。白。花奴看花。花奴持籃上白。有。天女散花介。奏錦庭樂。天女白。我佛慈悲。大旨宣佈已完。俺只索回轉西方去者。尾聲。但願言下。打碎了苦虛空。且莫管咱有花。天女接籃。花奴暗下。沒處洒。天女下衆白。請問居士。似此天花從何而來。維白。此花乃天女所散。往問天女。使知明白。衆白。告辭。維白。請正是天花隨處落。五蘊本來空。下。

丁寶銓逸事

友人述楊杏城既逝。前晉撫丁衡甫。名寶銓。與先兄研圃同年有才名。輒以四字口。先正典刑。刑之與型。固可通也。然用於此際。似以多寫幾筆爲是。不然則少寫兩筆。作井字亦可。乃偏偏不多不少。寫一刑字。人且以爲杏城死於法網。且有餘罪也。此豈非於逝者開玩笑哉。韜佛。

驅術

前年余雇人力車至某處。既至。車夫忽將一信。並物一包。請余觀看。信中言寄上熊膽一事。請向藥鋪銷售云。車夫告我。此係坐客遺忘者。未知包中何物。余實告之。匆匆自行。後舉以告友人。始知車夫往往如此。如有貪小利者。只須費洋一元或數角。即可據其所謂熊胆而有之。其實包中物固不值一錢者也。（失名）

賴債妙法

新年圍爐閒話。客有言賴債妙法者。能使多數債權人。無一登門索債。洵屬別出心裁者矣。某甲欠債總額近千元。而其財力僅及十分之二。乃先期分投各債權人。告以年關出入相抵。綽有餘裕。惟必至大除夕。方能逐一清償。各債權人咸諾之。及期。甲乃懷洋二百。支配償還。雖尾數亦必清訖。債權人見其身懷多洋。舉動又落落大方。益信不疑。乃一轉瞬而甲復至。謂債權人曰。今因某種急需。謂以頃付之款。暫時交我。我行將復至。請以前事為鑒。決不短少分文也。債權人如其請。甲乃復赴第二家。亦以前法行之。雖其間有驗有不驗。而以十分二之財力對付各債權人。各債權人咸以為甲必復至。竟無一人先期登門者。及當晚間。則雖登門早已蹤影俱杳。時光不再。幾經往還。天破曉而事畢矣。（失名）

新算書

昨晚至某店。見一十二三歲之學生。以算書平攤櫃上。就電燈下高聲朗誦曰。

二一添作五 二一亦作二

三三三十一 三一亦作三 三二六十二 二亦作六

四一二二十二 四一亦作四 四二添作五 二亦作八 四三七十二 亦作一十二

五一倍作二 五一亦作五 五二倍作四 二亦作十 五三倍作六 亦作一十五 五四倍作八
四亦作廿

予聞之初不獲解。取其書視之。則每上句之下。有二字云。（分數）每下句之下。亦註有二字（併數）自二至九。俱用此法。予乃恍然。（秉恬）

火車中之所見

昨日余乘滬甯火車來滬。同車中有一少年。面貌白皙。服亦麗都。泡有香茗一壺。且飲且閱報紙。狀至閒適。向例將至上海。茶房始按茶壺收資。不料車駛至南翔將近。少年忽起歹意。將茶壺杯舉向車外一擲。欲於此佔得小便宜。適爲收大菜之茶房所見。卽上前理論。少年初尙抵賴。同車有中年男子。出而證明。大聲切責。少年俯首無言。出洋六角作爲茶資及賠償費。遁入廁所。直至上海。始低頭隨衆人而出。見者皆羞之云。（庸安）

怪文

麻雀牌解

嗚呼。麻雀牌其妖孽乎。吾觀其製牌之始而可知矣。夫天下最不祥者。莫若兵禍。而麻雀牌似之。兵禍之最慘酷者。莫若此利用鎗炮之日。而麻雀牌似之。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氣機所感。殆錯到底快上馬之類也。吾作麻雀牌解。讀者抑寒心乎。

麻雀牌中之一筒。似炸彈也。二筒以至九筒。炮子也。自二粒至九粒也。一索飛艇也。二索以至九索。戰艦也。自二艘以至九艘也。

一萬至九萬。兵餉損失。以及賠償之數也。

白板之色白。枯骨也。紅中之色紅。鮮血也。發財之色綠。綠氣砲也。言其毒與綠氣砲等也。至於東南西北。則關於地理爲用兵者所當知也。

鬥麻雀者。每至傾家蕩產。身名俱喪。比之戰禍。相去無幾。而麻雀盛行之後。世界遂發生最慘之戰爭。若言戰爭與麻雀有關。雖屬不經。然歷舉其牌之形狀與命名。確乎與今日之戰爭暗合。則謂之爲妖孽。誰曰不宜。吾又何妨。舉是說。以警世之嗜麻雀者乎。（季子）

寄友人小簡

一別已半月矣。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懷故人而覺日長也。又曰。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言無事覺日長也。僕則二者兼之。由前之說。是一日如三秋也。並以後說。則一日不如六秋乎。夫一日如六秋。則半月卽九十年也。若問九十年來。僕何所事。則但以枯坐二字了之。足下其有一番驚天動地之事業乎。（夢）

西瓜致嗚嗚水書

嗚嗚水仁兄閣下。世態炎涼。倏忽而異。人情冷暖。變幻靡常。言念及此。曷勝浩歎。數句之前。非正弟與閣下得意之時乎。晝則遊行於街市。夜則逍遙於花園。人人見而歡迎。處處投而見售。轟然一聲。震人耳鼓。非閣下之吐氣乎。噲然一響。濺人面部。非閣下之唾人乎。然而人無如之何也。亦惟自默然受兄之氣。任兄之唾而已。若小弟雖才疎力淺。不敢如閣下之欺人。而隨人圓轉。一任他人之玩弄。然隨處能得善價。亦復自鳴得意。豈知良時不再。樂極悲來。秋風容易。新涼驟生。弟與閣下。偶爾行於通衢。人多乘而不顧。昔日之歡迎。今日之漠視。恍然如出。

兩人。然閣下仍是閣下。弟仍是弟也。盛衰之感。積於吾心。同病相憐。惟君知我。用繕寸函。訴吾苦况。閣下覽之。又當如何。弟西瓜頓首謹啓。（夢）

無佛論

昔張商英作無佛論。竟日不能成一字。妻曰。公昔爲文。伸紙千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曰。我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擲筆大悟。遂精禪理。予爲下一轉語曰。既已無矣。又何爲不可作。遂於無所論中。尋出論來。打破虛空。方見真無。方見真佛。因作無佛論。以爲龍華會五香浴佛之佛門弟子一棒喝。其言曰。

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居雪山。自在雪山。肉髻長衫。坐而問之。月冷星寒。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遊寂滅。寂滅之天。無卓錫穴。水冷風寒。天奔地蹶。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募祇園。錫聲振谷。乞食流涎。三餐枵腹。一鉢無煙。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袖中。袖中何有。五色珠封。一色不具。兩手皆空。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眼中。何物眼中。空花梧桐。吟吟其笑。花落桐風。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耳中。鼓鐘木魚。聲度西東。忽來忽去。蠶颯西風。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梵尊。遠而望之。丈六之身。不見其頂。尺寸焉分。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指頭。一指一佛。佛佛來遊。撒手尋佛。橋斷水流。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是土牛。打死土牛。皮破血流。問取石頭。石頭點頭。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是木馬。木馬不嘶。來吃捧打。喚醒木馬。裝聾作啞。四面尋之。不可得也。嗚呼佛也。四十九年。無半字也。三十二相。誰其似也。八百刼來。法輪空也。麻麥一飯。食自豐也。渡人恆河。空地獄也。冰霜一宿。居自足也。五千餘卷。至今傳也。講經四萬。生青蓮也。猪子不識。心如死也。車聲不聞。遊無始也。林中宴坐。身無有也。以幻抱夢。無取受也。無根之樹。誰之種也。水月如如。實不動也。天上天下。惟爾尊也。一語都無。居正因也。不治不亂。無爲而行。不言而信。不化而行。是之謂無。予善思維。是之謂佛。乃無其機。卽無卽佛。卽佛卽無。嗚呼佛也。微乎微乎。（龍湖漁

隱)

人與世界契約

- 第一條 世界應給與人之生命。其時間。一抄以上。一百年以下。但有特別優待者。不在此例。
- 第二條 人生之命在給與時期內。如自己有不正當行爲。或不可避免之災禍。至傷害其生命者。世界不負賠償之責任。
- 第三條 與生命關連之生活地及需用物。亦由世界給與之。但其數量。以人之對設能力爲比例。世界不加限制。
- 第四條 生命終止時。與生命之生活關連地及需用物。亦停止給與。
- 第五條 人對於世界。應負傳種之責任。但種子之良否。隨其種子產生後之自由。或以他方法救濟之。傳種者不負責任。
- 第六條 人享用地面生產力。應以造糞爲報酬。使地面生產力。不至損失。
- 第七條 人對於世界內他生命。立於同等地位。但人若欲消滅他生命。或被他人生命消滅。世界不負制止或保護之責任。
- 第八條 人於生命未終止時。有不願享用生命。請求返還者。世界應承受之。
- 第九條 與生命連帶之靈魂。自賊離生命之日起。世界許其自由。
- 第十條 此約自給與生命之日。發生效力。至生命終止時解除。(空空)

掃晴娘洛陽人也。先世與蔡倫有通家之誼。父椿先生。母曹邱氏。孕晴娘。不數日而生。面黃膚粗。椿先生不之悅也。有姊二。一適米。一適田。米田二生。共操穢業。晴娘幼卽恥之。常謂其二姊曰。人不幸而爲女子身。良人不良。是大不幸也。設某遇之。甯終身不嫁。二姊以其以相諫。而惡之。晴娘幼卽穎悟。未受書。卽能爲人草日用瑣屑賬。椿先生始怡然訝其生知。而稍優遇焉。先是晴娘之未生也。有翦氏者。椿先生之莫逆交。幼子甫期歲。因指腹而議婚焉。及晴娘長。聞翦氏子亦不肯。深惡而隱憂之。追思語姊。羞悔失言。益悟天下之事。循環有定。人必侮人。而後自悔。喜論人之是非長短者。終必有自蹈之一日也。於是俗念頓消。終日事佛。習呼風滅雨之術。如醉如癡。飄乎散仙一流矣。居無何。于歸翦氏。翦氏子幼雖放蕩。然夙慕異術。聞晴娘多藝。喜出望外。針織之餘。切磋問難。頗極閨房之樂。晴娘之術益精。澹雲霧。見青天。尤爲晴娘所專長也。初晴娘本一醜女子。一家對貧。衣履於是不備。而晴娘又疏懶成性。雖眉目間積垢。亦不事修飾。有見之者。輒以沒字碑呼之。及歸翦氏。翦氏素富。盈前纏帛。裁之無顧惜意。而晴娘服御。於時乎周。翦氏子以慕術故。力迎晴娘意。曉妝開處。殷勤爲晴娘修眉飾目。習以爲常。而晴娘心廣意寬。舉止益覺飄灑。而眼波眉暈。亦畢現矣。翦氏子性燥。見晴娘于歸以來。從未經驗厥技。心滋悵惘。常謂晴娘曰。懷才不用。轉多辜負。聞者請一試焉。會天雨。晴娘戲謂翦氏子曰。天雨矣。予技其試乎。必有以謝我。謝我非貓膩。而油脆者不食也。翦曰諾。晴娘曰。請插血以書禱。不如是。不足以奏吾技也。於是晴娘乃左手執箕。右手執斗。升雲梯。迴旋若登天。一時觀者如堵。咸驚訝不置。晴娘口喃喃咒不休。手舞足蹈。貼楹而忽不前。俄而雨小。俄而雨止。俄而天霽。而晴娘之名。於是乎大噪。是年夏。隣境淫雨三月。澤國數十里。民訴太守。太守無策。聞之天子。天子日夜憂。祈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求而止。晴娘聞曰。斯雨也。其有待於某乎。某不出。何以拯災。黎遂逕赴災區。謁太守。弔難民。遺翦草血書。上禱於天。施法如術。術施一晝夜而無效。晴娘訝鄰人譏。太守怒。於是晴娘立誓。願以身殉。頃焉雨大。繼之以風。風定而雨亦旋止。晴娘稽首謝天。而亟擬投水報。太守曰。止。予嘉爾。

慈。佩爾德。仰爾惻隱。欽爾奇術。救萬人而願以身誓。仁人也。羣黎多獲賜矣。拜手而言曰。天不可欺。予不強爾留。夙聞爾喜食黏膩而油脆者。已備之矣。請嘗試焉。晴娘如命。旋火葬而冉冉升天。災黎拜其惠。涕零焚香。跪而送之。後太守聞之上。賜名爲掃晴娘云。(六宜軒主人)

說鷺

物之生也有種種不滅。生不絕。鷺一飛禽種也。其孳生最蕃。飲啄於淺水之濱。棲止於茂林之麓。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獵之人有弋者。羅者。矯繳而置者。各出其術以捕百禽。但喜致他鳥。不及鷺。蓋鷺之於人無所取其肉腥。不可食。得之不足易一錢。又無以償所費。故鷺因之以卵以育。以游以息於網羅外也。久矣。而不意一旦乃以毛致禍。西人色尙白。婦女盛妝飾。好修飾。峨冠高髻。戴鷺毛叢。盤綴於其上。舒拂如雲浮。或兩鬢髮後。垂垂然如燕尾。美者爭以爲容。一時風靡。出重金市鷺毛於獵者。獵者利其金。負鎗挾彈取之。多所獲。獲且贏。方春夏之交。鷺羽蛻落。兩翼間所生新毛。蒙茸數縷。弱不禁風。洒落有姿態。故獵者必於是時取之。至秋冬。則羽毛豐滿。不適用矣。凡得一鷺。剔去其凡羽。而取其新雋者。稱之。不及三四錢。每錢所值。初則銀洋四五角。其後貴至三四枚。以是獵者。趨之若鶩。山涯水澗。林密箐深。求之罔弗徧。及鷺跡漸稀。日裏糴走百數十里外。見則狂喜。如遇奇珍。雖飛避必逐。而狙擊之乃已。不三四年。鷺無類矣。往時墨客騷人。感時詠物。寄興於水田白鷺之吟。以爲詩料者。不知凡幾。予猶憶二十年前。讀書青蓮庵。庵前徐氏響石山莊。樹木蒙翳。綠陰繞屋。其上有鷺爲窠。四時不散。飛鳴相逐。千百成羣。予嘗從山客過其門。爲剝啄聲。鷺呼之。輒翔集而不去。今則樹老巢空。杳然絕跡。卽至窮陬僻壤。足跡徧天下。未嘗偶一見之。鷺之種自此滅矣。杞人曰。哀哉。鷺也。夫鷺之見滅。以有毛也。不想鷺有毛。而象有齒。犀有角。麝有臉。鴨有尾。雞有翎。鰓有皮。豬有音。鷓有甲。非有朱。貂有茸。蚌有膽。皆鷺毛類也。嗚呼。(小孤

討書蠹檄

竊以蠹氏者。性本戾殘。質原輕悍。種族播傳乎策府。子孫番衍於書城。日遊簡編。恍似窮經志士。時窮文字。却如吟咏騷人。豈知此種一傳。則青簡册經。都遭浩劫。彼族一至。則金題玉躡。宛受焚如。遂使完全典册。竟成斷卷之章。美好詩文。轉有零縑之慨。何怪乎士林有魯魚亥豕之誤。藝苑多辛羊帝虎之譏。嗚呼！一字之差。留疑千載。禍莫大也。單詞之誤。聚訟羣儒。罪堪赦乎。願我文教巨公。共伸敵愾。詞壇偉士。羣奮義師。誓閉書城。織其族類。盟臨策府。掃彼穴庭。於是舉中書老將。作先鋒之隊。簡陶泓大師。殿後盾之軍。其擒者。拿到陳玄魔下。施以墨刑。其死傷者。曳來楮子衙前。燎以紙炬。庶使劣種靡遺。欲播傳而不得。醜類漸滅。思作禍而無由。則諸將大名。長垂聖廟。衆軍遺像。永奠文房矣。此檄。（子珍）

說國字

國。從口從或。正書王。俗從口。從王。殆以我國自古政當專制。率土之濱。莫非王土。舉凡形形色色。充牣於四塞之中者。悉爲帝王所有。王以外直可謂之無物。故口之內。王主二。民國成立。王政衰。而民權張。一切立法司法行政。都受宰制於民。故國字又從民。亦宜也。至唐武后改國爲因。有二說焉。從口。從八方。意謂合境內八方爲一國。從四方。意謂四方統一而成一國。以上爲國。皆會意字也。惟國字。或聲。口義。似空空一口。不能表國之意義。與古文口字。同一缺憾。不知蓋亦有深意焉。國。只足表土地政權。囗。則僅表土地。於立國之三要素。皆不能完全表彰之也。惟國從口以表土地。從口以表人民。從戈。一以戈以一之。以表政治。庶於立國之三要素。包含無遺。

且國之名。由國際間相對待而成立。國際間恆恃武力以爭存在。故古人造字。已洞察其情。遂舍百工萬物。而單置一口戈於口中。意蓋以舍戈則不能立國。殊有昭示後世之深意焉。今之人。投戈以嬉。惟利是趨。雖兵匪有戈。而對國際不生效力。對國內不能以戈以統一之。又胡怪乎國將不國。（北海漁父）

說家字

嘗按家字。從小從豕。古者穴居野處。未有宮室。先有小而後有穴。室家宮室之制。皆因之。家字從小。宜也。惟小字下實以豕。不亦不倫不類乎。不知大有深義焉。傳曰。宴安酖毒。徒知一時之安者。必有受莫大痛苦之一日。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豕伏居於小。無動作之勞。奔馳之苦。但知日則飽而嬉。夜則臥而臥。小以外不知另有天地焉。其安則無與比。然卒有爲人宰殺之一日。豕雖爲人宰殺。未始非豕有以自召之。人苟安處於家。置天下事於不聞不問。一任他人爲之。是何異豕之侍居於小也。而欲不如豕之受宰殺於人得乎。霍去病何以爲家。門殺於楚。嘗自毀其家。此其人皆英雄豪傑之士。非不知安居於家之足樂。特恐爲豕之續耳。此禮所以生男設弧於門左。而勵其有四方之志也。（琴魂）

汽車教習記

記者星期日。訪友於某校。適以友人他往。乃稍待於會客室。聞隔壁兩人竊竊談曰。『汽車教習。』『汽車教習。』余一聞而知爲該校教員譯名也。然莫知其得名之故。

頃之友人來。乃問之曰。汽車教員者。豈非以喜坐汽車而得此佳名乎。

友曰。君不見汽車行門首。大書特書曰。『汽車出租每點鐘五元。』吾校某教習之價值。適等於汽車因而

得此號焉。

余唯唯未及答。友復曰。不止此也。又有兩原因焉。一則教習語言之高。聲震一室。如汽車之鳴焉。二則教習教授之速。一刻鐘而盡千萬言。如汽車之行焉。其價值也。其鳴也。其行也。無一不似汽車。故人呼爲汽車教習。余曰。唯唯否否。雖然。子言或有未盡者乎。請更廣其義。上海近來汽車之多。徧地皆是。而教習之多。亦徧地皆是。汽車之害人。無處無有。而教習之害人。亦無處無有。是二者又適相同也。友人聞之。爲之一笑。（風花）

都督化身記

客有自某省來滬者。或以近事爲問。

客曰。某省之事。言之難盡。最有趣者。則莫如都督化身一事也。

或曰。都督化身何謂也。豈如新劇家之化裝歟。抑如催眠家之離魂歟。

客曰。否否。君毋噪。試聽余言。都督府中人。大抵風流自賞者也。花天酒地。晝夜徵逐。都督聞而羨焉。乃謀一領略其滋味。顧畏宵小之暗擊。不敢一步離府。或爲之謀曰。都督不能出。妓女獨不能入耶。曷招之來。以圖盛會。

其計旣行。明目妓女之應徵者。聯絡而止於都督府之門首。

顧不使之卽進也。乃一一徧體搜之。審無挾炸彈者。乃放之行。

旣入府。燈紅酒綠。哀絲豪竹。外人之想像。大抵如此。至其實則非門外漢所得而知也。

明日。妓女出。狎客有問於妓女者曰。昨夜都督曾作何言。妓曰。未嘗見都督也。客曰。異哉。何以未嘗見都督。答曰。吾見夫勳章而軍服者三十六人。裝飾絲毫無二。吾不知誰爲都督。誰非都督。誰真都督。誰假都督也。客曰。然則都督亦善化身矣。於是都督化身之事。遂傳徧一省云。

記者曰。都督化身之法。絕少無倫。宜乎聞者傳爲奇談也。（風花）

靈台令史鐘生傳

鐘名自鳴。字計時。歐羅巴洲人。父爲機器師。配煉鋼廠女。生鐘於製造場冶室中。鐘生有異稟。曲直方圓。不煩繩削而自合。歷游西歐名廠。受治於大匠之門。乃陶鑄而鍛鍊之。益成大器。鑒賞者見之。曰此有用材也。釋氏所謂心如芭蕉。面若蓮花。七竅玲瓏。百節疏通者。殆鐘生之謂歟。當是時。泰西盛行東來法。鐘喜與時人子弟游。通算數及歷象。嘗按周天度法。析一日爲十二時。析一時爲八刻。析一刻爲三十分。析一分爲六十秒。應時立準。累黍不差。其歷學之精密細確。蓋如此。厥後徧歷各國。思挾其術以干時。運用巧思。設機關以隨時。應變。悉按定方針而行。不失軌道。與人交接。一木於誠確。說子不過丑。說午不過未。苟非其時。不妄發一聲。發必與時相應。第以胸有機械。城府深沈。變化循環。時示人以不測。外雖吐音清亮。響徹洪鐘。往往聞其聲而不知其聲所從出。國人驚疑而忘之。毀之於維馬國王曰鐘生。今之大運動家也。有機心。有機事。終日坐觀時變。爲暗中之活動。其意未可測也。王怒。毀鐘生用羅馬數目字。環塗於鐘面。以誌其十二大過。然鐘生自得此十二字見於面。而其用益顯。明天啓朝。泰西人利瑪竇湯若望輩東來。挈鐘生與俱。達京師。是時歷日舛誤。宰相徐光啓奉詔開館。修訂新歷。延客卿。通天文學。者董其役。利瑪竇因荐鐘生於帝。帝召見大喜。玩之若拱璧。終日置之座隅。前席而諮之。鐘生侍左右。固無日無時無刻不以告也。大明歷成。適日月交食。利瑪竇條列時刻表上於朝。帝集百官而試之。利瑪竇左。鐘生右。帝問曰。日初食矣。今幾時乎。鐘生進而報曰。十二時矣。少焉。帶復問曰。食既矣。又幾刻乎。鐘生報曰。十二時三十分矣。檢表視之。歷歷不爽。帝歎曰。鐘生之技神乎。爰嘉乃績。授靈台令史。司天文臺事。兼值日官。由是鐘生之聲聞。轟動全國。鐘生有表兄弟。能傳其術。體量作用無一不類鐘生。而尤便於利用。爲世人所欽佩。但

表面若無一鳴驚人。之概。人嗤之曰。啞鐘云。鐘性耐勞。好勤苦。晝夜運行不息。其體質固有勝人者。卒以勤勞過度。日受損傷。未幾病廢。終老於家。

小史氏曰。吾聞老子有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聞之莊生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若鐘生者。本有用之材。而又濟之以五德。濟物利用。不失其時。仁也。好動惡靜。好勞惡逸。義也。周旋中規。秩然有序。禮也。機警敏活。流轉自如。智也。晷刻無愆。始終如一。信也。而乃因材致用。因用致勞。因勞致廢。不德之德。無用之用。豈不卓然可貴哉。（小孤山人）

說部敘言一

劉君哲廬。自敘其新婚禮事。成一小冊。將刊行之。余乃敘其端曰。自盤古開闢天地以來。除和尙而外。無人無新。婚。然自蒼頡創造文字以來。除哲廬而外。無人有新。婚。之筆記。夫以人人所有之事。著萬人未著之書。則其書大可觀矣。顧余猶有不滿意者。則命名不典是也。然則當何名。余謂宜名蜜記。何也。新。婚。三。月。謂。之。蜜。月。故。新。婚。之。筆。記。宜。名。為。蜜。記。也。引外國之經。據外國之典。如是乃時髦矣。哲廬曰。善。吾將商之於吾夫人。而改名焉。余曰。否。否。夫如是。則余必失敗矣。何也。我所命名雖善。然在君夫人。必不是我而非君。譬如我之容貌。任是如何美。然君夫人。必不肯謂我美。而君不美也。故此舉不如休矣。哲廬唯唯。余遂書此為之序。並以介紹於讀者。呵呵。右敘婚姻指南。（塵夢）

說部敘言二

作文非難也。之乎者也。誰不能為之。能變化斯為難耳。變化其面目非難也。顛而倒之。為者也之乎。誰不能為

之能變化其氣質斯爲難耳。小鳳爲文。上自匡時救世洋洋灑灑之大章。下至移風易俗嬉笑怒罵之小說。以及片言隻語一詞半曲。無不精工。而亦無不能變化其氣質。其爲說部也。摹施耐菴。吾初謂爲學施耐菴者也。誰知又不是學施耐菴。繼而又摹唐人。吾復以爲學唐人者也。誰知又不是學唐人。千變萬化。不可測度。大抵隨文而異。隨題而易。隨時而異。隨興而異。說部如此。他文概可知矣。鄙人學文垂十七八年。然一文出手。人莫不識之曰。此胡某人之文也。吾卽摹仿古人。人亦莫不識之曰。此胡某摹某人之文也。其故何哉。縱能變化其面目。而難變化其氣質耳。吾深知此中艱苦者。吾知小鳳必歷過此中艱苦而不以爲苦也。故爲此言。與小鳳商之。非僅論其稗鈔已也。然而稗鈔可觀矣。右敍蕭引樓稗鈔（前人）

說部敍言二

陽湖汪君石庵。嘗編香豔集。多取材於余。其書旣成。余篋中所藏。亦猶多。南海何君仲琴。索之去。益以他處所搜羅。及四方朋友所投贈。遂編香豔小品。余得古近人零星文字。多分類理而藏之。不獨香豔。香豔其一也。今是稿已籍何君爲之次第刊行。余將謀及其他。余聞古人有言。看世上美人。不如看書中美人。看書中美人。不如看書中美人。好美惡醜。人心所同。然好美可矣。何必人也。好美人可矣。何必真人也。何君此舉。蓋亦使人愛書中之美人。不必真欲得世上美人。若夫卽書中美人。以求世上美人。則非善讀此書者矣。右敍香豔小品（前人）

說部敍言四

剡溪老叟者。今之傷心人也。常慨然於世事之不可爲。談諧玩世。徜徉自適。聞有談時事者。則掩耳疾走。而不欲聞。此老叟之常態也。一日。老叟忽遣余寓。出其巨冊。囑余爲之序。其書曰。南北戰爭趣談。余竊怪而詰之曰。叟

平日不聞時事。今何知時事之詳耶。叟曰否。非君所知也。彼所談者。過時之新聞。陳腐之議論。吾又安耐聞之。若夫吾所聞者。可笑。可驚。可嘆之事。豈若輩之所敢言耶。又豈若輩之所能言耶。吾聞之。吾不能祕之。乃欲與他人同聞之。他人聞之。吾知其未有不捧腹而笑者。然而吾述之。吾欲哭矣。老叟言畢。余愈怪之。而不能贊一辭。卽述老叟所言。爲之序。以冠於卷端。抑使讀此書者。知老叟之心也。右敍南北戰爭趣談。（前人）

說部敍言五

世界一劇場也。遠之如秦皇漢武。華盛頓。拿破崙。皆是好脚色。近之如中國大革命。外國大戰爭。皆是好劇本。是故戲者。乃戲中之戲。非戲者。則真戲也。做戲者。爲戲中之戲。看戲者。則卽假戲也。一言以蔽之曰。世界一戲場也。然則戲劇叢報爲何物乎。爲戲乎。爲非戲乎。曰。戲也。而非戲也。戲之魂也。是爲序。右敍戲劇雜誌。（前人）

說部敍言六

作文讀文。皆出於不得已也。故我不欲作。而手不得不作。是真作者。我不欲讀。而口不得不讀。是假讀者。古來奇人異事。與文人何涉。而文之輒喜記之。文人記之。與他人又何涉。而他人輒喜讀之。讀之不已。又從而蒐輯之。點校刊布之。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不知其何心也。湯臨川點校虞初志。已多事矣。山來又嫌其未足。而輯新志。醒愚尤嫌其未足。而輯續志。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夫吾不知其何心。吾又從而輯近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吾自問之。還自答曰。蓋出於不得已也。然則鄭醒愚。張山來。湯臨川。皆出於不得已也。吾與彼數人。不得不輯而輯之。世有不得不讀者。其讀之。編者自序。右敍虞初近志。（前人）

說部敍言七

吾欽佩亞子。亞子顛倒春航子美。吾不恆觀劇。吾不知春航子美之若何可傾倒。然而吾竟傾倒焉。吾之傾倒春航子美也者。非傾倒春航子美也。傾倒亞子之傾倒春航子美也。在春航子美則曰。若汝之傾倒。吾安用汝之傾倒也。在亞子亦曰。若汝之傾倒。吾亦安用汝之傾倒也。然而吾竟傾倒焉。吾之傾倒也者。吾之傾倒也。非爲春航子美而傾倒也。更無與於亞子而傾倒也。夫傾倒者必若此。方謂傾倒。然耶否耶。敢問之亞子。亞子編春航集成。余力助校刊。余之傾倒也。校刊而訛誤百出。余之精神止此。此仍余之傾倒也。亞子編子美集成。余不可以無言。余之傾倒也。言之又苦於不文。余之才力止此。此仍余之傾倒也。嗚呼亞子。知音者何處求哉。右鼓子美集（前人）

說部敘言八

古今無量書。書必有序。此通例也。序非已爲之。卽人爲之。此通例也。人爲之每譽之過其實。已爲之又謙而不當。此又通例也。吾草此書成。欲爲之序不能逃第一例。已自爲之不能逃第二例。及第三例。然則若之何。其惟無序庶乎可。遂以無序者爲之序。或曰此無序者非卽序也耶。曰似也。然而未盡然也。子不見吾書乎。曰黛曰劍物也。曰痕曰影。物之痕之影也。物之痕之影似有而無也。卽吾之書似有而無也。似有而無雖謂之無可也。吾書謂之無可也。吾序謂之無亦可也。則此序也者。子謂之非卽序也耶。吾謂之非卽無序也耶。故仍以無序者爲之序。庶逃乎通例之外也。右鼓黛痕劍影錄（前人）

附題詞一首

心地癡頑辭旨。悽搜神志怪未爲奇。要知史亦參疑信。底事文成雜笑啼。落拓孤心豈終沒。苦辛舊事莫重題。

千家爭說虞初志。別有艱難不可知。

右詩癸丑夏書示程善之者也。時善之方撰駢枝餘話。余撰是書。故云云。今校刊竟。復錄之卷首。以當題詞。

錢本草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困乏之疾。立驗。能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爲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臭。及既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乏之患。一積一散。謂不以爲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此七術精鍊方可。久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禮。濁志傷神。切須忌之。（逸名）

錢卦

錢亨。有攸往。無不利。象曰。錢泉也。取之不竭。利其有源也。故亨。陰陽合德。剛柔以克。外圓而內方。雷動而風行。錢之時義大矣哉。象曰。木上有雷。錢。君子以利物順時。初六。錢其藏。致寇。象曰。錢其藏。絨諸囊也。致寇。猶囊其亡也。九二。錢有趾。見之則喜。象曰。錢有趾。剛中而上應也。見之則喜。家道以盛也。九三。君子守經。小人喪貞。厲无咎。象曰。君子守經。謹於恆也。小人喪貞。恃其能也。厲无咎。何咎也。九四。得祿華服。有恂。象曰。得祿華服。賄以成貴也。有恂。不勝其位也。六五。錢吝。爽於信。莫名其病。象曰。錢吝。爽於信。居上驕也。莫名其病。下不敢要也。上六。錢无靈。鬼瞰其人。終則有凶也。（趙古農）

象曰。錢无靈。其道窮也。鬼瞰其人。終則有凶也。（趙古農）

養氣淡泊一居士傳

居士姓名未詳。世居科學世界。養氣居士以善養浩然之氣。因以自號焉。世人與之近者。則相得而益彰。功足以成物。(動物吸養氣)居士入林。惟恐不深。(植物吐養氣)無聲無臭。卽色卽空。其足跡嘗遍天下。惟往來如列子之御風。人遂莫得而蹤跡之。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有碧眼兒名浦里斯特萊 Priestley 者。一日金丹鍊成。竟得與居士握手。自是遠近漸有造訪居士者。然不可得見。至欲聞其聲。歎而不得。因差成怒之士。憤火其廬。居士從烈焰中遁去。火勢雖猛。仍若絲毫無恙。居士處山中。喜與金鐵游。彼此無間。化被頑石。鄙之者謂居士含酸氣。然居士我行我素。不顧也。淡泊居士之聞名於世也。較養氣居士早二歲。先是西人魯塞福 Rutherford 一與之遇於硝井。蓋居士固不現色相。菅盲泉石者也。性不喜致聞世事。罔論趨炎附勢。居恆離索。窳伏一隅。有觸之者。時或發怒。故好事則每假手居士。從中播弄。近如歐戰。炮火之列。實所罕見。然非居士有意禍世。亦激之使然耳。居士知不可終朝居。於是盤桓天空。不冀聞達。而日耳曼人。猶方多羅致之。(指德人取空中淡氣裂炸事)雖然。設若輩與居士短巷相見。則必斃其手下。誠以淡泊性成。居士固已憤世嫉俗。雅不欲入漩渦中也。之二君者。性格雖異。而所秉之質略同。皮相之士。每不能辨。故不可不爲之傳。(元元)

附定義。養氣爲無色無臭無味之氣體。性能助燃。易與館屬質化合而生養化作用。又名酸素。

淡氣爲無色無臭之氣體。性不能燃。動物在純淡氣中則窒息。故又有速素之稱。空氣中居五分之四。爲製硝之要素。

中國者神怪之國也。中國之國民。神怪之國民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上之人以神愚民。蒼天將死。黃天當立。下之人即以神罔上。迨倡爲神怪者相繼殞謝。而受其愚罔者。互相流傳。則神怪之原。不可究詰。人人皆自愚自罔矣。今世之人之希與神接者。其爲術不一。曰籤。曰課。曰巫。曰乩。則流行最盛者也。吾見世之佞神者。凡婚嫁喪葬之事。關於一家之隆替者。父兄不敢主。子弟不敢問。凡出處進退之事。關於一生成枯菀者。材力弗自省。利害弗自衡。而惟訴諸不可知之神。其事愈大。則世人愈不敢專。其事雖僂。而世人卒不敢怨。惟神聰明。理無是非。情無順逆也。惟神尊嚴。言無中否。道無屈伸也。舉天下味味然而咸聽於神。神之權尊。則人之氣靡。神之能廣。則人之智昏。易使人存僥倖之心。滋回惑之念。雖其道或長或消。偶潛偶熾。而蔓牽株引。猝難抉除。實足以頹士風而亂天下。則皆神道設教之一念誤之也。予神怪國民之一也。幼而經史。詔子曰。有神。長而交遊。覲子曰。有神。予思苟其有神。則當尊奉之。以便吾之事。苟其無神。則必力斥之。以解世之愚。依違非計也。盲從無當也。則嘗遍取卜筮星命巫覡之說。博稽而詳考之。反覆研求。覺其說荒誕鄙俚。不足當明理者之一顧。其意又模稜恍惚。能欲動人於暫。不能陷溺人於深。惟扶鸞之戲。語稍雅馴。迹稍近似。其術晚出。而其技稍工。予於是乃轉而學乩。乩之降於乩。則必以兩人左右侍。而各以右手中指食指扶之。且左侍者可以常人。而右侍者必以乩師。不若此。則神不降。予思扶之必以右手也。欲使之易於動轉也。乩師必右侍者。爲便於牽引也。果術之工者。必懸乩而自動。乃可繼。而有以懸乩聞者。急趨視之。則繩懸其左。而乩師仍扶其右。請左右悉懸之。乩師謝不能。請懸右而左扶之。復謝不能。豈有一乩師之易位。而神卽有能有不能者乎。其謬一。必乩師能立方。而後神乃能治病。乩師能知聲韻。而後神乃能賦詩。乩師通世政。而後神乃能泛爲酬答。說者曰。神不自靈。必憑乩師之精神。而後靈。未必有所憑。固也。何以同一神也。所憑之人異。而神之所能。遂前後不同乎。其謬二。又神之所言。往往雜以稗官小說之語。且間有魯魚亥豕之誤。豈神之學問。亦因乩師而陋劣乎。其謬三。且夫世之爲乩者。皆各有所挾而求。其旨趣類別。

不難條分而縷析也。釀星禮斗之徒。博施行善之局。設一乩焉。則可以爲遊說之資。而引人以布施。此乩之公者。達官富人喜假之以爲丹藥之梯。食客流民。卽奉之以爲媚悅之具。此乩之私者。又有寒士。羈人。閒居無聊。或以之消愁爲遣興。則乩之平易者。僉壬宵小。有所覬覦。輒以之驚衆而惑人。則乩之誑邪者。其有偶發一未顯之事。忽符一預知之言。衆皆變色相告。詫爲奇異。則又乩師之相聚而謀。施其狡獪者也。乩之爲乩。大抵不外乎此。有神乎。無神乎。亦不憚煩言而明矣。予於神怪之愚罔。旣已瞭然。顧所以不卽辨者。以其時科學日新。神學日衰。以爲將不攻自破也。半枯之林。就熄之燄。亦何必沃水縱斧。而復加以拮擊哉。乃近今之學者。厭實踐之無味。思踏虛以炫奇。忽勃然盛唱靈魂之學。嗟乎。使靈魂而爲學。則試驗之利器。其有過於巫與乩者乎。而易與士大夫爲緣者。尤莫乩若。設以科學之頭腦以飾乩。彼其術之工。且可以什百於今日。而神怪將因以大昌。則爲禍烈矣。予因而辭以闢之。拔本塞源。勿揚其波。是所望於明哲之君子。（王蘊登）

關乩下

乩壇衆多。則天下必將大亂。此乩師徐君之言也。徐君曰。石明之季。川陝晉豫之間。多乩壇。旣而四省之地。殺人如麻。洪楊之未起。吳楚之間。多乩壇。旣而大江南北。流血千里。子曰。是何理也。徐君曰。神憫衆生。屠殺之慘。普示提撕。日降下界。是以多乩壇。然而警醒者。亦不過百之一二耳。兵災氣數。仍難挽回。是以終大亂。余思神而慈悲衆生。宜於未釀亂萌以前。日施慧力。以淳風俗。使亂不生。則事易而績懋。若亂象已成。鯁鯁焉。惟一二人之是救。旣勞而寡效。亦拙而不情。意神不若是之愚也。多乩大亂之關係。其中必有至理焉。大抵天下之將大亂。上必先失其政。刑往往福可倖致。而禍或猝中。禍福無一定之準。則咸有趣避之心。趨避之的。非神不能前知。遂相率奉乩爲師矣。此多乩之故一。又將亂之時。朝野上下。必彼此相應以苟。且仕者唯欲速敏。財以自娛。工商則競挾

竄器僞貨以求幸售。人人爲旦夕之謀。而不作百年之計。其皇皇不能終日之情。吉兇憧憧。寒於方寸。必且日就。亂者決之矣。此多亂之故二。禍福吉兇之擾擾者。既羣萃於亂矣。復有正直高尚之人。悲時事之不可爲。思獨力之莫能挽。憂傷况瘁。有託而逃。發抒牢愁。嫁名靈怪。亦文士之結習。不得已之若衷也。然其人名高。易爲流俗所慕。傲一人唱。和者百矣。此多亂之故三。一言以蔽之。卽予所謂氣靡智昏。人人存僥倖之心。滋回惑之念者是也。又卽古之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是也。今京師之地。政令之所從出也。而亂乃日盛。滬上一隅。人材之所薈萃也。而亂亦風行。其餘通都大邑。以扶鸞聞者甚衆。而又有靜坐圓光。占課等類。紛然與亂並起。神怪之說。於今爲盛。賢士大夫方羣然趨之。不幸如徐君慘怛之言。復將見於今日也。於是乎作闢亂。或詰之曰。亂已多矣。亂將不免。子卽闢之。又何庸。予曰。不然。蠹生而木枯者。勢也。然及蠹方盛之時。并日努力而搜剔之。蠹殲則木蘇矣。使知蠹之害。而速事搜剔。奚爲晚乎。吾願自今日始。信亂者勿再至壇。有亂者速毀其亂。並舉一切神怪之屬。一掃而空之。毋非分而屏營。毋慮後而逆億。各奮其精力。爲其所當爲。則亂機庶其轉圜。而吾國猶可爲也。此乃吾國民之責也夫。

徐君語予時。在前清光緒十四五年間。其言蓋確有事實。信而可徵者。憶徐君又曰。神無日不在天地間。何以忽然有多有少。此足見人心氣數爲之。予自此遂畏亂若蛇蝎矣。今多亂若此。斯文之作。其容已乎。民國七年六月魁峯自記。(前人)

■夢游華胥國記

八大行星之中。不知其何星也。有國焉。曰華胥。面積比之。方千里者九。人口無定率。慮皆騷人逸客會萃之所。考其立國甚古。開化甚早。中國三皇五帝時。文治蒸蒸。號稱極盛。聲教迄乎四海。遐邇賓服。百獸率舞。中國世界

古文明國也。黃帝軒轅氏。又中國古聖王也。然而黃帝遊華胥而後聖。中國自遊華胥而始強。然則華胥者。中國文明之母也。近世地理學家。既屏離華胥而不言。又復稱古代文明國五。而不及華胥。吁。陋矣。吾甚恨焉。嘗休息之餘。思一遊而步我先王之跡。以考其立國政教風俗人情。有異於古不與乎。山川谿谷動植礦之如何。而補地理學家之缺失。然事羈束未能也。清國禪讓之明年。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九月。既望。余乃睡獅乘。駕臥龍。時水時陸。載飛載翔。不知行幾日。走幾千萬里矣。遂至所謂華胥者。其國人種多怪異。有一頭而具四口。七日八口者。有一口而具尖銳之頭二三。三者高者數丈。短者身九寸如鶴。民銅頭鐵額。蝸腹而心如螺旋形者。比比皆是。令人絕然色變。有老人二毛者。青巾羽扇。執杖自旁來。怡然向余。聲折曰。客何爲者。對曰。中華民國。黃帝曾孫某。謹以先人故。來修舊好。聘問鄰國。有不腆之儀。爲貴國壽。願迷京畿。安在。公幸爲我鄉導者。老人曰。嗟。吾語女。天下有不變之氣候乎。曰。無有。有不變之政府乎。曰。無有。知其無有也。子奈何居數千載之下。而逆交數千載上之政府。其政府之人。雖不必化爲鬼物。而離散八方。遠涉異國。不可考也。爲女鄉導。我則安能。雖然。請以當今政府言之。試聽毋譁。自此西行數十日。曰。斂豐鄉。王畿也。王畿之中。帝制自爲者四。曰。夏桀。曰。商紂。曰。秦政。曰。楊廣。交相爲用。組織大法網。羽翼之者。有若惡來。李斯。趙高。馮道之徒。大抵皆客籍來也。蓋夏商之前。我華胥以道統立國。無爲而治。天下晏如也。人民泊如也。夏商之間。爲中國革命之潮。不得意之仕宦。遁逃來是邦者。漸衆。華夷雜居。習俗移人。寢以不甯。逮楚漢之際。中國又腥羶之餘。而復腥羶也。於是同軌結轍。扼腕來遊者愈衆。我國幾爲天下逋逃主。自是以還。出入去就。任意行動。剛柔不敵。遂奪我主權。租我港灣。而領我疆土。此新政府之所由來也。新政府之主宰。各以不得悉逞志於祖國。故結牛耳之盟。行專制之策。立辟雍泮宮。楊朱申不害。韓非張湯之屬。爲之師。然帝王者。要以成功爲統計。制曰。朕承天休。臨照百物。奄有四海。光被四方。盛德惠施。化如時雨。其令天下每人各具數口。俾闡揚頭德。歡呼萬歲。欽哉。謹將乃事。毋替朕命。詔既下。人心惶惑。造物惡其功程之大。急切邊難。

構造而養生者以一人一口之嗷嗷。常恐不給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有司焉者亦以惡聲巧言不可長滋。不樂增半嘴。乃決議不奉詔。執政聞之大怒。朝議庶人小醜。取與神聖抗。好大頭頂。當下吏差滅之。遂將一口之首級。削而爲堅且銳之形。使之動作不能榮榮大方。僅能專味鑽營之學。口多者不坐。此一頭數口一口複頭之沿革也。苦夫長人高數丈。乃太古賢士大夫。不肯奔走於車塵馬足之先後。蹈海守義。而元體始終一致。故不滅天賦之真也。其短者如鶴民。乃奔走駭汗逢迎之徒。骨肉消磨乎跪拜。磐折屈節之間。馮道長樂老之倫耳。老人言畢以泣。余亦愀然而悲曰。此華胥古代文化所以亡。而專制惡毒所以流。嗟夫。余之來。欲得先人之治象。豈期今異乎古所云耶。然聞之。謬理者真理之母。至是邦也。有以正我民國焉。夫復何憾。遂行。按其川源深遠。舟行欲窮。復又無際。其山多危峯怪石。不可名。鑛饒金屬。因以銅爲常食品。中國人則多優爲之焉。動物具普通種。無珍奇。略焉。赤竹樵父記。（朱竹樵）

時事感言集四書句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古之道也。今也不然。當今之世。各於其黨。黨人口。衽金革。死而不厭。則爲有力人矣。而好作亂者。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南方之強。嘗獨立。南人有言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吾何畏彼哉。北方之強。皆曰。是無君也。鳴鼓而攻之可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兵刃旣接。大敗。棄甲曳兵而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於此有人焉。出曰。不能勝。和爲貴。知和而和。不以兵車。天下之民舉安。或曰。南辱於楚。進之於人大矣。廣土衆民。足食足兵。戰必勝矣。請復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噫。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然。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必也。自南自北。定於一。君子不黨。爲

國以禮。而後天下平。（叔聰）

齒舌宣戰記

牙氏與舌氏鄰國也。牙氏之子姓繁衍。性剛硬。有不屈不撓之氣概。舌氏即周官舌人之後裔。分大小二族。小者與舌氏相距較遠。故交涉甚少。大者疆土與之毗連。如犬牙之錯。往往與牙氏齟齬。又生性圓滑。每當牙氏過屠門時。則乘其不備。猝將貨物。囊括席捲而去。由是牙氏銜之。屢思報復。以故璧壘如臨淮。極其整齊。縱有時偶撤藩籬。必補以金玉不少惜。一旦舌氏又寇邊。牙氏忍無可忍。始與之絕交。終與之宣戰。其宣戰書曰。爾舌氏柔媚無骨。巧言如簧。舐癰是爾專能。作厲本爾慣技。而又侵我邊境。掠我貨物。敝國隱忍久矣。且尙時時勸告。以冀結爾舌鋒。斂爾舌劍。爾竟始終不悛。茲不得已。爲自固吾圉計。與爾宣戰。爾將如呆卿之斷。或置爾於犀舌地獄。爾其無悔。舌氏得書。即邀集張儀。毛遂諸辯士。密議對待之策。張儀曰。吾舌尙存。何患焉。毛遂曰。吾掉三寸舌。詎不當彼百萬師耶。舌氏大喜。告其婦人長舌氏曰。彼雖與吾宣戰。其能捫吾乎。旋又作一書報之。其詞曰。爾牙氏僅同敗屐。豈類瓠犀。張蒼嘆爾無能。溫嶠因爾成疾。漱石之名。直虛語耳。投梭之恥。豈忘心耶。且爾不過恃唇爲護符。唇亡爾將奈何。抑更有進者。象有齒以焚身。鼠有牙而賈禍。毋謂爾銳利。卽有恃無恐也。牙氏得書。亦僅率其師旅。效連雞之勢。守其要隘。並未越雷池一步也。噫。二彼氏者。果將何所持。以執鞭弭耶。抑徒託空言。而僅以戰相嚇耶。以此言戰。識者笑之。老子云。以剛折。以柔存。或其宣戰之結果歟。是爲記。（佛初）

擬集謎海戲爲徵謎啓（隱聊齋目錄）

昔文心雕龍諸譚一篇。言謎之本末具備（劉全）所謂意生於權譎（局詐）而事出於機急（促織）非徒

託遐想於五絃。(鴻)作他人之三昧而已。(戲術)然而占花散覆(蓮香)汗簡生新(竹青)擅妙製於天衣。(神女)裁縫滅迹。(紉鍼)傳全神於同堵。(畫壁)繪畫添毫。(象)既一一以如穿。(珠兒)復絲絲而入扣。(織成)或則能事悟止戈之義。(武技)奇光誇點石之功。(金生色)蜃霧迷空。(山市)腕疑有鬼。(驅怪)鶯簧弄巧。(口技)尾見如神。(龍)納匕首於函中。(快刀)識紫電青霞之氣。(庫將軍)現浮圖於指上。(僧術)有瓊樓玉宇之觀。(天宮)煌煌炳虎變之文。(大人)栩栩化蝶飛之夢。(周生)此皆融羣經爲一貫。(五通)影響非虛。(鏡聽)而吐滂沛乎寸心。(噴水)鬚眉欲活者也。(眞生)起南猥以庸才。(張不量)未忘結習。(書癡)夙抱嗜痂之癖。(老饕)願傳暗室之燈。(夜明)庶幾集腋成裘。(狐聯)仿西陽之雜俎。(段氏)奚憚沿門託鉢。(募緣)求趙氏之奇珍。(連城)喜吾曹文采風流。(翩翩)心如闌臭。(蕙芳)證舊日因緣石上。(三生)誼重桃投。(果報)使搜羅無鐵綱之遺。(珊瑚)俾組織煥錦裳之彩。(瑞雲)今者勾萌甫達。(苗生)鳴鶯效求友之聲。(鳥語)碩果圖存。(保住)搏兔用全身之力。(獅子)執鞭可慕。(車夫)作俑難工。(土偶)待衆流派合之時。(江中)是九轉丹成之候。(上仙)量小何殊軍載。(堪輿)甘營蚊睫之巢。(蟻螟)欲奢更切甌婁。(念秧)默致豚蹄之祝。(農人)倘慰區區之望。謹拜隆施。(小謝)聊伸耿耿之懷。敢持定論。(布商)數言短啓。竊比拋磚。(白于玉)一瓣誠心。佇看瑤報。(香玉)起南專肅。(張誠)。(張起南)

怪詩

聞德奧宣布和感賦

世界潮流急。民權鬱必伸。俄皇方受戮。奧帝又蒙塵。專制無終局。強梁不保身。那堪天壤內。猶有橫行人。

德奧未聞覺。吾華政已更。三年徒好勝。七載竟無成。大陸離羈絆。中原苦戰爭。歐風吹亞雨。盪起議和聲。（近因歐戰告終當局亦主和議）（宋焜）

代合肥送小口

徐娘未老爲誰妍。海外飄零獨我憐。太息西風催落木。無端團扇一時捐。（小口又名小扇子）

遼陽往事渺如煙。（春間小口自奉天返口閣遂復活）依舊鸞飛鏡不圓。此去好憑三寸舌。歸來重話舊時緣。（宋焜）

鬥蟋蟀行

光陰迅速如飛騎。一年又見秋風至。王孫生性喜談兵。好鬥忽逢肅殺氣。秋風捲地戰場開。秋雁陣密橫江去。雖非爭地與爭城。滅此朝食心無異。蕭蕭黃葉似戰雲。草色引開盤馬地。玉壘高張寒逼人。金盤一局爭鬥戲。身捷不愧飛將軍。恃勢欲上夾谷會。關中相競劉項兵。戰國自號東西帝。磨牙奪鬪振先聲。兩軍對豎魏蜀幟。盤旋飛舞如游龍。棋逢敵手兩相遇。銳氣由來一鼓作。雄風誰肯三舍避。楚河漢界劃分明。主戰主和誰借箸。此也蓄勢虎負嵎。彼也耀武鷹揚翅。英武宛具軍人魂。百戰猶懷壯士志。不遺餘力逞英雄。六伐七伐勁敵對。忽然一躍出盤中。噤聲斂翼似收隊。急流勇退示人怯。疑是望風甘下拜。誰知懸崖勒馬回。再接再厲擊無懈。轉身又復入盤中。最終勝負是誰輩。擒王直欲鑿其腦。破陣常思攻其背。左馳右突何縱橫。膽前顧後更狡獪。雙翅高聳氣已吞。當其下手風雨快。叔山冉力搏人投。趙子龍膽渾身衛。雙鉗如鐵聲錚錚。快馬爭風鳴雜佩。相持不下出奇兵。曳柴僞遁掉螳臂。乘間突入莫可當。西南風厲竟返旆。馬逸不止氣力衰。深宵遠道知難退。倒戈相向一軍驚。鬪

窮七見露窘態。窮兵黷武非善謀。相持不已終生悔。強者得勝奏凱音。蟋蟀生成好鬥心。西風東壁悲秋吟。王孫好此輕黃金。嗚呼。南北戰將盡王孫。（寒楓）

內辰上海打油詩

稻香村畔晚來行。節序關心記得清。一色電燈盤作字。中秋月餅放光明。

節屆中秋。月餅爲應時之品。各糕餅鋪製餅發客。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而鬥勝爭奇。心裁各出。竟有以電氣燈盤作中秋月餅四字。高掛門首。以代市招者。入夜則光明燦爛。頗能奪游人之目。稻香村著名之糕餅鋪也。搜奇發隱筆生花。一紙風行萬口誇。祕史清宮成舊套。要將軼事說新華。

第一次革命而後。以至癸甲之間。所謂清宮祕史。清室軼聞等書籍。編陳於書鋪之玻璃窗內。今則已成明日黃花。過問者少。而報章徵文。新書出版。多注重於袁項城之軼事。可見一般人好尚之趨向矣。

靈魂絕學最幽深。魂魄還從外國尋。不數東坡能說鬼。先生親與鬼談心。

伍秩庸先生前在江蘇教育總會演說靈魂學。大抵謂靈魂不滅。又謂在美洲時曾與鬼談話。並有與鬼同攝之小影。當時卽出以示人云。從此後東坡說鬼。干寶搜神。不足數也。

鐘鳴十二戲收場。絮語微聞脂粉香。謙得慶和金戒指。阿儂佳運可驕郎。

某某男女合演新劇社。凡觀劇者。皆有贈彩。其最優之品。爲楊慶和之赤金戒指。及銀桌面等物云。是亦招徠之一法也。

宦途揮手太匆匆。舊去新來轉瞬中。說道一聲歸去也。片帆烟雨別吳淞。

新道尹來而舊道尹去也。

燈火通明夜未央。夏令配克戲登場。此番國貨人爭愛。魔術休談天勝娘。

錢君香如上海之大魔術家也。嘗邀集同志。結合魔術研究會。探奇討奧。不遺餘力。今更假夏令配克戲園。登場獻技。廣告所至。見者歡迎。不特以中國人試演魔術。爲破天荒。未有之舉動。抑且與天勝娘相較。而有國貨東洋貨之分也。

搜幽志怪語紛紛。妙論高超總絕倫。教育會成談鬼會。伍君說罷又楊君。

前有伍秩庸先生在江蘇教育總會演說靈魂學。精言微理。能令聞者茅塞盡開。伍先生演說而後。譚吳縣楊心一先生病故。有人假教育總會開追悼會。楊先生之令兒演說心一病狀。並言未病之前。其臥室中嘗有鈴響。又嘗見白鬚老人往來蹣跚。鄰人多有見之者。追蹤詢問。便又杳無蹤跡。心一之夫人以爲鬼也。奈心一爲留學生。素闢迷信。卽大言曰。果有鬼爲祟者。何不敢來纏我。言一出。而病至矣。以此而論。鬼之爲祟。確有可據也。云云。

洋場十里多車馬。何處方能避市喧。從此塵囂君莫厭。家家屋頂有花園。

白樓外樓創造屋頂花園而後。繼之者紛紛。如新世界。如天外天。如雲外樓。編地皆是。最近則四馬路又有新造之屋頂花園。將落成矣。電梯一升。便飛入清涼世界。車馬塵囂不足畏也。（塵夢）

丙辰海上願曲詞

擅場戲劇目成科。眼底沙翁似鯽多。教育果然能普及。家家子弟學笙歌。

邇來新劇復盛。而劇學館新劇學堂等。亦數見不鮮。廣告所至。頗令青年醉心。無不欲爲中國之沙士比亞也。

絕代風流人姓梅。舞衫歌袖恰登台。等閒一套葬花曲。惹得千人中毒來。

優伶梅蘭芳。重來滬上。傾動一時。聲價之高。爲自來所未有。黛玉葬花。近人新編歌劇也。梅伶尤所擅場。一般顧曲周郎。無不心迷意醉。論者謂爲中梅毒云。亦諛而虐矣。

粉墨淋漓扮聖人。也云天未喪斯文。登場引得兒童笑。不是當年泣鬼神。

哈同夫人提倡字學。尊崇倉頡。既設立倉聖大學。又組織廣倉學會。經營不遺餘力。近日某某新戲社。更將造字故事。編成新劇。名曰倉聖布景之處。令觀者如置身太古時代。頗能博兒童婦女之一笑。當年鬼哭。視此不同矣。

沈沈鐘漏苦相催。欲去還須住一回。爲愛戲闌人靜候。電光影子上簾來。

近日新戲社。於演戲後。多佐以電光影戲。頗爲別致。故於戲闌之時。猶得駐周郎之足也。（塵夢）

菊仙菊人歌

戲子號菊仙。總統號菊人。一個升青天。一個落紅塵。歌舞道以遙。名利波而奔。總統千八日。（卽五年也。）神仙八千春。苦樂何相異。雲泥亦以分。菊人語菊仙。天下惟我尊。菊仙語菊人。富貴如浮雲。總統如有悟。不如聽我云。逃出太和殿。溜進戲園門。（安）

山歌

一

月亮光。女兒來望娘。娘道心頭肉。爺道百花香。哥哥道親姊妹。嫂嫂道攪家王。我又不吃哥

哥飯。 我又不穿嫂嫂嫁時衣。 開娘箱着娘衣。 開米櫃喫爺的。

二

烟護煙。 烟上天。 紅羅裙。 繫半邊。 誰家女兒立門前。 繡鞋兒。 尖對尖。 土地公公不愛錢。 禱告

你陰中保佑。 與我做姻緣。

三

小小一隻白公雞。 頭又高來尾又低。 相公不殺我。 要我五更啼。 不見啼。 花貓馱在竹園裏。 竹裏

梅花帶雪開。 東風吹下一片來。 隣家有個花嬌女。 嫁與聰明小秀才。

四

一年去。 一年來。 又見梅花帶雪開。 梅花落地成雪片。 推窗掃雪望郎來。

五

喜鵲哥哥尾巴長。 偷柴偷米養姑娘。 姑娘死在黃泉路。 搖搖擺擺哭一場。

六

月光堂堂。 照見汪洋。 汪洋水。 漫過菱塘。 風吹蓮子香。

七

紅布衫。 綠布裙。 外公替我做媒人。 受了多少苦。 大阿哥許我大阪田。 小阿哥許我小阪田。 大阿

嫂許我八朵珠花。 小阿嫂許我四朵珠花。 八朵珠花戴在面前。 四朵珠花戴在半邊。 我不要大阪田。

我也不要小阪田。 我只要十二個箱子箱箱滿。

八

鄉裏老娘舊病發。走到城裏望菩薩。綠鞋子。紅鞋跋。走一步。拔一拔。

醒醒罷。九 月亮兒已照在西窗下。

十

小小姑娘快活多。走進門來便唱歌。手挾金弓銀彈子。百園裏打鴛哥。

乙卯雜詩

蝸角潛居事底干。樓臺一寸且偷安。滔天風浪從東至。草閣難支五月寒。

五月江深草閣寒。前人句。五月者。吾人所謂五月九日也。

眼前景物已荒涼。一夜清霜百草黃。鴛粟萬花還滿地。西風低首禮中郎。

萬朵紅蓮禮白蓮。昔人句。中郎指蔡伯浩也。中國百政不振。惟禁煙差有可觀。而伯浩乃議行鴉片印花稅。是衆芳消歇之餘。而鴛粟猶盛也。

當時萬紫與千紅。畢竟春華過眼空。底事東皇歸去後。孤花還不避狂風。

指沈佩貞事。當民國建設之初。正女權發達之日。畢竟只有春華。而無秋實。宜乎千紅萬紫。過眼成空。而春餘孤花。猶自與風姨爲敵。萬固不自量。而風亦無情哉。

西來象教幾千年。世出何人了萬緣。往事風流說東晉。十方名士聽談禪。

指都門士大夫歡迎締開顯珠事。

孤竹清風記往年。古今誰比伯夷賢。癡豔名士輕天子。一任人嗤值幾錢。

某二公子有言。吾本名士。豈有作天子之想。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秦淮妓女語。見板橋雜記。

有人攬古一登樓。歷歷興亡滿目秋。千古美新留話柄。西京才子說揚劉。
按晉人清談。持麈尾。名曰談柄。後人遂假借爲故實之稱。亦曰話柄。揚雄劉歆。指哲子申叔也。（寄）

贈村先生詩

占得朝南倚一張。之乎者也說荒唐。身穿藍布袍兒綠。頭戴紅纓帽子黃。辮線斜拖三尺短。煙筒倒曳一枝長。閒來笑對東翁道。第一聰明是令郎。

觀劇詩

一曲霓裳舞。妍媸細細評。須知觀劇客。同是劇中人。
嘈雜爲何事。生憎笙與簫。無聊繼至此。至此益無聊。（夢）

俗語詩

車兒西去馬兒東。錯把黃金作廢銅。咬口生薑喝口醋。做天和尙撞天鐘。得時討飯爲天子。有理重孫打太公。
只怕將來還要壞。一年不與一年同。

馮他走石與飛砂。一正都能解百邪。畫虎不成終類狗。強龍難壓地頭蛇。弟兄父母妻兒女。柴米油鹽醬醋茶。
水裏來時湯裏去。暗中再把當包加。

做成圈套砌成牢。寡骨無情切莫交。只比死人多口氣。猶如活畜少身毛。今年竹子來年筍。一個葫蘆兩個瓢。

到底人心猜不着。憑空調過鼓來敲。
笑他有眼竟無珠。可惜當年少讀書。有貨那愁無賣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全無半點人模樣。也有三分鬼畫符。
善惡到頭終有報。何須吃盡子爲輸。

娶南方姨太太謠

不要吵。不要鬧。太太北方的好。姨太太南方的妙。蘇州雖嘸哈。不如廣東丟那馬。不要罵。不要打。姨太太入門共頑耍。家兒仍是太太當。姨太太看牌不推莊。天牌終將地牌壓。人和在下徒忙忙。太太不幸死。別議續鸞膠。姨太太無扶正這一朝。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嗚呼金粉南。難勝胭脂北。爲大難。爲小亦不易。做小須服低洵氣。依然白洵氣。姨太太莫嬌縱。專房妒寵全無用。蛾眉畫出雖自矜。燭奈太太外家耳目靈。（丹翁）

詠和平命令

幾聞下令息刀槍。如此焉能不世昌。元首親爲魏絳事。蠻酋都作尉陀降。犧牲國會無新舊。牛馬調人可陸梁。大段小徐無話說。紛紛何必問曹張。（丹翁）

賀□□出荷蘭水瓶

一瓶不動半瓶搖。髮髻荷蘭走一遭。窳住也知難漲氣。出來莫再亂翻泡。丹墀九叩愁宣統。破鏡重圓慶小毛。爲問少翁識滋味。檸檬可否勝香蕉。（丹翁）

甲寅雜詠

是何因果亦難言。伏劍車中執訟冤。倘說樽前天寶事。斐雲今尚滯津門。
甲寅陰歷元旦。應桂馨在天津汽車。被人用劍刺死。不知凶手何人。應妓胡楚雲哭之。胡今在天津。仍未脫籍。（以下十二首臥游著）

賊星難劫自由花。小妮投梭力足誇。十萬貔貅齊俯首。讓他一擊折狼牙。

白狼蹂躪數省。退回河南魯邑。被一女子擊破門牙。始爲官軍擒獲。

昨朝金闕帝師榮。新改頭銜列上卿。友誼君恩忘未得。一般輕重不分明。

徐東海爲清室師傅。今大總統屢促出山。現就國務卿任。

關粵蘇湘皖鄂同。許多澤國賦哀鴻。從來洪水滔天患。偏在唐虞揖讓中。

江蘇福建安徽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相繼水災待賑孔亟。

城火池魚痛及殃。任教春水皺何妨。西鄰姊妹球爭踢。底事東鄰自閔牆。

歐洲戰事一起。德日交際斷絕。民國中立。劃出山東戰區。膠濟路線。全入日本範圍。至今郵政稅關問題。多未解決。

仙島微茫大隱招。好從花底卸金貂。桃源莫避秦人劫。忽笑陶潛復折腰。

日本下哀的美敦書。前清大老寓公。由青島紛紛遷出。或就參政。或就顧問。時人請之夷齊下首陽。

一聲轟破老饕魂。剖腹藏珠許並論。地下王郎應有語。弄臣偏沐賜銅恩。

王治馨在京兆尹任。賄賣差缺有據。法庭判決。處以死刑。

今昔河山感不殊。悲秋宋玉太糊塗。明珠已受他家聘。夢裏猶呼妾有夫。

宋育仁充國史館副館長之職。附和勞乃宣復辟。內務部呈議將宋押解回蜀。交地方官管束。

獨有丹誠表玉皇。告天奚必燕旃否。海棠摧折紅將盡。枉向通明奏綠章。
冬至日。大總統代表國民。恭詣天壇。行祭天禮。

誰說黃金點石成。青錢漸覺杖頭輕。買花買酒渾閑事。當買當時愛國名。
公債票儲蓄票。次第舉行。美其名曰愛國公債。

瓊樓玉宇現雲端。確信人間有廣寒。十載黃梁嫌夢短。尙思借枕過邯鄲。

參政院咨請修正約法。後經約法會議定以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任。
人生幾見此風流。晦日徘徊望斗牛。兒女爭談除夕樂。大家拍掌月當頭。

陰歷十一月十五日。卽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當明月團圓。可謂千秋佳話。

甲寅雜詠

今朝又現濟川身。曾是先朝社稷臣。記得妙言于晦若。前清太保十三人。

東海出山于式枚。曾致書云。前清太保共十三人。當爲君一一考之。蓋不以其仕民國爲然也。（以下大拙山人著）

八十年來賦隱居。徵書忽下便乘車。文人言行原相反。竟遣康成見本初。

湘綺當民國成立時。避地滬上。同樊園唱和。有莫遣康成見本初句。今則一再見。且數數見矣。
一電飛來達九關。爲求夫塔自由身。可憐寂處龍泉寺。飽煞侏儒餓煞臣。

章太炎致書湯國黎女士云。寂處龍泉。六日二粥而已。速來收吾骸骨。女士得書。卽電致正逼總統。代太炎乞恩。

碧瓦朱欄實壯哉。瀛台今號小蓬萊。迴思六七年前事。曾見龍髯一度來。

黃陂人京。項城以瀛台居之。今夏大加修葺。更其名曰小蓬萊。瀛台卽清德宗幽禁地。並聞黃陂辦公室對面。有室一楹。卽德宗賓天處也。

雍和宮裏草如茵。永慕淒涼滿殿塵。譬彼青氈吾故物。一池春水不干人。

內部請開放京師諸名勝。雍和宮亦在其內。清內務府以該廟係雍正爲太子時所居之邸。內有一殿曰永慕殿。爲乾隆所建。以表永久慕親之意。故該廟實爲清室私產。照優待例。民國不得自由處分。據理爭之。內部無如何也。

兩載荊州勞保障。一朝參政更堪嘉。親翁何物酬勞勩。特贈摩拖小汽車。

黃陂自拜參政院長之命。每開會必至。總統以其勤也。特贈新式小汽車一部。以供出席之用。汽車西人呼爲摩拖車。

古物猶知重保存。朱公才調信無倫。應知菩薩低眉嘆。楠木搜求到淨因。

古物保存所。以各物須楠木爲匣。開淨因寺有楠木殿二楹。命匠毀之。朱公內務部長朱啓鈴也。曾從黃歇偶樵漁。何事京華又息中。無怪稽廉千載後。更傳梁氏絕交書。

周少樸蒞京就職。梁節庵自梁格莊馳書絕交。

一曲西崑最擅揚。拍張從此不相忘。江南重與龜年至。玉笛吹來總斷腸。

肅政史李映庚。前清北洋知府也。一日項城向某當局曰。近有知樂者否。某以李對。其得官以此後。奉命至江南查辦事件。攜女伎吹笛。已則時時高唱焉。

身經開府始聯姻。細柳營前歇彩輪。多少秦淮小兒女。羨他元首是冰人。

江南馮華甫將軍與某女士結婚。聞係大總統作伐云。

當年殿下稱臣僕。今日分庭是主翁。此禮並無前例合。幾教難煞叔孫通。

禮制館五種禮制。俱限本年脫稿。惟賀禮中有最爲難者。如清帝相見禮。本國既無先例可援。歐洲有戰事。亦無從調查。聞將採古時諸侯相見禮云。

傷心史館幾迂儒。復辟重謀計太疏。何事共和勞解釋。請看芸子卽前車。

國清兩史館成立以來。多羅致耆儒。優加禮待。不意有勞乃宣者。著共和解釋一書。頗多違背政體之說。而不識時勢者。又從而和之。近更有自稱民國頑民清朝孤臣諸人。上書政府請宣統復辟。荒謬極矣。宋芸子卽其一也。現解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矣。

■ 新內閣打油詩丁巳十月

三傑北洋龍虎狗。龍騰虎去果如斯。祇愁亢悔占陽九。又見神龍掉尾詩。（冷眼人）

國瑞家祥有異徵。圖成三友特奇文。試繙洪憲龍興史。上摺稱臣第一人。（某口口繪三友圖。一父一師一妻。遍徵題詠。見者奇駭。袁氏稱帝。某總百揆。通告各機關。上摺稱臣。）

翩翩公子舊簪纓。吳越家風有盛名。乞得徐妃妝半面。也能傾國復傾城。

脂膏百級築謬台。寄語王郎且莫哀。四萬萬人供一擲。從今賂興更豪哉。（某口口生平豪於賂。一擲百萬。固不乏資本也。）

起陸龍蛇捲怒壽。分崩離析一團糟。金錢短盡劉郎氣。橫海樓船不敢驕。
教壇高踞位彌尊。湘芷沉蘭有舊因。桃李滿城誰得意。門生總統繼夫人。（某總長爲北洋女師範監督時。周

夫人曾及門受業。

嵩山王氣黯然消。守塚人回慘不豪。辭卻兵財甘淡泊。農田商礦且逍遙。賣國應酬第幾勳。口口部裏虎常蹲。口口潤汝田多少。慚愧當年魏武孫。側室公然把正扶。江花夢裏未全枯。狎媚賭博風流甚。科罪君應幾等徒。冰玉聯翩聚一堂。阿昂今日太軒昂。休誇口口頭銜貴。沾得夫人裙帶光。某口口爲總長姪婿。以祕書超授今職。論者謂得夫人之力。

冕旒帝夢記朝天。三晉歸來又一年。畢竟休文身手好。水衡百萬掌天錢。帝制時用冕旒。某口口主之。果能遺大復投艱。師尹岩岩萬目看。一語告君應記取。上台容易下台難。往復循環響應聲。到黎到段大紛紛。須妨樹到狢猴散。使易蝦夷島裏人。

詠涅淮間婚嫁風俗

無端阿嫂傍香肩。笑語冰人下子棉。男家齋送期單。必賸以帶子棉花一袋。給新婦裝被。爲下子棉。九月剛剛逢大利。不寒不暖菊花天。撰擇書有大小利月之說。謝吉叔。

最愛時髦稱體裝。個中尺寸費思量。儂家小妹強人意。揀取新衣較短長。吉期既訂。男家必倩紅葉致問衣服之長短。謂之討尺寸。

忙煞催妝向塞帙。彩輿何事忒遲留。阿娘別有牽情處。生恐來賓未去休。女家發轎。輒喜延遲。竟有候至深夜者。以早恐客多未散也。

四人花轎簇蓮燈。翔箭銅盤繫彩繩。竹篩一面。羽箭三支。中嵌銅鏡。繫諸花轎之後。謝罷喜神門遶闔。

閉門一小時。始令轎入。謂之勸性子。猶撐紅繖最高層。（婚娶必張紅繖。）

翠繞珠圍楚楚腰。伴娘扶掖不勝嬌。新人底事容消瘦。問道停餐已數朝。（新嫁娘於臨期旬日內。必遞減飲食。謂之扣飯。）

簫鼓聲中笑語譁。兩行紅粉迓香車。錦綉層疊偏鋪袋。爲祝綿綿殿與瓜。（新婦進門。以布袋鋪地。展轉更換。令步其上。謂之傳袋。猶言傳代也。）

參罷翁姑諸客臨。許多同輩禮偏深。更番賀喜都陪拜。故使香肌汗溼巾。（參堂拜三。客多向新夫婦道喜。故令頻頻跪拜。往往汗珠欲滴。觀者因而取樂焉。）

洞房耳聒儘斯磨。未過三朝熱鬧多。喝酒豁拳又麻雀。大家團聚樂如何。（吾鄉鬧房之風甚盛。以新婦未過三朝。無分長幼。團聚歡呼。毫不爲怪。）

雙雙展墓趁新晴。錢紙烟中爆竹聲。一色紅裙歸去緩。村莊男女各歡迎。（新夫婦三期必展墓。多數女眷同往。均着紅裙。各村聞爆竹聲。無不爭看新嫁娘也。）

瑣碎從來計米鹽。家庭指導且休嫌。歸甯多備連糕餅。僮僕能將婆口黏。（一月歸甯。謂之回門。及往夫家。必以糯米製餅餌相饋遺。謂可黏其婆口云。）

詠營口婚嫁風俗

相看 男女兩家同意。男家可以一人往看。合則留飯。卽爲定准。不合則不飯而行。（吳國男子）

十五嬌娃未上頭。初聞相看意含羞。裝烟。（女出爲相看之人裝烟一裝。）低首歸房去。早飯誰知留不留。

掛鉤 相看後男女兩家同意。先放小定。男家遣媒人送耳環一對。金銀不拘。謂曰掛鉤。

難得佳人賦好逑。無須繁禮事苛求。男媒女妁雙雙到。掛得金銀一對鈎。

押匣子 小定之後。卽擇吉大定。除各禮外。有匣子二隻。一裝庚帖。一裝銀。計女一歲。銀一兩。

禮儀簡樸例相沿。文定依然古俗傳。一歲年華銀一兩。無須論減與論添。

通信 大定後。或一年或二年。男家議娶。卽擇吉日兩個。一過禮。一娶期。遣媒往告。謂曰通信。

學來時樣好梳妝。何時于歸到塔鄉。擇得良辰通信息。從今檢點嫁衣裳。

豬酒 過禮前二日。男送女家豬一隻。酒一提。計廿八斤。富者送雙豬雙酒。

門庭結綵繞烟霞。豬酒分抬到女家。更有一般豪富者。雙豬雙酒向人誇。

燒紙 過禮之日。男家派尊長一人。往與女家尊長同拜天地。燒紙一通。然後筵宴。

衣冠齊楚會華堂。香紙高燒祝上蒼。先却新人拜天地。此鄉風俗異尋常。

嘗湯 燒紙後。女家留男家尊長赴席。席將終。上清湯四碗。碗面各以紅繩作十字交叉其上。繩脚各墜

以銅錢。

笙歌舉室鬧盈盈。筵前將終禮節生。一樣清湯來四碗。紅繩十字劃分明。

獻花 嘗湯後。廚役以豬蹄四個。刀一把。上插紅花。以盤獻上。謂曰獻花。賞錢不等。

廚夫何事著新袍。四個豬蹄共一刀。插上花枝紅似錦。金錢賞處謝聲高。

裝煙 拜天地後。女始改裝。各爲客裝煙一次。客賀以錢。名曰拜錢。

髮挽金釵額貼鈿。親勞玉手爲裝煙。晚來簿子分明記。多少何人拜拜錢。

管飯 娶一二日。女家約親友多人。至男家設席待之。名曰管飯。臨行迎門。各敬以酒。

華堂今日競開筵。寶馬香車次第連。管飯人回休忘禮。迎門杯酒敬當前。

詠蒙古婚嫁風俗

其一游牧 蒙人依山而居。無房屋。結氈帳。以細木編爲牆頂。蓋如傘。外用羊毛氈包圍。牧畜爲生。不事耕種。(棘夫)

蒙地風光迥不侔。依山氈帳自優游。而今莫識農家事。牧得羊歸學販牛。

其二洞房 蒙俗以氈帳爲洞房。女家屬多人寢時。卽守於新夫婦之旁。

伯姊諸姑到塔家。指天畫地故喧譁。洞房偏許多人住。那管今宵待破瓜。

其三鬧洞房 蒙俗亦鬧房。拘新郎作囚。奉新婦爲承審員。以洞房爲法庭。令新郎跪而聽審。新婦須說哥

哥請起。

人人博得醉顏酡。拘到新郎作犯科。假借洞房當衙署。更教櫻口喚哥哥。

其四拾親 蒙俗新塔到女家。迤新婦置之馬上奔回。謂之拾親。女家備多人。故作爭奪追趕。

新郎一馬着鞭先。舅氏昂然奮老拳。劫得美人婦去後。笙歌華燭盛開筵。

其五婦裝 蒙婦飾用小珊瑚連實多。縷垂於額際。並用大珊瑚穿之。掛兩端於左右耳際。髮辮上。懸垂胸

前爲飾。

二九嬌娃體態柔。長衣拖地步輕浮。珍珠連實垂於額。浸道羣雌效冕旒。

其六豔福僧 蒙制無論家有幾子。多則留一二人編入兵籍。餘皆爲僧。名曰喇嘛。到處領略豔福。無所忌。

俗使然也。

煌煌祖制謹相承。三子之間兩作僧。除得啐經無所事。偷香手段最稱能。

其七僧娶婦。蒙僧分紅黃兩教。紅教衣紅。黃教衣黃。黃衣僧可娶妻。紅衣僧則不能。蒙僧向別紅黃教。兩教興衰迭長消。惟有黃衣僧娶婦。而今徒歎世風澆。

其八跑馬會。蒙古祭鄂博時。例須跑馬。用十五六歲兒童乘無鞍馬跑十餘里爲率。先到者得旂受賞。兒童慣乘無鞍馬。逐電追風意氣揚。夕書一肩鞭影急。彩旂奪得共稱觴。

其九佛菩薩。菩薩二字。藏語譯音活佛尊婦之稱。庫倫活佛有婦。前清康熙到庫倫。爲看菩薩幾肇事。唐僧誰說到西天。宗教由來自藏傳。菩薩本爲活婦婦。世人那識此源淵。

其十打鬼。蒙俗打鬼。除不祥也。每年六月爲之。在廟內用喇嘛帶假面具跳舞。揮長鞭打人。着鞭者不怒也。

頭角猙獰面具裝怪。衣飄拂舞如狂長。鞭揮處無人避。打疊除災好致祥。

新唐詩

漢皇

辛亥袁世凱被召入都。未幾隆裕太后率宣統帝讓之。(曹民父)

漢皇重色思傾國。宣室求賢訪逐臣。世事蹉跎成白首。狂夫富貴在青春。風波不信菱枝弱。雲雨難忘日月星。一曲聲絃不知數。五千貂錦喪胡塵。

長恨歌(白居易) 賈生(李商隱) 老將行(王維) 洛陽女兒行(王維) 無題(李商隱) 馬嵬坡(鄭政) 琵琶行(白居易) 隴西行(陳陶)

其二

嗣皇繼聖登夔皋。辜負香衾事早朝。長樂鐘聲花外盡。未央前殿月輪高。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古雲霄一羽毛。北極朝廷終不改。東門酤酒飲我曹。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韓愈）爲有（李商隱）贈關下裴舍人（錢起）春宮曲（王昌齡）長恨歌（白居易）詠懷古跡（杜甫）送陳章甫（李頎）

□ 玉人

辛亥秋盡京華相識皆南下。余獨留都中。

玉人何處教吹簫。銅雀春深鎖二喬。月殿影開聞夜漏。鳳城寒盡怕春宵。英雄割據雖已矣。人事音書漫寂寥。樓閣玲瓏五雲起。天涯涕淚一身遙。

寄揚州韓綽判官（杜牧）赤壁（杜牧）宮詞（顏况）爲有（李商隱）丹青引（杜甫）長恨歌（白居易）野望（杜甫）

□ 燕臺

十月出都聞滬甯。變抵滬夜市猶酣歌。

燕臺一去客心驚。早服還丹無世情。回樂峯前沙似雪。仙人掌上雨初晴。千尋鐵鎖沈江底。萬里歸心對月明。莫是長安尋樂處。夜深前殿按歌生。

望薊門（祖詠）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夜上受降城聞笛（李益）行經華陰（崔顥）西塞山懷古（劉禹錫）晚次鄂州（盧綸）送魏萬之京（李頎）宮詞（白居易）

■ 楚客

端方被命權川漢路政擁兵西走資州其部下擒戮以獻鄂軍集二詩哀之

海鷗何事更相疑萬古惟留楚客悲。漢口夕陽斜渡鳥。巴山夜雨漲秋池。卽今飄泊干戈際。始是新承恩澤時。
金粟堆前木已拱。勸君莫惜金縷衣。

積雨輞川莊作（王維）長沙過賈誼宅（劉身卿）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劉長卿）
夜雨寄北（李商隱）丹青引（杜甫）長恨歌（白居易）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行（杜甫）金縷衣（杜甫）
杜秋娘）

■ 其二

少陵野老吞聲哭。丞相祠堂何處尋。欲上青天覽明月。羞將白髮對華簪。江山故宅空文藻。玉壘浮雲變古今。
回日樓臺非甲帳。長河漸落曉星沈。

哀江頭（杜甫）蜀相（杜甫）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贈闕下裴舍人（錢起）詠懷古跡（杜甫）登樓（杜甫）蘇武廟（溫庭筠）嫦娥（李商隱）

■ 避地

壬子南京政柄移北避之滬

古戍蒼蒼烽火寒。初因避地去人間。謝公宿處今尚在。詞客哀時且未還。正是江南好風景。忽聞海上有仙山。

雲邊雁斷胡天月。歲歲金河復玉關。

聽董大彈胡茄（李頎）桃源行（王維）夢游天姥吟留別（李白）詠懷古跡（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杜甫）長恨歌（白居易）蘇武廟（溫庭筠）征人怨（柳中庸）

其二

秋九月北旋清淮

黃河遠上白雲間。幽咽流泉水下灘。潮落夜江斜月裏。雞鳴紫陌曙光寒。田園寥落干戈後。關塞蕭條行路難。誰爲含愁獨不見。東風無力百花殘。

出塞（王維）琵琶行（白居易）題金陵渡（張祜）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岑參）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望月有感寄兄弟作（白居易）宿府（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無題（李商隱）

寄身

冬春于役江淮間

寄身且喜滄洲近。十二樓中盡曉妝。玉筋應啼別離後。蓬門未識綺羅香。風吹仙袂飄飄舉。臥後清宵細細長。聞道欲來相問訊。青春作伴好還鄉。

江州（劉長卿）宮詩（薛逢）燕歌行（高適）貧女（秦韜玉）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寄李儋元錫（韋應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甫）

金陵

癸丑夏六月黃興夜出江甯城渡江而東

風物淒淒宿雨收。金陵津渡小山樓。三湘愁鬢逢秋色。一片降旛出石頭。今日垂楊生左肘。明朝散髮弄扁舟。昔人平乘黃鶴去。唯見長江天際流。

同題仙遊觀（韓翃）題金陵渡（張祐）西塞山懷古（劉禹錫）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黃鶴樓（崖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

其一一

滬甯二次之變肇自江西某軍南下防揚州

烏衣巷口夕陽斜。不是宸游玩物華。且欲近尋彭澤宰。豈宜重植後庭花。徒令上將揮神筆。空見胡桃入漢家。舊業已隨征戰盡。路旁時賣故侯瓜。

烏衣巷（劉禹錫）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隋宮（李商隱）等筆驛（李商隱）古從軍行（李頎）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

其一二

甯軍移滬戰甚急

萬里浮雲陰且晴。多情却似總無情。明眸皓齒今何在。冰簟銀牀夢不成。忽見陌頭楊柳色。更堪江上鼓鼙聲。嫦娥應悔偷靈藥。願接盧敖游太清。

聽董大彈胡笳（李頎）贈別（杜牧）哀江頭（杜牧）瑤瑟怨（溫庭筠）閨怨（王昌齡）晚次鄂

州（盧綸）嫦娥（李商隱）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

其四

南中黨人星散白狼猶擾於腹地

海內風塵諸弟隔。雨中春樹萬人家。白狼河北音書斷。朱雀橋邊野草花。直挂雲帆濟滄海。應將性命逐輕車。無情最是臺城柳。終古垂楊有暮鴉。

野望（杜甫）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獨不見（沈佺期）烏衣巷（劉禹錫）行路難（李白）古從軍行（李頎）金陵圖（韋莊）隋宮（李商隱）

其五

蜀人某督避居蘇滬間

省中啼鳥史人稀。月照城頭鳥半飛。萬里悲秋長作客。五湖烟水獨忘機。身當恩遇常輕敵。心怯空房不忍歸。爲數元戎竇車騎。白門寥落意多違。

酬郭給事（王維）琴歌（李鶴）登高（杜甫）利州南渡（溫庭筠）燕歌行（高適）秋夜曲（王維）春思（皇甫冉）春雨（李商隱）

春晚

甲寅春匿跡冷曹深自韜斂

可憐飛燕倚新妝。不把雙眉鬪畫長。千載琵琶作胡語。十年征戍憶遼陽。山中習靜觀朝槿。城上高樓接大荒。遠路應悲春腕晚。重幃深下莫愁堂。

清平調（李白）貧女（秦韜玉）詠懷古跡（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積雨輞川莊作（王維）登柳州城樓（柳宗元）春雨（李商隱）無（李商隱）

黃鶴樓

乙卯冬客有道出京漢渡江而至杭遊者京都近事

故人西辭黃鶴樓。昨日之日不可留。估客晝眠知浪靜。長安不見使人愁。晴川歷歷漢陽樹。故壘蕭蕭蘆荻秋。唯見江心秋月白。兩三星心是瓜洲。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謝眺樓餞別書校叔雲（李白）晚次鄂州（盧綸）登金陵鳳皇臺（李白）黃鶴樓（崔顥）西塞山懷古（劉禹錫）琵琶行（白居易）題金陵渡（張祜）

其二

却看妻子愁何在。長使英雄淚滿襟。楓葉荻花秋瑟瑟。春城紫禁曉陰陰。東風不與周郎便。日暮聊與梁父吟。世事茫茫難自料。當時只記入山深。

聞官軍收河南湖北（杜甫）蜀相（杜甫）琵琶行（白居易）懷闕下裴舍人（錢起）赤壁（杜牧）登樓（杜甫）寄李儋元錫（韋應物）桃源行（王維）

其三

玉輦不緣歸日角。山形依舊枕寒流。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渭水自縈秦塞曲。碣聲近報漢宮秋。請君試問東流水。此地空餘黃鶴樓。

隋宮(李商隱)西塞山懷古(劉禹錫)詠懷古跡(杜甫)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同題仙遊觀(韓翃)金陵酒肆留別(李白)黃鶴樓(崔顥)

浮雲

紀丙辰一月至六月間事

總爲浮雲能蔽日。誓將報主靜邊塵。驚風亂颭芙蓉水。變調如聞楊柳春。庾信平生最蕭瑟。賈生才調更無倫。若非羣玉山頭見。猶是春閨夢裏人。

登金陵鳳皇臺(李白)輪臺歌(岑參)登柳州城樓(柳宗元)聽安萬善吹簫歌(李頎)詠懷古跡(杜甫)賈生(李商隱)清平調(李白)隴西行(陳陶)

其二

荳蔻稍頭二月初。畫眉深淺入時無。九天閭闔開宮殿。一片冰心在玉壺。賈誼上書髮漢室。茂陵秋雨病相如。羯胡事主終無賴。梁父吟成恨有餘。

贈別(杜牧)近試上張水部(朱慶餘)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芙蓉樓送辛漸(王昌齡)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劉長卿)寄令狐郎中(李商隱)詠懷古跡(杜甫)籌筆驛(李商隱)

其三

與爾同消萬古愁。人間亦自有丹邱。吳宮花草埋幽徑。王濬樓船下益洲。醉臥不知白日暮。尙衣方進翠雲裘。漢文有道恩猶薄。芳草萋萋鸚鵡州。

將進酒(李白) 同題仙遊觀(韓翃) 登金陵鳳皇臺(李白) 西塞山懷古(劉禹錫) 送陳章甫(李頎)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 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 黃鶴樓(崔頎)

其四

宓妃留枕魏王才。奉帚平明金殿開。野老與人爭席罷。太真含笑入簾來。紅樓隔雨相望永。黃竹歌聲動地哀。但使龍城飛將在。漢文皇帝有高臺。

無題(李商隱) 長信怨(王昌齡) 積雨輞川莊作(王維) 集靈臺(張祜) 春雨(李商隱) 瑤池(李商隱) 出塞(王昌齡)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

其五

古來萬事東流水。志士仁人莫怨嗟。寶扇迎歸九華帳。輕烟散入五侯家。茂陵不見封侯印。閣道回看上苑花。休憶梁園舊賓客。紫泉宮殿鎖烟霞。

悲游天姥吟留別(李白) 古柏行(杜甫) 洛陽女兒行(王維) 寒食(韓雄) 蘇武廟(溫庭筠) 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 寄令狐郎中(李商隱) 階宮(李商隱)

其六

窈窕丹青戶。空。春風拂檻露華濃。花迎劍珮星初落。車走雷聲語未通。金粟堆前松柏裏。畫樓西畔桂堂東。洛陽親友如相問。來是空言去絕蹤。

丹青引(杜甫)清平調(李白)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岑參)隱題(李商隱)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杜甫)無題(李商隱)芙蓉樓送辛漸(王昌齡)無題(李商隱)

正殿

裴青約遊頤和園登萬壽山排雲殿留句

不辨仙源何處尋。萬方多難此登臨。三春白雪歸青冢。二月黃鸝飛上林。少小雖非投筆吏。兩朝開濟老臣心。遙窺正殿簾垂處。雲母屏風風燭影深。

桃源行(王維)登樓(杜甫)征人怨(柳中庸)贈闕下裴舍人(錢起)望薊門(祖詠)蜀相(杜甫)宮詞(韓逢)嫦娥(李商隱)

長安

五月張勳入京復辟十日

康有爲在滬求仙鬱判云落花時節又逢君

長安城連東掖垣。寂寂花時閉院門。月殿影開聞夜漏。驪宮高處入青雲。此情可待感追憶。死節從來豈顧勳。舊業已隨征戰盡。落花時節又逢春。

聽董大彈胡笳(李頎)宮中詞朱慶餘宮詞(顧况)長恨歌(白居易)錦瑟(李商隱)燕歌行(高適)晚次

鄂州（盧綸）江南逢李龜年（杜甫）

其一一

清室諭張勳禁城騎馬

上諭大都出張意

白日登山望烽火。平明騎馬入金門。從今四海爲家日。殺氣三時作陣雲。野哭千家聞戰伐。詔書五道出將軍。龍吟虎嘯一時發。鸚鵡前頭不敢言。

古從軍行（李頎）集靈臺（張祜）西塞山懷古（劉禹錫）燕歌行（高適）閨夜（杜甫）老將行（王維）聽安萬善吹箏篋歌（李頎）宮中詞（朱慶餘）

其一二

張勳免職

風塵澗洞昏王室。世事空知學醉歌。欲上天覽明月。別開紅燄救飛蛾。行人刁斗風沙暗。御苑砧聲向晚多。爲問元戎竇車騎。能定昨日今如何。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江州重別薛八柳六二員外（劉長慶）謝眺樓（李白）贈內人（張祜）古從軍行（李頎）酬郭給事（王維）利州南渡（溫庭筠）送陳章甫（李頎）

其四

南京總統府成立勳軍遣散歸農

金闕曉鐘開萬戶。紫泉宮殿鎖烟霞。無情最是臺城柳。開道迴看上苑花。峽裏誰知有人事。城中相識盡繁華。即今飄泊干戈際。飛入尋常百姓家。

和賈至舍人早望大明宮之作（岑參）隋宮（李商隱）金陵岡（韋莊）奉和聖製雨中春望之作（王維）桃源行（王維）洛陽女兒行（王維）丹青行（杜甫）烏衣巷（劉禹錫）

其五

滬上復辟派聞京城被困猶望解圍

徒令上將揮神筆。欲取蕪城作帝家。日色纔臨仙掌動。黃山舊繞漢宮斜。古來青史誰不見。開道玉門猶被遮。長樂鐘聲花外盡。隔江猶唱後庭花。

籌筆驛（李商隱）隋宮（李商隱）奉和賈至舍人早望大明宮之作（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之作（王維）輪台歌（岑參）古從軍行（李頎）贈闕下裴舍人（錢起）泊秦淮（杜牧）

其六

某某三部發給宣統九年月日俸十餘日梅村詞云脫捨妻孥非易事一錢不值何消說可爲若輩誦矣。良人玉勒乘聰馬。望帝春心託杜鵑。秋月春風等閒度。鶯啼燕語報新年。身當恩遇常輕敵。邑有流亡愧俸錢。驚破霓裳羽衣曲。梨園子弟散如煙。

洛陽女兒行（王維）錦瑟（李商隱）琵琶行（白居易）春思（皇甫冉）燕歌行（高適）寄李儋元錫（韋應

物)長恨歌(白居易)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

其七

南軍紛集於南京北軍擬建政府於津門五月十九日京徐猶未下勳軍集於京城東西長安街及中央公園

男兒本是重橫行。手把芙蓉朝玉京。借問路旁名利客。更堪江上鼓鼙聲。吳宮花草埋幽徑。海畔雲山擁薊城。不見長安見塵霧。深松竊聽來妖精。

燕歌行(高適)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行經華陰(崔顥)晚次鄂州(盧綸)登金陵鳳皇台(李白)望薊門(祖詠)長恨歌(白居易)聽董大彈胡笳(李頎)

其八

清室厚遇張勳以直督兼閣臣留京乃各省不見援終至戰敗匿入外館

未得報恩不得歸。君臣相顧盡沾衣。腰懸相印作都統。夕奉天書拜瑣闈。海內風塵諸弟隔。孤城落日鬥兵稀。臥龍躍馬終黃士。著里雲羅一雁飛。

古意(李頎)琴歌(李頎)韓碑(李商隱)酬郭給事(王維)宿府(杜甫)燕歌行(高適)閨夜(杜甫)利州南渡(溫庭筠)

其九

復辟派多昔日贊助兵和之輩。共和規復又紛向清室辭職。

昔隨劉氏定長安。柳拂旌旛露未乾。樓閣玲瓏五雲起。東風無力百花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里黃河繞黑山。劍外忽傳收薊北。朝辭白帝彩雲間。

寄韓諫議（杜甫）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岑參）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王維）征人怨（柳中庸）聞官收河南河北（杜甫）早發白帝城（李白）

其十

共和規復優待將廢

坐法宮中朝四夷。他生緣會更難期。勸君更盡一杯酒。在地願爲連理枝。玉筋應啼別離後。寒林空見日斜時。可憐後主還祠廟。借問苦心愛者誰。

韓碑（李商隱）遣悲懷（元稹）渭城曲（王維）長恨歌（白居易）燕歌行（高適）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登樓（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昨夜

傳聞勳軍有淫及宮女之事

昨夜風開露井桃。芙蓉帳暖度春宵。卻嫌脂粉污顏色。辜負香衾事早朝。神女生涯原是夢。玉人何處教吹簫。龍池十日飛霹靂。折戟沈沙鐵未銷。

春宮曲（王昌齡）長恨歌（白居易）集靈台（張祜）爲有（李商隱）無題（李商隱）寄揚州韓綽判官（杜

牧)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赤壁(杜牧)

漢將

五月二十八日收東京曹大都復職

張勳有出亡之說

漢將辭家破殘賊。龍媒去盡烏呼風。歸來池苑皆依舊。走馬蘭臺類轉蓬。且欲近尋彭澤宰。斷無消息石榴紅。舊時王謝堂前燕。曾向瑤台下相逢。

燕歌行(高適)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長恨歌(白居易) 無題(李商隱)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 無題(李商隱) 烏衣巷(劉禹錫) 清平調(李白)

其二

哀清室

九華帳裏夢魂驚。笳鼓喧喧漢將營。禁裏疎鐘官舍晚。平明吹笛大軍行。五更鼓角聲悲壯。萬里浮雲陰且晴。日暮漢宮傳蠟燭。替人垂淚到天明。

長恨歌(白居易) 望薊門(祖詠) 酬郭給事(王維) 輪臺歌(岑參) 關夜(杜甫) 聽董大彈胡笳(李頎) 寒食(韓翃) 贈別(杜牧)

其三

民軍光復是爲第三次有前後三種臣而復爲民國官吏者

金山西見煙塵飛。東望都門信馬歸。願得燕弓射大將。將因臥病解朝衣。夢爲遠別啼難帶。力盡關山未解圍。總爲浮雲能蔽日。澹然空水對斜暉。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岑參）長恨歌（白居易）老將行（王維）酬郭給事（王維）無題（李商隱）燕歌行（高適）登金陵鳳皇台（李白）利州南渡（溫庭筠）

其四

張勳背城一戰人咸擬其必死今乃告存

亞相勤王廿苦辛。猶堪一戰立功勳。遲遲鐘鼓初長夜。寂寂花時閉柴門。地下若逢陳後主。至今猶憶李將軍。國家成敗吾豈敢。文采風流今尙存。

輪臺歌（岑參）老將行（王維）長恨歌（白居易）宮中詞（朱慶餘）隋宮（李商隱）燕歌行（高適）寄韓諫議注（杜甫）丹青引（杜甫）

其五

江西人多贊助復辟者

六年西顧空吟哦。聞道故林相識多。長樂鐘聲花外盡。禁門宮樹月痕過。鎖銜金獸連環冷。風送宮嬪笑語和。今日垂楊生左肘。黃昏飲馬傍交河。

石鼓歌（韓愈）送陳章甫（李頎）贈闕下裴舍人（錢起）贈內人（張祜）宮詞（薛逢）宮詞（顧况）老將行

(王維)古從軍行(李頎)

其六

勗被解散之國會議員楚越粵湘四省爲共和肇造之地

臨別殷勤重寄詞。勸君惜取少年時。妝成每被秋娘妬。搖落深知宋玉悲。黃鶴一去不復返。海鷗何事更相疑。共來百粵文身地。湘水無情弔豈知。

長恨歌(白居易)金縷衣(杜秋娘)琵琶行(白居易)詠懷古跡(杜甫)黃鶴樓(崔顥)積雨輞川莊作(王維)登柳州城樓(柳宗元)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

明湖二首

民軍議閉置清室於昆明湖頤和園迴憶舊遊感集二律

昆明湖化萬壽山迤西爲玉泉山

影落明湖青黛光。望仙樓上望君王。斑駁只繫垂楊岸。密雨斜浸薛荔牆。最是楚宮俱泯滅。可憐飛燕倚新妝。桃花盡日隨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宮詞(薛逢)登柳州城樓(柳宗元)無題(李商隱)詠懷古跡(杜甫)清平調(李白)桃花谿(張旭)金陵酒肆留別(李白)

征人薊北空回首。金闕前開二峯長。臨穎美人在白帝。盧家少婦鬱金堂。機中錦字論長恨。城上高樓接大荒。太液芙蓉未央柳。一枝濃豔露凝香。

燕歌行（高適）謝眺樓（李白）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獨不見（沈佺期）春思（皇甫冉）登柳州城樓（柳宗元）長恨歌（白居易）清平調（李白）

■ 鄉關二首

舍弟避亂出都航海渡江。過返淮。舍來書述都中亂離部員星散。能得鄉關團聚。洵人生樂事耳。

故園東望路漫漫。詞客哀時且未還。三晉雲山皆北向。中天月色好誰看。晴川歷歷漢陽樹。古戍蒼蒼烽火寒。弔影分爲千里雁。輕舟已過萬重山。

逢入京使（岑參）詠懷古跡（杜甫）登金陵鳳皇台（李白）宿府（杜甫）黃鶴樓（崔顥）聽董大彈胡笳（李頎）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望月有感寄兄弟作（白居易）早發白帝城（李白）

輕羅已薄未更衣。芭蕉葉大梔子肥。海內風塵諸弟隔。省中啼鳥吏人稀。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里雲羅一雁飛。日暮鄉關何處是。銅鑪華燭獨增輝。

秋夜曲（王維）山石（韓愈）野望（杜甫）酬郭給事（王維）利州南渡（溫庭筠）春雨（李商隱）黃鶴樓（崔顥）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 民國八年一月一日書感

可笑之民國。居然有八年。農工窮到底。將帥鬧冲天。政客爭干祿。官僚死要錢。分明官國耳。民治說徒然。怎樣過今年。官僚打算盤。要錢嫌手短。鑽洞恨身寬。癩痔如何舐。頭顱若個尖。生平真很事。國藉不朝鮮。（冥

飛）

己未新年上海打油詩

喚姊呼姨伴老娘。紛紛虹廟去燒香。回來道出南京路。占卜相煩吳鑑光。
(盲者吳鑑光賣卜於南京路新歲)

生涯尤盛(瞻廬)

生個女兒莫屬羊。屬羊女子敗家鄉。一般孕婦心慌急。預祝今年早弄璋。
(俗傳羊年利生男不利生女有男)

子屬羊出門不帶飯糧。女子屬羊敗盡家鄉之謠)

漆皮鞋子底高裝。雙腳新修滑且光。從此蓮船添速率。看儂兜徧喜神方。
(漢口路設有步雲軒女子修脚店)

洋場十里儘徘徊。香雙今朝飲幾杯。慷慨無如茶博士。一雙元寶送將來。

新春寒氣倍增加。約伴跑冰半女娃。滑去滑來難歇足。蓮船化作四輪軍。
(新正數日女子穿四輪鞋在新世)

界中跑冰者頗爲熱鬧)

阿儂猶未卜金夫。不慣無郎作小姑。雙捲拈來頻測字。一時忙煞小糊塗。
(小湖塗測字於滬上往問婚姻者)

例須拈字雙捲)

電梯直上五層台。遊戲場中日往來。世界花花花世界。而今老店又重開。
(繡雲天改組花世界於元旦日開)

幕)

五日路頭祝誕辰。大家小戶拜財神。今朝彩券須多買。頭獎居然五萬銀。

時裝女帽壓頭顱。掩卻雲鬢兩片烏。贏得旁人齊拍手。何來一隊俏尼姑。
(新歲天寒女子出門多戴絨帽)

郎在先施屋頂頭。儂登天韻五層樓。一條銀漢南京路。牛女相逢不待秋。
(先施永安兩公司左右對峙樂園)

遊客與天韶樓游客彼此相望中間止隔一南京路)